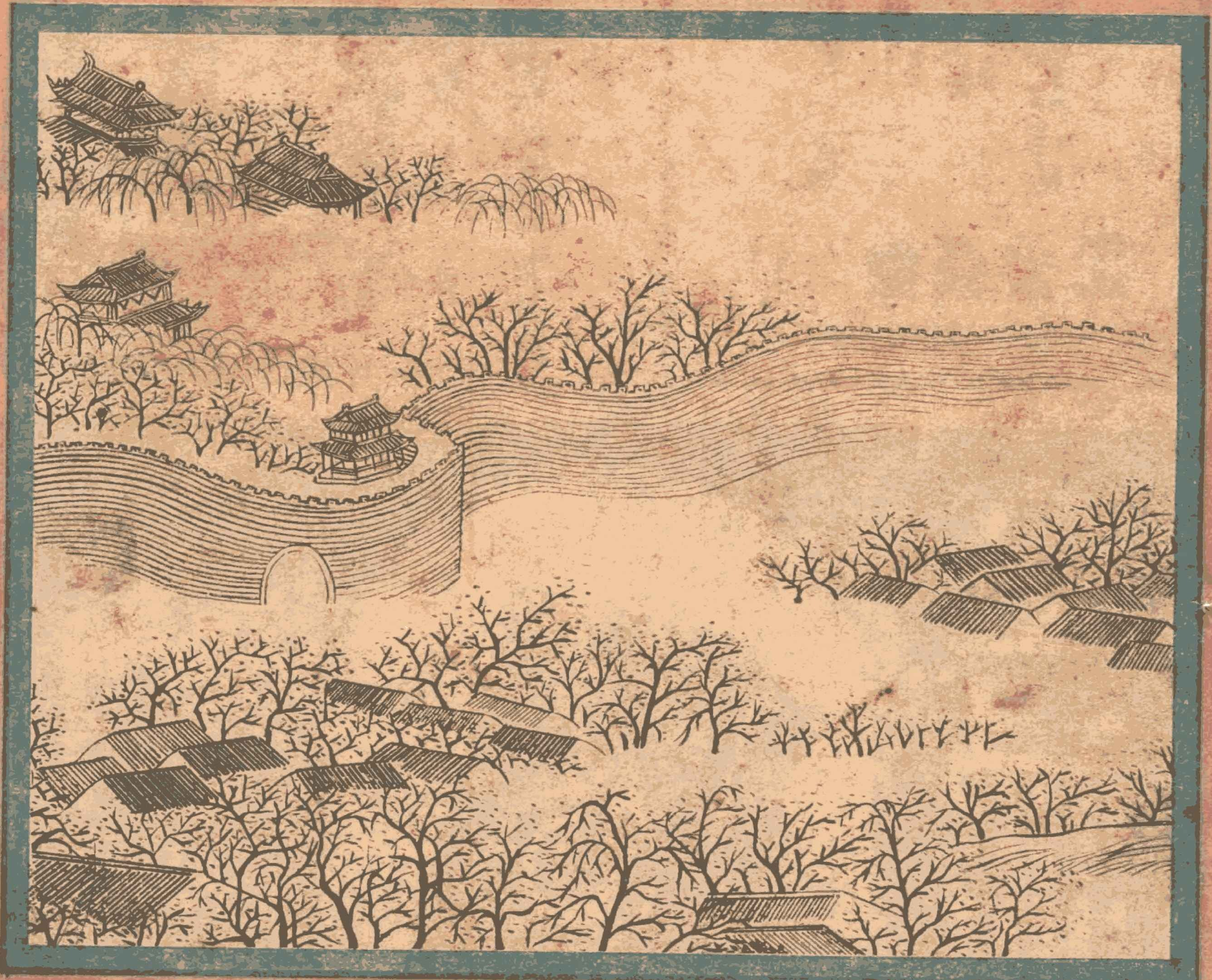
女聲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先聲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粧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候

這一首膾炙人口的唐詩，描寫少婦到了春天的內心，可說體貼入微了。爲其是「少」所以不知「愁」是什麽的東西，因此到了春日，打扮得花枝招展上她的閨閣來；然而不知趣，也是無知覺的楊柳，偏偏露出青翠的新芽，表示它經過了寒冬，又復甦醒而活潑了：換句話說，春天到了！

春到人間，打動了幾許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的心靈，當然這位本不知愁的少婦忽然感覺到夫婿的離開了又是一年，自己的青春也是多了一歲，怎能不悔起當年輕輕給他爲覓爵祿而遠征去呢？

除此多事之秋的世界，類似詩中的少婦自然大有人在；可是時代不同，心理也跟着變化。從前悔教夫婿覓封候，現在深知夫婿的遠征，不是爲自私自利的覓封候，而是爲着國家的安全，民族的復興，所以不獨不悔，反而有許多少婦，不讓花木蘭專美於前，也跑到前線去遠征，或留在後方做工作，這首幾百年前的春閨名詩，也受時代淘汰了。

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唐詩裏兩句：

可憐無定河邊骨
仍是深閨夢裏人

在從前在今日，倒是一樣的眞確。我們惟有鼓起勇氣，各人站在本位，完成了決戰年的使命：或許明年的春到人間，我們再找到兩首充滿喜氣的春日詩句給讀者咀嚼滋味咧！（孤）

女聲 第二卷第十一期目次

國際新聞
日內閣改組牠重要性、等，等
評論
潘金蓮與武松殺嫂……芳君
家政
養護兒童之語原容貌及姿勢須知……蕙蓀
婦女的生活
秋胡戲妻……孤嶼
朱淑貞與元夕詞（下）……樂無恙
嘉興婦女……辛思
黟縣的婦女生活……蕙蓀
兒童欄
燕來雁去各何方……琪
金錢殺人……俞丞
衛生
哺乳兒的保健法……葉庭芝
文藝
黎明（長篇小說）六……關露
春光在上海（散文）……方媚
春（報頭小圖）……伊藤研之
詩人與女人（散文）……陳翠珠
書簡草（小品文）……青風
傷的窟窿（詩）……關尼
無花的生命（小說）……修嵋
風景（木刻）……陳其逸
戲評
陳白露。正在想。陽關三疊……蘭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日內閣改組的重要性

統帥府與政府的緊密連繫
東條首相總握軍政大權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是舊小說裏常見的戰略！當然在從前無論中外的戰事，大抵賴於局部，所以範圍只是狹小得至如現在的十分一。

在二十世紀，尤其在這次劃時代的戰爭，這些老調，簡直是毫無意義了。因爲現代戰爭，不是單獨注意遣兵調將的簡單戰略，可能收效，還有許多複雜的原素，如國民生活的充實，交通運輸的迅速，物資的搜集，製造的增產，和其他一切一切，表面似乎不關係戰爭的政治問題，籠統都實在和戰爭有極密切連絡的必要。

二月十九日日本東條內閣斷然改組，就是本着這個重大意義，無非要增强戰力而已。所以這次改組，比前數次來得更澈底；因此當日的閣僚，僅餘四人，目的在乎促進軍政一體，强調戰時各種措施，使得各方順利敏捷的推行。

爲此東條首相身兼陸相之外，今日斷然兼攝參謀總長的要職，這就是一身總握軍政大權，即以加强統帥府與政府的緊密連繫了。同時，島田海相兼任軍司令部總長，後宮大將轉任參謀次長，石渡莊太郎任大藏省大臣；內田信也任農商省大臣；五島慶太任運輸通信省大臣。無疑地，這幾位新閣僚都是閱歷深，經驗高的能員，以後政治上推行戰時體制，更當圓滑，固然是意中事了。

至於改組的動機和重要性，由東條首相在二十二日首次閣議時所陳述的言論，即可瞭然矣；

「今日戰事實極重大，敵軍既進攻馬紹爾群島於前，復空襲特魯克於後，敵軍之反攻，吾人固早料及，當前之戰局，洵極深刻，決難樂觀，吾人必須越過此階段，如能開闢必勝之途，故今日實爲帝國生死存亡之秋，際此再謀統帥與國務之緊密化，於作戰上果敢實行縱橫方略，於國務上集中國家所有之物力人力，以擊滅英美，俾便於作戰，毫無後顧之憂，此實爲爭取大東亞戰爭最後勝利之要訣」（後略）

東條首相除愷切指示當前急務外，並將「積極果敢」四字爲訓，以勖勉指揮官將，使人人抱有必勝之決心，誓一死以報國，完成政戰兩略，相互一致，而澈底實施積極果斷之方策，爲謀達到此次戰爭的最後勝利。

由此而觀，現代戰略，實在包含政治，所以首相而兼陸相，進而兼攝參謀總長，將軍政兩大計，打成一片，對於工作上的便利，不言而喻了。

義國土上大戰在即

德配置十八師團應戰
反軸心用大炮數千尊

英美略入義大利國土，差不多有四個月了，他們的進展，眞比蝸牛還要遲慢，大抵的原因在於兩點。第一當義國叛盟的時候，反軸心滿以爲垂手可得義國全境，所以得到他們由西南岸侵入後，才知道德國在義土的兵力是不可輕視的。第二因德國始終要履行盟約義務，所以最先將墨索里尼救出，然後同時大兵雲集於義境東南及北段。這是義國本土淪爲戰場的第一階段。及後及軸心軍不斷進攻，雖然沒有出其全力，但是終於被德軍截擊或是反攻；因此他們的前進不獨是遲緩出乎意料，而且人力物力都受有相當損失。

及到二月二旬間，義國全線，均有劇烈戰事，反軸心軍惟一的目標，企圖攫取羅馬以南的納吐諾橋頭堡，便於和西南岸的軍隊連絡，所以美國不惜鉅大犧牲，不斷用大炮掩護，向目的地進攻。

經過德軍迎頭痛擊之外，軸心軍在二月二十一日決定反攻，戰事異常激烈，阻止美軍前進，兼在納吐諾東面進佔二公里。但是英美軍進攻仍未稍衰，且利用大炮數千尊，一齊出動，聲似雷鳴，達數小時之久，在於爭奪德國擲彈兵所佔領的地域。

同時，反軸心軍集合步兵炮兵炮艦空軍等，極爲活躍，無非想將德軍反攻的威勢挫折，計此次戰役，德軍配置强大兵力，祇納吐納戰線，已有九個師團，受麥剛遜將軍指揮；又其他九個師團，配置於卡西諾，爲威埃琴固霍次夫將軍節制。

美軍雖用大量炮火，向德軍新陣地進攻，但終爲德軍擊破，至本文載稿時，納吐諾橋頭堡由亞魯里亞通往安齊奧之公路以東，曾經活躍之戰事，結果德軍將美軍一中隊切斷，完全殲滅。

據說此役可與第一次大戰凡爾登一役相比，其劇烈情形，可想而知。至於義國全線戰事，雖未成爲反軸心的第二戰線，但此次的進攻與繼後的發展，至少須過數月方能知道鹿死誰手咧！

大東亞戰中幾場血戰

英喪師於馬猶山脈

日美艦隊激戰於特魯克島

二月內的大東亞戰場，發生過好幾場血戰，尤其是兩方空襲的頻繁，更是指不勝屈，如日方常常空襲新幾內，所羅門的敵軍陣地，又如敵機轟炸拉巴爾及馬紹爾羣島等。空襲的目標，無非要毀滅對方的軍事設施，眞要佔領和對方的話，非用海陸空合併進攻，簡直是沒有多大效用的。

自從上月美軍曾在吉爾貝特及馬紹爾兩羣島作戰後，久未有顯著活動，直至二月二十一日，敵機動部隊忽然來襲該兩羣島以西的特魯克島。雙方激戰，至爲劇烈，卒爲該方面日本陸海軍部隊奮戰，結果將敵人擊退，試觀日大本營所發表雙方的損失，便可想像到劇烈的程度了。

敵方損失——巡洋艦二艘，航空母艦一艘，軍艦一艘，飛機五十四架。

日方損失——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三艘，運輸船十三艘，飛機一百二十架。

此役爲大東亞戰爭二年來最緊張的一幕，日方雖受較大損失，並不作絲毫的隱飾，誠如松島報道部長在滬發表說「在長期作戰過程中，一勝一負，自所不免，最要乃在獲到最後勝利」，正是我國口頭禪說勝敗乃兵家常事」，祇要最後的決勝而已。

在這一方面，雖然吃虧，但在緬甸戰場，日軍進行異常順利。現在作戰於布其頓以西的馬猶山脈東方辛澤盆地，將英軍第七師團殲，自二月十二日以來，時時擴大戰果，曾與企圖逃遁的英軍全力部隊，血戰七日夜，至本文截稿時，仍在繼續戰鬥中。敵軍屢被日軍精銳部隊突擊，以致首尾未能兼顧，正如釜中之魚，不得已用飛機載運物資，由天空投下，故該軍糧食藥彈，均告缺乏，祇得作困獸之鬥，驅使數百輛坦克車與印度兵於最前線，英軍則在背後督戰，遂引起印兵憤怒，大有參加鮑斯所領帶的印度國民軍之勢，英軍將官對此極爲狼狽。

同時日軍迭對蓋德科山嶺西南和阿拉坎地區敵軍陣地進攻，予敵以重大創傷，倘此戰役能將敵軍擊退或殲滅，日方乘勝追擊而入印度國土，當在不遠；所以敵方刻下急於增援部隊，企圖挽回頹勢，日軍正謀萬全應付方針，雙方激戰情形，下月當更有顯明的表現吧！

歐戰場軍事政治鱗爪

德蘇在東線的冬季活躍

自從冬季的降臨，蘇聯開始第一次攻勢，直至本月中旬方行稍衰，但報載第二次攻勢也在不遠了。

蘇聯乘夏季發動攻勢而得到奪回數百公里地域的餘威，所以冬季時，他們最初仍在南線南部聶伯然一帶和黑海海岸壓追德軍。因德軍爲要準備應付反軸心所宣傳要開闢西線的防衛起見，不能不在東線抽調兵力，所以在東線的德軍每每作有計劃的縮短防線。

但在一月底時，蘇軍忽然向東線北部進擊，曾將一部份德軍包圍於紫爾加塞城西邊。經過三星期的苦戰，德軍竟能突圍而出。

二月中旬東線各部大雪，但戰事仍在各焦點繼續進行，德軍在伊爾門湖之西及南，作有計劃的撤退。蘇軍以人數衆多的大軍，沿廣大的前線進攻，數處突點，已爲德軍反攻而肅清了。

至二月二十二日，德軍而防衛波羅的海三國國境起見，特地移動大軍向北部進駐。

蘇軍爲展開冬季第二攻勢，連日整頓軍隊，調動兵力，大有風雨欲來之慨。在基軸，聶伯河西岸，羅奇契夫東北方的蘇軍，已經開始進攻，其目的在東線南部活躍，中部蘇軍調動頻繁，北部大雪戰事沉寂，但視蘇俄施用政治壓力於芬蘭波蘭和㐅國向西班牙提出要求等事而論，則歐戰局面或將另有新翻花樣罷。

小國的被壓迫

芬蘭和議　上月本刊曾將三個中立國被壓迫的眞相論，述但現在所論的芬蘭，早已駐有十萬德軍，本無畏壓迫的可言。可是，美政府曾於二月八日加以外交壓力，使牠脫離戰線，所以芬蘭議和的消息，甚囂電上。

同時蘇俄提出條件兩項（一）一九四〇年蘇芬戰爭後，芬蘭失於蘇聯之土地，仍歸蘇聯。（二）設立眞正的親善政府，俾芬蘭不致成爲攻熱的根據地。又傳蘇曾要求芬蘭强迫德軍退出。

當然，芬蘭處在德國勢力範圍之下，對於以上種種，和議是鏡花水月罷。至於將來變化到何種程度，祇有時間能告訴我們了。

波熱糾紛　波蘭成爲蘇英的一個隔膜的牆壁，因爲蘇俄對於在英國的逃亡政府，曾未嘗有一點的寬宏態度，所以英國將這一點作爲第二線的討價還價的藉口。經過德黑蘭會議，英方漸漸露出讓步的情緒，蘇方便日迫一日的緊縮波蘭的圈套了。由下面四條消息，我們就可想而知了！

（一）蘇要求英波承認卡遜線的國界，並除去反蘇著名的波閣員及將領，使波蘭遊擊隊與紅軍合作爲談判的基礎。

（二）蘇俄願意建立强大而獨立的波蘭。

（三）波總理，駐英波大使，被邀至英首相別墅，面交蘇方的條件。

但是波蘭逃亡政府並不示弱，提出反要求如下：

（一）波政府願命令其下層組織，積極與紅軍合作。

（二）波政府提議，國界及領土問題，留待和平會議，再行商權。

（三）波政府認蘇要求除去反蘇閣員，爲干涉內政，故不允履行。

（四）波政府提出，談判不能基於既成事實，也須以平等待波。

由對方條件論來，我們可以下一句評曰「格格不入」四個字，所以蘇波糾紛總沒有解決；換句話說，反軸心各國沒有和衷共濟的精神，大抵是同床異夢的虛僞，雖欲不敗，祇有天曉得了。

評論

潘金蓮與「武松殺嫂」

芳君

大凡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故事裏有一個「蕩婦」潘金蓮；爲了潘金蓮的淫蕩，就出了一個正直的武松，潘金蓮謀殺了武大郎就演出了一幕悲壯絕倫的「武松殺嫂」。

一個有夫之婦去有外遇是一件傷風拜俗的事。尤其是爲着一個外遇去殺死親夫，那簡直是滅殺人倫，罪該萬死。於是潘金蓮之姦淫無道與武松之好義勇爲都流名於後世；一個就馳芳千古，一個遺穢萬年。並且在許多水滸讀者的胸中，都有一個英雄武松和一個賤婦潘金蓮的名字。

我在幼年的時候也讀過水滸傳，當時雖然不能領略其中的眞意，但是對於武松和潘金蓮的印象却是深刻而逼眞的。總以爲一個好男人一定要學習武松，武松的可愛除開他好義勇爲，能夠在景陽崗打老虎，爲民除害而外，還能替哥哥報仇，殺死姦淫的嫂子。一個好婦人決不要學習潘金蓮，潘金蓮簡直是穢惡不堪，她不但毫無廉恥去私通西門慶，而且多麼殘忍，竟然會用砒霜毒死自己的親夫。後來武松殺了她，把她的心挖出去祭奠武大郎的神位，這是多麼快痛，多麼令人驚羨而崇拜的行爲。

我不但心中有着這兩個人物的印象，並且聽見有一個好義勇爲的男人，就暗暗地拿他去比武松，聽見有一個不守婦道的壞女人，就暗暗地拿去比潘金蓮。到了後來，人長大了，心也變了。並且世界變了，於是自己的觀念也變了。所謂變的意思，就是對於自己從前的想法和信念都動搖而且懷疑了。懷疑的是也許潘金蓮通西門慶有可原諒的理由，而武松殺嫂 並不是 非常正義而偉大的行爲。

我懷疑了幾年，對於潘金蓮與武松的事。但是我不能解決，因爲我只是懷疑，而不能尋找一個理由登明潘金蓮是對的。

後來，在數年之前，我到恩派亞戲院去看了一個硼硼戲，是歐陽予倩編的，名叫「武松與潘金蓮」；主演潘金蓮的是白玉霜。從歐陽予倩編撰的劇本中就得了一個概念，從這個概念中我對以往的懷疑解決了。

隔的時間太久，我記不清那個戲中的很多劇詞，只記得當時曾使很多人驚動的幾句：

武松審問潘金蓮，他底哥哥是否被她殺死的。潘金蓮答道：

「殺死你哥哥的不是我，是張大戶。

武松問爲什麼是張大戶。潘金蓮說：

「我生長在張大戶家裏。張大戶想納我爲妾，我不肯，他要向我洩恨，就把我嫁給武大郎。我生得標緻，年紀又輕，武大郎是又賊又笨；又矮又醜。……我不愛武大郎。後來看見你兄弟，見兄弟年輕而漂亮，我就愛了你。但是你不愛我，後來我看見西門慶像你，我就愛了西門慶。」

「我沒有想殺你哥哥。但是我想如果你哥哥知道我愛西門慶，他一定要殺死我，所以我只好先弄死他。」

看了這個戲，我就感到我以前的懷疑沒有錯，不過我的頭腦簡單，不會把潘金蓮的遭遇細想一番。

中國人對於婚姻一向有一個觀念，「門當戶對」。這句話的價值已經被我們年青的人推翻了，因爲那只是媒人八股和婚嫁八股；眞正的夫婦感情並不能維持在這點上面。然而我們却要承認一點：要「年貌相當」。「年貌相當」的意思並非說一定要配合得十分相稱，因爲兩性的關係並不完全建築在肉體上；但是要雙方相去不遠。崔老夫人當然不能匹配張生，鶴髮童顏也不能夠去配一個二八佳人。潘金蓮雖是出身微賤，但是她懂得風情，綺年玉貌。像她這樣一個多情的少女，雖然不一定要配一個文雅多情的書生或者勇敢秀俊的英雄，但是至少要嫁一個人品適中，理解人情的男人。而武大是一個不但狀貌醜僻，形容污穢，而且是一個蠢而無能的粗漢。夫婦生活比任何一種關係都要密切，他們是同日同夜，同宿同餐的。跟一個形態惡劣言貌可憎的人作一次尋常的談話，一個普通的人都會感到不快活，叫一個美貌多情的少婦去嫁一個魔鬼一般的醜漢，這不只是潘金蓮，就是任何一個女人也都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對於潘金蓮通西門慶只能表示同情，不能非議。

潘金蓮謀殺武大郎自然是一件野蠻而無人道的行爲。但是舊社會中野蠻而無人道的事很多；同樣兩件野蠻的事情，

可是在某一種道德觀念之下，一件可以受人擁護，認爲是表彰道義，懲惡除凶；另一件却是凶險不道。比方在舊社會中，夫婦之道必需是婦爲夫貞。如果妻子對丈夫不貞，丈夫有休妻或殺妻之權。即使妻子沒有不貞，只是有着一些不適合於丈夫的缺點，丈夫也可以休她回去，執行强迫的離異。況且，作丈夫的可以不必離異，而自己尋花問柳，另行所歡。妻子就不然，她沒有權利不喜歡自己的丈夫，如果一個有夫之婦去找尋外遇，丈夫就可以用家法去處她死刑。

潘金蓮愛西門慶是出於她的本性。而殺死武大郎是勢所逼成的。她是一個人，並且是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如果她死守武大郎而不去戀愛，不但是她對於自己的青春自暴自棄，就是旁人也要替她可惜。我們並非主張一個女人的生活應該浪漫無稽；因爲像潘金蓮那樣的女人根本就不該嫁武大郎；不幸而誤像了武大郎，她如果不滿意的話，就該有權跟他離婚。但是當時的潘金蓮絕對沒有離婚的可能；既然不能離婚，自然也不能再嫁，然則她的青春的出路只有去與人私通了。但是，又按照我們所知，不管武大郎如何污陋而蠢笨，他終於是潘金蓮的丈夫，既是丈夫，就有權利干涉他的妻子。潘金蓮私通西門慶就是向武大郎犯了罪，而且是一種姦通的不可赦免之罪。於是按照一般的例證，武大郎就有權殺死潘金蓮。因此，潘金蓮的悲劇不是在她謀死武大郎以後，即使她不謀殺武大郎，只是憑她私通西門慶這一點，武大郎就能殺死他；如果武大郎因矮蠢無能，不能對潘金蓮執行正法的任務的話，殺潘金蓮的事就可以委諸仗義勇爲的兄弟武松。

潘金蓮是聰明的，她知道自己私通了西門慶，不能逃却死罪，爲着自己設想，她就先殺了武大郎。可以說武大郎不是潘金蓮殺死的。正像歐陽予倩替她告訴我們：

「殺死你哥哥的不是我，是張大戶」。而我們要加一句，「是當時的婚姻行爲」。

私通西門慶的是潘金蓮，而且完全是她自己所主動的；因爲她是一個人，她的行爲是表現「人」的慾望，「人」的要求，也是「人」的行爲。而殺死武大郎的却是另外一個人，另外一種勢力；只是那種勢力壓迫潘金蓮下砒霜，壓迫她當劊子手而已。因爲，「殺人」不是人的要求和慾望，是一種獸性和强權。潘金蓮是一個人，她沒有這種慾望。

武松是一個正直的人；並且還是一個英雄。他的爲人一生就是輕財重義，好義勇爲。他不但愛他的哥哥，也愛許多人。他能爲許多人打老虎，也能替哥哥殺潘金蓮。而且在他看起來，潘金蓮跟老虎一樣，因爲殺人跟吃人的行爲是一樣的。而且，他殺潘金蓮是對的，因爲親手在武大郎的碗裏下砒霜的不是別人，是潘金蓮。

然而，究竟潘金蓮跟老虎不一樣。老虎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吃人老虎就不能生活。因此老虎和人之間有一個矛盾；就是人不打死老虎，老虎就要吃人。而潘金蓮的本能是要戀愛，她要愛一個像武松那樣的英武的男人。如果她愛不着武松，她就去愛一個和武松有點相似的，像西門慶那樣的人物。也許潘金蓮還有別的本能，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她最大的本能就是去愛一個男人。「愛」與人之間是沒有矛盾的。「人」都需要愛，沒有「愛」就沒有人類，也沒有宇宙萬物和衆生。因此潘金蓮和「人」沒有矛盾，潘金蓮殺死武大郎只是偶然的事。

然則武松殺嫂就是不必要的麽？也是必要的。不過跟打老虎不一樣。打老虎是一種人的正義，不只武松恨老虎，大凡是一個人都恨老虎；因爲老虎吃人沒有選擇，沒有理智，大凡是人牠都要吃。因此大凡有正義感的人都要殺老虎，殺老虎是爲了大家，也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殺潘金蓮却不是由於正義，只是武松爲着哥哥對於她的私仇。因爲潘金蓮要謀害的只是一個武大郎，她不殺武大郎武大郎就要殺她，除開武大郎之外潘金蓮絕無謀殺之意。同時，除開私仇以外，在武松殺嫂這件行爲中還有一種力量，那就是舊社會的婦忠於夫的觀念。換一種方式來說，假如武大郎謀死潘金蓮，武大郎一定會有許多同情者，這些人一定會幫武大郎造出許多殺潘金蓮的理由，最大的理由可以說她不貞，或是「嫉妒」。因爲在上代的社會當中我們的確看見許多這類的例子；不過丈夫殺死他們的妻子不一定用砒霜，而有更巧妙而含蓄一點的方法。然而不管怎麽樣，報私仇不能說是不應該的，而且，殺一個殺人犯總不是錯誤的。況且，無論如何武松總不失爲一個英雄。

不過，武松的成爲英雄決不能由於他能夠殺潘金蓮。因爲潘金蓮的犯罪不像老虎一樣，非吃人不可；只是一種機會的促成，那麽武松殺嫂的義勇行爲也是機會的促成。一個眞正英勇的事業決不會是被偶然的機會所促成，而該是在他的時代中爲着許多人的需要，爲着被許多人所擁護的正義去犧牲奮鬥出來的。武松殺嫂却不是由於這麽一種力量，只是私仇加上當時的一種道德的暗示；正像潘金蓮殺死武大郎一樣，並非是出於一種本性的罪惡衝動，而是被一種偶然的力量所推動的。因此武松殺嫂的行爲博得後人的稱贊，也跟潘金蓮殺夫博得衆人的怒罵是一樣的偶然。

然而，這畢竟是舊社會裏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狹隘的悲劇。如果是在現在，潘金蓮也許可以替自己處理得比殺人更好，而武松也許更能發揮打老虎的正義，比發洩「殺嫂」的私仇更要英勇而偉大一些！

家政

養護兒童之語言容貌及姿勢須知

蕙蓀

（一）骨骼病－人的姿勢，全視全身軀體的稱勻與否，而軀體的稱勻與否，則視全身全部骨骼的發育如何。若骨骼的發育不健全，不平均，不充足，則成爲骨骼病；骨骼病的最多見者，爲脊柱病；而脊柱病的最多見者，爲佝僂病與側彎病。此兩病，乃小兒發育時慢性骨骼障礙，對於生命的安全與否，雖無直接的重大關係，而軀體的平均發育，則受極大的影響。蓋脊柱骨的障礙，能牽害全部骨骼的發育。人體的脊柱，推其自來，雖非垂直，要亦有一定的自然屈曲，以支撐全身的竪立與重量，小兒脊柱，當隨其發育，任其平均發達，以合於一定的自然屈曲，若因他種關係，致生障礙，則屈曲不合自然，或曲度過甚，遂爲病的屈曲，呈種種畸形變態。

佝僂病，即脊柱骨的背部，後曲過甚，不合自然屈曲而成弓形，同時頭頸短陷，雙肩高聳而向前傾，胸部於是內凹；若背部後曲僅一部分，則腰部前挺，腹部乃隆然膨大，胸部膨大，本病俗名曰駝背，曰痀僂。

側彎病，分左側傾與右側傾兩種。左傾者右彎；右傾者左彎。大約初起時，變態不甚顯著，彎曲之背，尚能活動，但患者自身往往任其彎曲，以爲自然舒暢，而端正常態，反覺矜持易倦；嗣前則變態略較顯明，然斯時倘能力自矯正，尚可冀復痊；最後則彎曲之背，已固着不動，雖欲矯正，已非易事。患者的比較，則男子較少，女子爲多，此病與傴僂病同爲後天的習慣性的發育障礙的畸形。此外如管狀骨發生障礙，則長軸發育不充足，乃成侏儒的結果。

上述諸病，倘若患之，則姿勢必不秀美。其統計之數，佝僂病較多，側彎曲病不近見；侏儒最少。考其原因，不外乎適當的游戲與運動；或長時間的專一工作，直立靜坐過多；或坐立之時，不注意體位及姿勢的端正與否；或擯食慾酒等物；或猛烈的外傷；或穿壓迫胸部的窄小衣服及硬緊紳帶等，均爲重要原因。又或坐具不適當，如坐椅高而桌面低。入學兒童，則多因埋頭終日，伏案力學，不肯稍事休息，或作適當的運動，以舒筋骨，以暢血脈，久之遂成傴僂病，或側彎病。他如年幼不能行步的小兒，爲保姆者，常偏抱一方；或在學步的小兒，偏攜一手，如常以左手提抱小兒及攜小兒之手；或常以右手提抱小兒及攜小兒之手等皆是；駸漸日久，則背柱側彎，入學兒童，當讀書寫字之時，以懶於端坐，不肯注意體位及姿勢的適當與否，如高舉左肩而低其右肩；或高舉右肩而低其左肩；或橫斜其腰部，軀體任其畸斜，脊柱任其彎曲，久之亦成側彎之病。此外則全身營養的障礙，亦屬原因之一，及食物內的石灰質缺乏，鹽類攝取量的不多，與吸收量的不足，尤爲主要的原因。

此兩種病，對於生命的安全與否，固無直接的關係，然實爲萬病及衰弱的導源。平日固宜預防，而畸形發見後，尤當即速延醫，施行適當的治理。提抱小兒的畸形，則不比步行小兒的易於發見，故宜格外注意，加以愼密的預防與觀察。愈後，仍須愼防，不可忽視，須知此兩種病，完全爲骨骼發育時期中的小兒疾病，非骨骼發育完全的成人不易或犯者不比。蓋小兒的骨質，多有機質而少無機質，故性較柔輭，易撓曲而成病。欲保持兒童天賦固有的秀美姿勢，務使骨骼發育達於充足而平均的目的。如廢絕一切有害並不適當的養護，並注意適當的養護。所謂養護，即飲食務取適當與滋補；如牛乳等物，含無機質最多，爲適當的小兒食品；呼吸新鮮的空氣，常作適當的運動等是。

斜頸之病，原因爲頭肌的攣縮，乃先天性畸形之一。如胎兒在子宮內位置的不適當與肌肉炎，或分娩後的肌肉炎，或分娩時的由外傷以致溢血等因，皆足以致此病，然亦有因他種疾病如頸椎結核而起者。患本症的小兒，容貌必不雅觀，其傾斜方的患側部，則短而橫闊；他方的健側部，則長而瘦狹。不獨此也，即其他胸腰各部，則短而橫闊，他方的健側部，則長而瘦狹。不獨此也，即其他胸腰各部，亦變化異常，姿勢往往不能昂然挺立。然而，本症雖爲先天性的疾患，然不論症害的傾斜若何，皆有治痊的可能。治理之法，輕重不同。重者宜請整形外科的醫生，行手術的治療，而以愈早愈妙；早則症不甚深，不但治痊輕易，手術較簡，奏效亦爲完全，而患兒的不受若何苦痛，猶其餘事耳。蓋症犯的深重，與年齡俱進，故凡小兒發見頸曲，即宜從速醫治。輕者毋庸延醫，可用摩擦法，或常用厚紙等的硬領繞圍頸部以扶正之，兩者均能奏効。

脊椎破裂，則背脊的腰椎部生圓形之瘤。此瘤當小兒啼哭之時，則膨脹放大；靜默之時，則縮而較小。其原因係由脊骨破裂溢出脊椎內物而成此狀，故宜請醫生治理，切勿視爲瘡瘤，而自行破損。

（二）手病－上肢病最常見者，不外內翻手，贅指，駢指等。

內翻手，乃腕關節曲向內側，兩手或一手不定，亦爲先天性的畸形。治理以從速爲妙，否則年齡漸長，症必漸深，

治理恐難爲力。此病雖於全身的姿勢，無甚關係，然舉手行事之際，終覺刺眼。

贅指與駢指，贅指乃每手一定指數之外變例增多，通常在姆指與小指最多；駢指者，乃每手之五指中或有二或三指相互駢合若一。雖屬先天性的畸形，然經後天醫治之力，可以挽救無形。但在治理上，則贅指較易，手術亦不繁，即年幼的小兒，亦可施行手術；駢指則較爲煩難，不能急急從事，須待年齡稍長，須示於醫生專家，相與商定施行手術的適理時期，屆期從事，較爲妥善。

（三）口器病—乃口器內的舌，唇，齒，聲帶及氣管之病。口吃乃口器病中的最多見最顯著者。其語態即訥訥欲言，而不能脫然出口，以致一音重續，或脫略數音，或語不連接而中斷，不能輕便遽發，一如常人。此外尚有數種，但苦無以名之，如（一）音高嘵嘵，語氣急促；（二）語音低緩，含糊不明；（三）口重舌軟，語帶鼻音；（四）口具雙小舌，語不成言，或能發單純之音，而不能說繁複之語，凡此諸病，人多視爲天性，難於改造，實則由於小兒初學語言時的發音練習，不得其當，或稍長時戲學他人所致（除雙小舌者外），日久月積，習成自然，不可復改。蓋吾人發言，必須有健全的發語中樞與發語機筋，方能發完全的語言；若兩者任何之一，不得健全，即不能發完全的語言。所幸吾人的發語中樞與發語機筋，兩者無不健全。具雙小舌者乃發語中樞的不健全，無怪其不能發完全的語言。至於其他諸語病，乃發音練習的不得其當，非由於發語機筋的不健全。

但呼吸與情緒，則予發語以重大的關繫。如呼吸急促之時，呼吸筋與發語筋往往發生障礙，不能共同合作，以致語言艱澀而成口吃；如心緒焦急，急欲速發，一語未終，一言繼起，以致語言中樞與發語機筋反礙作用；或憤怒之時，胸中意思充積，急欲表達而反訥訥成口吃者皆是。

故當小兒學語之初，及平日講話之時，爲父母及他年長者，宜循循教誘，務使發音清亮與明確，語氣亦使緩急有節，以徐徐練習發語中樞與發語機筋之作用互相聯絡，即所謂發音練習是也。由練習而引成自然。且教其發語之時，心緒切勿焦急，憤怒或恐懼，以免發生口吃，含糊，音高，鼻音等不健全不完全的語言。總之，語病既非神經中樞的障礙，亦非先天的殘疾，（除雙小舌及啞外），可以賴教育之力，而改正，不應當安視，任其不問不聞。

兔缺，即缺嘴，以兔之唇缺，故名。亦爲先天畸形之一，或生而唇之左或右開裂成缺，或左右均開裂成罅隙，甚者則全部口蓋完全破裂，凡唇及口的一切，均能瞭然在目；然用外科手術，可望治痊，但須待其稍長，與醫生酌定適當時期，而後施行手術，作完全的治理，則手術簡單，痛苦不甚大，而成功亦較易。否則產後即急急就醫，恐非所宜。若乳兒之口蓋完全破裂，而不能哺乳者，亦當設法灌入，充足其營養，保持其健康，以待醫治，因兔缺對於容貌大不雅觀。

（四）脚病—患者最多，類別亦甚夥，患者的姿勢，往往不直挺。

內翻脚，踏脚節曲向內側成內翻脚。其甚者足之外側或足背下著地面，步履成跛，全身的各部成畸形；故宜從速醫治。此病有兩脚或一脚不定，與內翻手同。贅趾與駢趾與贅指及駢指同。

直脚，即左右脚的兩膝與兩踝同時接觸甚近。在十三四歲的兒童，患者男女平均大約各佔半數；以後則男子略增多，女子逐減少。

圓脚，即左右脚的兩踝相向接觸，而兩膝則分離。男女統計，約佔三分之二左右，成長以後，則男子減少而，女子增多。

叉脚，即左右脚的兩膝相向接觸，而兩踝則分離。患者較少；但在五歲左右，忽然驟增，竟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統計男子由多而少，女子由少而多。

八脚，即左右的足盤放置成八字形，分內八字與外八字之別。內八字脚即兩踝分離，而兩脚之足趾相接近，近八字脚即兩脚之足趾左右相反遠隔，而兩踝則接近。一脚或兩脚不定，其角度亦不等。

直脚圓脚叉脚乃指腿骨病變而言；八字脚乃指足盤因病變以致放置之地位，不同而言。兩者各異，但有時似相關連，如內八字脚的圓脚，外八字脚的叉脚。總之，脚病對於自然的姿勢，大有障礙。，圓脚與叉脚則尤甚，因其歪斜彎曲過大。故爲父母者，須加以訓練，以矯正之。至此病的發生；有因先天生而有之者；有因後天的發育不能得其自然者；有因佝或付僂而養成佝然者。其他，負跟弱步以及一切有礙發育或步行的衣褲，鞋，襪等，均應加以注意。

（五）眼病—眼病分近視，散光，色盲，斜視等，對於姿勢問題，關係重大，因眼疾往往能釀成脊柱病。如近視者，讀書視物，必深低頭，已不甚雅觀，且積久之後，易成佝僂病；斜視者側物偏而不正，亦爲醜態，久之亦可成彎病。此等眼病與白內障，黑內障及結膜炎等不同。爲父母者，切宜保護其視力，凡嬰兒或稍長的小兒，當光線直射，強烈或單純過近的處所切勿放置睡具，而令仰臥久視，以免發生俗語所謂天窗眼的病患；適當的場所，則宜在樹陰遮日之下。坐具亦須適合身材，否則坐而視物，殊害視力，其他一切視力衛生，均須兼顧，如過強過弱及搖動不定的光線中，不可作長時間的凝視；不可在搖動不定的坐具上視物；不可從暗處突入強光中或從強光中突入暗處；久視一物；不可凝視細物；不可過食，不可失眠；不可過勞視力；不可食烟酒等。至於讀書寫字的入學兒童，尤宜注意。若已發現病態，宜乞診於醫生及配適當的眼鏡，不可任其不顧，以致患疾日深。

兒童的養護，無論爲容貌爲姿勢，均須注意兒童的衛生。積極方面，諸凡飲食，居處，衣服以及耳，鼻，眼，皮膚：：等當一視兼重；運動務須適當；空氣當求新鮮，食物宜取滋養。消極方面，則禁絕一切有害衛生的情形；烟酒等有礙發育的食品，不可入口；外傷如折骨，脫臼等，宜急施以完全的根本治理。語言則平日的訓練，尤須注重。三者的比較，在外表上；爲同一重要。在身體上，語言似較輕，容貌次之，姿勢最爲重要。最好每年舉行體格檢查一次，以明瞭兒童身體發育的情形。而耳，眼，鼻，牙，皮膚等的病變，亦得同時揭出。平日則注意姿勢，檢查，以觀察兒童的姿勢，有無斜傾等的缺陷；如坐時的姿勢，立時的姿勢，及工作運動遊戲等時的姿勢，均須顧及。檢查法當於隨時隨地暗〃默察。若使兒童做各種的姿勢，以爲檢查的方法，則結果殊不可靠。須知姿勢與疾病，互有關繫。姿勢有缺陷，則疾病易於滋生；身體有疾病，則姿勢常生缺陷。故體格檢查與姿勢檢查，須兩者並重，不可偏廢。此外兒童的精神衛生，亦不可忽視。務使兒童心情愉快，笑靨可掬。如終日哭泣胡鬧，則其面部的表現，往往變成哭泣的神態。所謂雙眉深竪，顏容慘淡，使人望之戚然。而兒童最善哭泣與胡鬧，此乃爲父母者只知訓斥，怒罵，拒絕，毆打，不足探悉其苦衷，安慰其煩悶，及順應活運，不以諄諄教導的所致。故爲父母者，幸注意及之。

秋胡戲妻

孤嶼

古代婦女

引子

當我寫完這四個字做本文的題目，在旁邊的十六歲女兒，不禁目瞪口呆，脫口驚叫：「怎麽！這是京劇的戲目，您也搬到女聲來了！」

她是女聲的忠實讀者，以為我寫古代婦女，不應拿京劇做藍本，尤共是我心目中所要寫的是古代節烈的婦女，更不應用這個不敬的題目。

我，還沒有糊塗到不知好歹的我，為她的質問，不覺說出滔滔的一大堆話，覺得其他讀者也許有同樣的質問，不如索性寫來作引子。

哀，莫大於心死！

這是孔老夫子最尖刻的批評。世上一般人，差不多逃不過這句評語。

這個「心」子，就是佛家的「念」字；心死的罪過，由儒家看來，等於佛家千言萬話妄念。再換一句二十世紀的口頭禪：「思想是言行的母！」。所謂「思想」就是「心」，就是「念」。

在看京劇的人們，心目中祇有一個「戲」字，所以將千古的潔婦言行，置諸腦後，我為要使大家都知道秋胡妻怎樣痛惡她丈夫的「心死」，她不獨發表了一頓義正詞嚴的教訓，還要潔身自愛的演成一齣悲劇；可是京劇偏偏將題名用了一個「戲」字，轉換了觀衆的目光，祇看到戲的輕鬆和無賴；變更了觀衆的心理，便忘記了事的嚴重和可悲！

至於秋胡妻的事實，在劉向的列女傳，標題是「魯秋潔婦」，這是何等莊嚴的命名。

潔，貞潔兩字是古典文中常常見到的，而也是近代最不容許的名詞。因為牠向來祇用到婦女身上，束縛了無數的女性，致令幾千年來的中國婦女吃了不平等的大虧。

可是，由秋胡來訓斥丈夫的言語看來，她的潔，不是普通貞潔的那麽片面簡單的解釋，而是疾惡如仇，所以履行她的潔身自愛。

當然，在一般人—貪生怕死同流合汚的一般人—定要說她是傻瓜！

× × ×

三星在戶　百輛迎門

這是一副紅紙黑字寫成的對聯，輝煌地貼在黑得發亮的漆門上。這是娶親未久的人家的特徵。

門前停着一輛騾車，堆着一個小小的衣箱在後面，坐着一個三十歲不到的青年，拱手作別的時候，雖是向着他斑白頭髮的母親行禮；可是他的眼睛却對到老婦人身後的一個少婦臉上。

「胡！你得了一官半爵，不要忘記了家中的老母和你剛娶過門五天的妻子呀！」慢吞吞地一字一字的由這老婦人低聲說出，還想再說的時候，她的心力早失去制止眼眶中的淸淚的能力了。

那個少婦黯不作聲地攙扶着她，眼角邊早有了亮晶晶的淚水，顯見得她強制着情感，雪白的牙齒將下唇咬嚙着。

秋胡怕要停久了，自己也像婦人一般哭起來，所以揚揚手，那個騾夫會意，嘴裏「嘎哦」一聲，手裏長鞭一揮，四隻腳，兩個輪，沒有情感地將秋胡載了離開魯國，到達陳國去了。

血似的紅紙對聯，還似驕傲地站在門上。

少婦凝神望了一望，把門關起來。

紅殷殷的紙聯，漸漸變成淡紅了。秋胡離家一年了。白的多紅的少的紙聯，已經不完全地殘廢地依附在黑漆了的門上，雖然黑色也淡得多了。

兩年的「三星在戶百輛迎門」的收場。

三年……四年……五年後，對聯早已脫落得片紙不留，但是牠的痕跡倒也不會給風雨洗刮乾淨，總留着牠的暗影。

可是門前的桑樹，經過五年的栽培，早已成林，桑葉春雨連綿，很活潑地在枝頭飄飄蕩蕩繁榮着。

樹下一個少婦，荊釵布裙，一個小竹籃掛在捲起袖子的左臂。因為牠雪白的皮膚，凝滑似玉，映着青綠的桑葉，更形成碧玉似了。右手露出纖細的指尖，選擇那些嫩葉，把牠摘下來，盛到籃子裏。她的工作，又安詳，又迅速，顯見得她是很熟練的採桑和養蠶的勞作婦女。

她的姿態，引起了一個在路上的男子的注意，他便停了騾東，走到少婦面前，裝出一種恭敬的模樣說道：

「您不怕太陽，在陽光下採桑！」

沒有回答。

「我走了很遠的路，請您讓我在桑下陰地休息一回和吃一頓午餐可好麽？」

也沒有回答。

這男子並沒有因她的緘默而折止了他的焚熾着的野心，仍然嬉皮笑面地坐下休息。

過了好幾分鐘的靜寂，祇見到這少婦目不斜視的採桑，他便不耐煩起來，更進一步的試探。

從衣袋中拿出一塊金錠，撕開牙齒，拱着雙手，獻給到那少婦；同時說着用力耕田不如逢着豐年的收穫好，用心採

桑不如遇見官吏的孝敬好。說完還補充一句道：

「我有的金，給予小姐罷！」

少婦臉上的紅霞，漸漸由兩腮膨漲，浮現着達到耳根，再擴張到頭頸項。是羞慚，也是憤怒。

她停止了工作，端莊凝麗地答道：

「唏！我的採桑，紡紗，織布，製衣，就是用勞作來換取衣食，奉給親長和養育兒女，我用不着你的金子。」

她頓了一頓，但是沒有給這男子繼續談話的機會，便又說下去了：

「我望你自重一點，不要懷着惡意；同時我也沒有存着貪心淫佚的志願。你快將金錠拿回去罷！」

說完了，提起籃筐，逕向桑林裏隱沒去了。

這男子碰了釘子覺得沒趣，便袋好了金錠，收拾了餐具。

無精打睬地回到家裏，拜見了母親，將剛才拿過出來的金錠，奉到母親面前。

她老人家笑得眼睛沒有縫了，連忙點頭稱說他孝順，一方面吩咐家人叫少奶奶出來迎接衣錦還鄉的夫婿。

那男子！誰都知道他就是五年前離家做官的秋胡—忽然受了似雷擊一般的震動，目瞪得像桂圓那般大，口張得像血盤似的闊，四千五百萬的毛孔也同時揑了一把冷汗！

少奶奶—做了他五天的名實相符而五年來有名無實的夫人—便是那個採桑的少婦！

秋胡眞覺慚愧極點，可惜地上沒有縫；不然，他立刻要鑽進去了。

他到那時，祇得厚着臉皮，走到夫人面前，恭恭敬敬地長揖一下，稱呼一聲，滿想這個禮數能將半小時前的孟浪，掩蓋得一乾二淨！

可是這位少奶奶非同小可，扳起面孔，發出沉重而帶悲壯的聲音說道：

「您辭別了母親，到他國做官，五年後才得回來家鄉……」秋胡忙搖手作揖。

「應當本着歸心似箭的精神，趕緊回家；可是……可是，您見了路傍的婦人，便喜悅愛慕起來，就在路旁吃中飯…………」

秋胡母親聽到這裏眞是墮入五里霧中，摸不着十二丈金剛的頭腦，正要將她媳婦的話打斷，不想聽到關於她身上的語言，再沒有勇氣來打斷，祇得呆視呆聽着少婦的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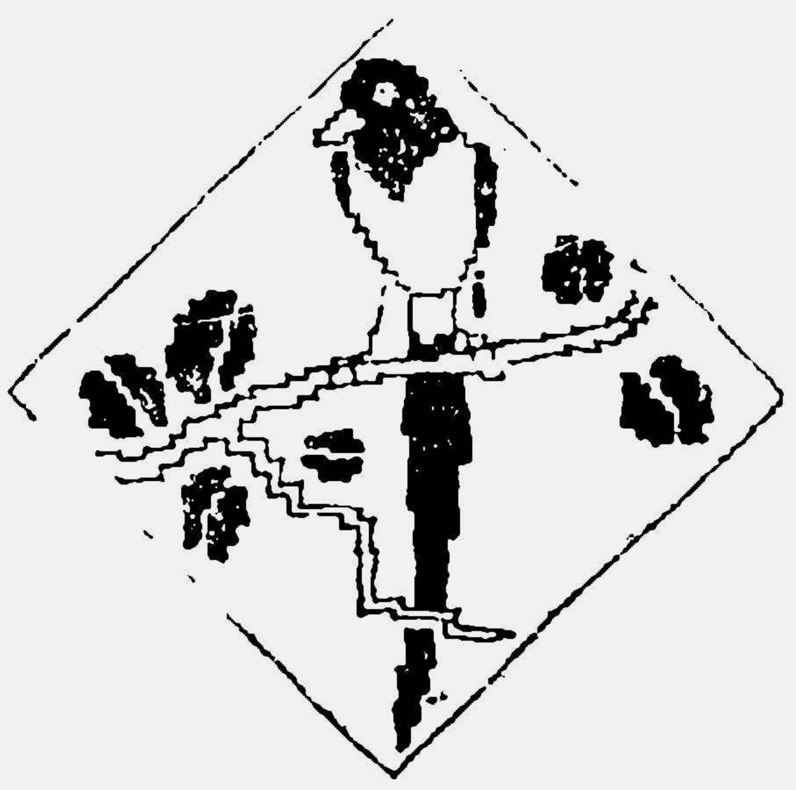
「還將您的金錢給她，這種行爲簡直忘記了年老的母親！明明是不孝！」她的聲浪越沂越高，語氣也越緊，「好愛女色是淫佚的汚劣行爲！是不義！」隨秋胡給她的正義詞令攻擊着內心，惟有俯首受命像頑皮學生受老師申斥的一般。他母親方才明白箇中內裏。左顧右盼地望一回兒子，看一回媳婦。

秋胡妻子沒有心神留意他們母子的覷餗，仍是義憤塡膺的說下去「一個事親不孝的人，自然事君也不忠；處家不義的人，自然做官也不清！孝和義都可以忘記了的人，定必沒有好好的收場。我不忍看見你將來的改娶，我……我也不會再嫁的！」

她話的餘音，還沒有完全消滅，她的足跡早已離開這個不孝不義秋胡的家庭。等到他追上她時，她的芳魂給清潔的河水洗滌着了。

秋胡回到門前，還能辨認出對聯的痕跡。

「三星在戶百輪迎門」兩句聯語在他腦子裏浮現起來！



朱淑貞與元夕詞（下）

樂無恙

我們故事中的女主角已是荳蔻年華的妙齡女郎，也許就在這樣「一片笑聲連鼓吹」的佳節中邂逅了一位翩翩的年青人，從此便「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藉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孄旁妝台。」每居「月上柳梢頭」的時節，便「人約黃昏後」地攜手相遊，陶醉在熱戀的愛河中，或者可能這位年青人竟是她中表的近戚。可是就在她「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的時間，「罪惡的黑手」已張開了魔掌向他們伸來，在禮教完密的宋朝，體面人家的官小姐怎能允許長此的放蕩自由，讓少男少女往還得如此親蜜，「攜手藉花滿上路」相倚相偎，竟至於「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哩！

初戀的悲劇終於開始了。

從暴雨前的一聲霹雷，禮教的電光粉破了少男少女的熱愛，男的受不住閒人的誘迫脅逼，爲了一己的前途，不得不移學去赴試以避嫌，於是也不得不疏遠了自己戀愛過的女郎。可是多情的女郎還不知底細，還熱情地寫了詩去賀他移學東軒赴禮部試。

但是男的胆怯，不敢回她，因此我們多情的女郎就祇得——「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暫將滿腔熱淚洩透到字里行間去，以春花秋月來抒寫她的愁腸。

如春詞：

鶯啼柳葉噪春鴉，簾幕風輕燕翅斜。
芳草池塘初夢斷，海棠庭院正愁加。
幾聲嬌巧黃鸝舌，數朵柔纖小杏花。
獨自小窗梳洗倦，自慚辜負好年華。

寫她在如錦的春天，聽着黃鸝喃囀嬌巧的啼聲，看着南風里的燕子輕盈地斜飛過柳絲，枝頭上已抽出了數朵柔纖小杏花，不禁想到夢一般的初戀已經斷了，獨自棕坐在小窗之前念及自己的年華辜負了春光。

「春來春去幾經過，不是今年恨最多。
寂寞海棠枝上月，照人清夜欲如何？
捲簾月掛一鉤斜，愁到黃昏更轉加，
獨坐小窗無伴侶，凝情羞對海棠花。
」（春日雜詩）

黃昏來了，一鉤斜月也透過簾子斜射了進來，獨坐在小窗前的女郎，在愁懷里又記起了那個薄倖人，一陣紅暈於是湧上面龐。

「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闌干倚遍，愁來天不管……（謁金門）愁來天可以不管可是癡情的女郎却不能忘懷於往事，如有感中謂——

倦對飄零滿徑花，靜聞春水鬧鳴蛙。
故人何處草堂碧，撩亂寸心天一涯。

不是明明的說草堂雖依舊碧綠，而故人却跑得老遠，眞是「斷腸芳草遠，寸心天一涯」之感哩！

在她理智的片刻，她寫下了春宵，以「新夙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的典故來隱喻她的一段往事，尤其可以使人咀嚼味的，她在湖上小集中也有相似的二句——「白璧一雙無玷缺，吹簫歸去又無緣」，這如何會是「或指夫遠離」（陳漱琴女士說）呢？

又有一首問春：

「春到休論舊日情，風光還是一番新。鶯花百恨偏哄我，桃李無言祇惱人。粉淚洗乾淸瘦面，帶圍寬褪小腰身。東君負我春三月，我負東君三月春！」

上一句里的「東君」，的確要使人誤會「或暗指她的丈夫」，因爲在一般詩詞是很多這樣應用着的，但是相對我們也可以體諒朱淑眞的苦心，生爲「男兒身」的李商隱，爲了顧慮封建的禮教之攻訐尤尙多作謎飾隱僻的詩以遮蔽和女道士宮嬪等的戀愛史，更有什麼理由可反證她的不得不設法寫得彎曲的呢？

有時這位多情的女郎也學上了「借酒澆愁」的方法來排遣她的餘閒。在她那首蝶戀花的傑作中，朱淑眞替我們留遺下這一苦悶的少女期的殘影：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索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綠滿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暮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正如陸梅垞在紅樹樓選中評淑眞之詞云：「淑眞詩好，詞不如詩。愛其「黃昏却下瀟瀟雨」句，却又詞好於詩也」，淑眞此詞刻劃懷春期少女的情懷極爲神妙。讀之，猶如眼前看到暮春三月，黃昏的雨聲中，一個青春的少女楞對着迷濛的遠天惘望的畫面。

中間，我們該當插入這樣的假定，卽朱淑眞寫元夕詞的時期似應在這一苦悶彷徨的前後。

但這一苦悶彷徨的期間很快就結束了，緊接而來的是斷腸生涯的開始！

做父母的爲了顧及女兒的日長惹事，以及顧慮旁人的惡言謠傳，不得不急急忙忙替她隨便的嫁了個市井庸夫。並且由腸斷集中的詩詞推測，一定還嫁得遠遠的地方。

舟行卽事的幾首詩是最好的說明：

「扁舟欲發意何如，回望鄉關萬里餘。

誰識此情腸斷處，白雲遙處有親廬！」

「滿江流水萬重波，未似幽懷別恨多。

目斷親幃瞻不到，臨風揮淚獨悲歌。」

思親懷鄉之情活躍紙上，如非親身經歷，何能發此一字一句的血肉之文。載着扁舟，遠離了萬里外的故鄉和親人，也再無機緣和自己的戀人，（那位膽怯的年青人）重見，滿江是浩瀚的流水，遂空是冉冉的白雲，望斷白雲深處的遠鄉，就祇有向着波濤臨風揮淚來表露她的別恨。

「對景如何可遣懷，與誰江上共詩裁？日長景好題難盡，每日臨風愧乏才。」江景雖好，可是缺乏人來共同推敲詩句，於是愁又爬進她的腦海：「此愁此恨誰人見？鎖日愁腸自九迴。」滿腹辛酸空對江水發愁了。

接着，這位對江水發愁的女郎正式踏入了斷腸生涯的門檻。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以休生連理枝！」（愁懷）

這首愁懷詩的前二句是說「所偶非倫」，後二句說出了心底的願望，發出了怨尤，借「東君不與花爲主」的話來明喻父母的不關心女兒的婚姻，爲什麼不讓一對有情人完成好眷呢」？如今却給她任意讓給絕一個俗氣的庸夫。

她想拿生命來換取愛情，但是她年青的戀人却已爲了他自己的功名富貴早已忍心離開了她，因此她含着淚惟有將詩來發洩自己的苦悶，但「題詩欲遣悶，對景倍悲傷」（秋冬書懷）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困。今歲未還家，怕見江南信。

酒從別後疎，淚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生查子

「今步來還家，怕見江南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多麼沉痛的境！

秋來了，人更瘦，青春的年華隨春光一起憔悴：

「一夜涼風劫扇愁，背時容易入新秋。

桃花臉上汪汪淚，愁到更深枕上流。」（新秋）

無聊的女郎爲着秋天的來到而流淚，爲着自己的往事而傷心。每當斜風細雨的夜晚，舊日的一段歡情又撞入了夢幻：

「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芳草斷烟南浦路，和別淚，看青山。」

昨宵徒得夢夤緣：「水雲間，悄無語，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江城子賞春）「然而，夢醒了，片刻的夤緣也就了結，依舊是愁恨，依舊是惘恨，夢中的昔人也依舊無蹤！

掛名夫妻的局面是難以維持久長的，後來似乎她不再與所生的丈夫住在一起，而獨孤地度着「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的分居生活：

「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不成。」——減字木蘭花

也許就因爲她這種倔強的舉措，不顧習俗的束縛與凌受一切惡毒的唾詛，獨自地脫離了夫家單居，過着眼淚洗面，愁病相仍的非人生活。這簡直是一種叛親背道的行逕，像一塊岩石投入死靜的湖水，洶濤的波浪驚駭了湖中的魚蝦那末似地激起了利箭般的毒舌，難堪的言辭混和着詈咒射放到我們女詞人的身上，也拋擲到她父母的身上。

正因爲這樣，當她寂寞孤苦地在病愁的交迫中走盡了短促的一生，到死之後，她的屍骨和一捆「勞什子」的作品也遭受投諸烈火的命運，化做了一縷灰塵。是故宛陵魏仲恭於其斷腸集序中有云：

「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弔，并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

同樣，在西湖游覽志里也有相似的記述：

「……淑眞抑鬱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復以佛法並其平生著作荼毗之。」

母家對於已經出嫁了的女兒，死後還加以火葬，也許有難以說明的苦衷，恐怕再招惹旁人的攻訐，而借「佛法」爲名，一方面給女兒一個超脫的洗濯，一方面隨手燒滅她的詩詞，省得在死後還得遭受他人的惡意的指摘和辱罵。

試僅就現在留存的遺作來看，在殘缺的些許詩詞中我們可以想見女詞人朱淑眞決不是一位普通的多愁病善的女子，她有哀怨，也有憤激的與雄偉的氣魄，例如在苦熱聞田夫語有感寫——「日輪推火燒長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雲高壘赤不雨，地裂河枯塵起風。農憂田畝死禾黍，車水救田無暫處，日長飢渴喉嚨焦，汗血勤勞誰與語？播插耕耘工已定，尙愁秋晚無成熟；雲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拾頭向天哭！寄語豪家輕薄兒：綸巾羽扇將何爲？——田中青稻半黃槁，安坐高堂知不知？」作者在詩句中發揮了崇高的同情，並指出坐安在農民的背脊上寄生者的逍怡自得，當飢餓的農人在赤地十里的田畝中揮洒汗血的炎夏時節。她也畫繪下和「赤日炎炎似火燒，公係王子把扇搖」一面深刻的畫面。

又如春日亭上觀魚：

「春煖長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浪波生，非無欲透龍門志，只待新雷震一聲！」

可以瞥見朱淑眞不凡的抱負，祇是舊制度像鐵柵水閘似的攔住了她的前途，終使朱淑眞有美好的理想，積極的人生觀，憑着一個女子的孤單力量又怎樣突破這一傳統的鐵閘，好讓她像鯉魚似的在洋洋的江浪中游躍！

所以她在書懷中憤激地說道：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却有功！悶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癡」

這是一種大胆的抗言，也是向舊教的挑戰。無疑是針對着當時那批創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腐儒的謬說而發的。司馬光這位宋朝的名儒不就說過如下的話？

——「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語見家範）。

知道淑眞所處的時代背景，才能把握她一生悲劇之必然性。

在讀了朱淑眞錯綜繁複的身世之絲以後，她的生平之謎呈獻在我們面前已是較爲輪廓清晰的了，最後在這篇文字的末了應該回到本題來解散留餘下的環結——元夕詞是否朱淑眞作品的問題。

無論從詞的內容上，或從朱淑眞一生的經歷上來觀察，元夕詞之爲女詞人的作品是很自然的而可肯定的事實。元夕詞之所以會弄得衆口紛紜，變成問題的謎，是完全和朱淑眞生平事蹟混淆不清關繫在一起的。

有霧一般的女詞人的遭遇，才有謎一般的元夕詞的題！更因這首生查子詞與歐陽修的集中互見，遂使愛惜她的人否認爲朱淑眞所作，找到了藉口，於是問題更朦朧了起來。今舉二例以見一般，餘不另錄。

（一）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四歐陽修詞條云：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修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之作？

（二）四庫提要：

楊愼升菴詞品，載其生查子一闋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語，毛晉跋遂稱爲白璧微瑕……然此詞今載歐陽修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竄入淑眞集內？誣以桑濮之行。愼收入詞品既爲不考，而晉刻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六一詞即在其內，乃於六一詞漏注互見斷腸詞，已自亂其例。於此集更不一置辯，且證爲白璧微瑕，益鹵莽之甚。今刊此一編，庶免於厚誣古人，貽九泉之憾焉。」

他們所持最大的證據僅是這闋生查子祠互見於斷腸集及廬陵集的一點而已，然而單是這一點也帶着懷疑的語氣，即「不知何以」這幾個字可以洞察。

其實，詞的參差互見二個以上的作者集子本是常有的事，決不是可以深信的。如果這也可算作證據的話，就很容易被人反駁，因爲同樣是後人所彙選的作品，爲什麼不及轉來說——「此詞明載斷腸集，不知何以訛爲歐陽修之工作」？不也一樣可以的麼？

顯然，問題的中心還在這里：

（一）因爲元夜詞的內容是寫「人約黃昏後」的「桑濮之行」（？），如果身爲女人的朱淑眞而有此經歷，豈非糟透。愛惜她的人爲了替她辯誣，也就「將計就計」（也可說是將錯將錯。）推給歐陽修。

（二）因爲朱淑眞的著作既被其父母焚燬過的，說是歐陽修作也似乎更能令人可信的。

但是事實的眞相却是相反，先砍去第二點的旁枝，她的著作雖被焚燬，但火是不可能將一個流傳很廣的詩詞燒光的，何況焚去是否全部分或大部分也是問題。總之不會因此絕滅是眞的，魏仲恭在斷腸集中會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誦朱淑眞詞每竊聽之：淸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

又毛晉箋也說：

淑眞詩釆膾炙海內久矣，其詩餘僅見二闋于草堂集，又見一闋于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近獲斷腸詞一卷，凡十有六調，幸覩全豹矣。先輩拈出元夕詩詞，以爲白璧微瑕，惜哉！」

四庫提要批毛晉刻六一詞漏注互見，自是他的疏失，與是否淑眞之工作無涉。

現在問題回到第一層的理由：

這裏癥結的所在，基本還是舊觀念在作梗，好意的辯護不僅不必要，而且反而爲事實作掩飾，蒙遮了摧殘女詞人的制度，這不是愛惜她，這是暗中叫我們忽視傳統勢力的荒謬。這樣的愛護是一種不可赦的罪惡，有時甚至會無意中變做了幫兇！

楊愼的詞品（升庵全集外集卷八十二）對女子的見解雖然也逃不出傳統的成見，但這位明朝的一代大儒却道破了生查子詞的謎底。他在「朱淑眞元夕詞」條說：

「朱淑眞元夕詞生查子云：（詞略，引見文前。）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邪？又其元夕詩云：

火樹銀花觸目紅，揭天歌吹暖春風。新懽入手愁忙里，舊事經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今年此會同！

與其詞意相同，則其行可知矣！」

我們相信他的話，全然不是尊重他是一個有學問有卓見的思想家絕不會空口說出毫無根據的話，而是完全爲了符合朱淑眞生平的經歷。如果有人爲了愛護朱淑眞，熱心替父辯誣連帶也否定了元夕詞是朱淑眞的作品，實在不是眞心愛她的人。因爲元夕詞，固可假定是歐陽修的作品，但元夕詩又如何來否定呢？但「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更如何來辯誣呢？

所以我的結論是肯定的：

「生查子元夕詞是朱淑眞的作品，而且是少女時代初戀的烙印，也是她一生的分水嶺。這以前曾是一個「和衣睡倒人懷」幸福的黃金時代，這以後的不久開始了她「愁病相仍」以淚洗臉的斷腸生涯！」

一九四四年一月舊曆新正之
深夜三時完畢。

嘉興婦女

辛恩

嘉興——滬杭線鐵路經過的中心間大站，它又擁有一個美麗的別名——鴛湖，這是從南湖的又名鴛鴦湖而得來的名稱。誰都知道嘉興是淸代浙省下三府之一的禾郡，因了地處江浙二省交通的樞紐，所以是滬杭二地間最繁盛的城市。戰前工商業很發達，有造紙廠，絲廠，棉織廠等。現在各種商家已早復舊觀，附近四鄉的城鎮店家，他們所需配購的貨物，都到禾城來批貨的，各地出產的土物，也差不多全運輸到嘉地來，以便銷到別處去。它又是水秀之鄉，從前不是有秀水的名稱麼？你一到這裏就可以見到許多條的河流散佈在城區，跨越在河流上面的是許多條大大小小的橋，什麼石橋，木橋，拱形的大橋，平坦的板橋等。河流很多水產物也多，住在上海的人們很難看到的魚啦！蝦啦！這些味美而新鮮的河貨的。這兒却很多但近來因申禾間的交通便利，這些水產品也幸運地，被單幫販子們垂青起來，因此魚類的價格也漸漸地昂貴了。

當一個家庭中缺少了一位主婦的時候，也許會弄得雜亂得不像一個家庭了。所以讓我先說家庭婦女的生活吧！

嘉興婦女是沒有古舊的積習的。當一個有資財的上等人家，或者是發了國難財的暴發戶，那麼什務等僱有傭人，一切都有僕人動手，這樣主婦們的日子自然可以過得挺舒適的，做了孩子的母親時不妨喚一個乳媽，乳媽帶領了孩子，什麼也不必自己去操作。

化粧是使自己更年輕更美麗的方法，午前起身後梳洗一下，這手續可不能再嫌麻煩啊！如果電燙的秀髮自己懶懶得梳理，那麼按月包給理髮店得了。匆匆地短促的上午過去了，午飯時候到了，倘使小菜不合口味可以吩咐傭人，到菜館裏叫幾樣來。飯後約幾個同伴，來上十六圈衛生麻將，消遣消遣，一回兒肚子餓了，恰好門外就有夾沙粽子，或餛飩担等挑過，倘使已經吃厭了這些，那麼可以飭傭人去叫幾碗應時大麵來，這樣點心又可解決了。

在打牌輪了或不高興的時候，那可以上這裏唯一的影戲院去坐上一二個鐘點。或者看一本京戲，有時平劇的名角兒到了，票子是捷足先得纔得早一點兒去買，看完了戲回來，休息一下，抽幾支高貴牌子的捲烟，看着從自己口裏噴出來的，一縷縷嬝嬝的輕烟，回想一下某次大牌怎樣被上家擱和了去，或者某個戲子的印象想着想着，這樣白天的光陰就很容易地溜去了。晚上有興時再打幾圈，好在僕人們是頂歡喜的。她們可以多進賬幾鏈外快啊！要是你想在夜間到外面去溜躂一下的話，那眞可憐！這兒幾乎是沒有夜市的。

中等的人家呢？在這生活程度直線式漫無止境地瘋狂昂漲之下，日用品等的昂貴，使人們不得不力謀節省。人口少的人家就不再僱傭人了，實在這裏近來要想僱一個合意的僕婦也難找，因年輕有力比較伶俐些的婦女，早大夥兒去幹販賣的工作了，偶有笨拙或年紀大的做傭婦的人，她每月的工資也得近百元，但是那膳食的費用，却須數倍於這現在看爲微小的工資。沒有僕婦那麼一切瑣碎的什務就得主婦自己去幹了。早餐後打發孩子們上學去，自己也就提了小菜籃去買小菜，回來洗洗汰汰燒燒煮煮半天又去了，中飯吃過了，下午呢？打打絨線，做做活計或照看小孩等。有的可以幫助料理自家所開夫妻店裏的什動，她們全是盡了主婦責職的人哩！年老的太太們，處境寬裕的，她們也有自己的工作，喜歡唸經拜佛的，每逢朔望或者到了觀世音菩薩的生日啦，老太太們就很早地起來，穿着整齊，約好了同伴，拿了唸佛珠，手提香籃紙錠，上寺院燒香唸佛了。

中等以下的家庭婦女，她們除了家務外，很多是能生產的，在門口擺一個香烟攤，或者售賣些糖菓給附近的小主顧們，到了山芋上市的時節販些山芋來，在門口擺一只大行灶，就可以出賣熟山芋了，也有兼做女工的，像搖洋襪，或同了女兒們替桂元行裏，剪桂元殼胡桃等，有時候逢到配給香烟平價出售時，許多婦女和姑娘們，不惜工夫和氣力專去軋烟，本領好的每天可以軋到六七包，一轉手間數十元的利賺穩可到手，爲了生活她們是很耐勞苦的，而各盡了生產之力，拿自己辛勤得來的工資錢，補助家裏的每日開支哩！

職業界最普遍而淸高的是小學導師。近來也爲了物價的高昂，在生活重擔重重地壓迫之下，以前所有的男教員們都另謀生路去了，剩下的教育小朋友們建立他們小學基礎的重任，祗有讓我們女同胞們來担負了，所以倘使你跑到無論那一處小學校去參觀的話，你所得最切的印象，也許就是要問爲什麼教職員

中沒有男先生呢？這是因爲教育界中的待遇菲薄得可憐啊！小學教員每月所得的薪金，也許比「南湖去哦？煙雨樓去哦？」的船娘們，搖幾槳擺一蹓渡的代價多不了幾多，最近雖有某某等小學發起，學生家長自動獻金運動，來酬勞老師們的辛勤教導於萬一。但待遇終不提高的話，偶一的意外收入怎得濟了事？爲了待遇菲薄得吃粥也不夠，教課鐘點只得無限地加多，遇到了惡劣的玩皮的學生，那麼使人更感到頭痛哩！爲了這種種的原因，爲小學校服務的職教員便都是年輕的女郎，師資問題當然不能說起。她們好多是不必負担生活費的，閒在家裏也無聊，等待結婚嗎？更無聊，所以才能不計酬勞的多寡，爲教育而服務哩！但這總是教育的悲哀！青出於藍倒底是少有的事。

職業婦女中有少數是供職於機關中的，或爲日商服務的，她們的工作是輕便多了。也無須像小學教員的課餘假日，還埋頭在修改孩子們的課卷堆里，而待遇也可以敷衍生活而有餘了，但是這樣的位置並不多啊！

現在得說其他的職業婦女了。收入最優厚的當然算檢問所的女職員，她們大多不是本地人，要是你打別地方到嘉興來，或要到他處去而須趁火車的話，那麼總得經過車站進出口的檢問所，那裏你可以看到她們工作的情形了，翻翻點點或詢問一聲旅客所帶的是什麼東西？如果你是正當的旅客，當然你不會暗中出小費，而想避免檢查拿錢去運動她們的，反正所帶的東西不會充公怕些什麼？但這裏的單幫客人們，他們是專跑中禾二地的人，販些物品藉卜厚利者，要是今天某物多帶得超過了限額，或竟是違禁的不能帶的東西，像米穀棉布等，自己心中早就有數。得預備好幾張儲票在手掌中，等一回見入關口檢查時，悄悄地遞過去，或塞在物品中，那麼一來錢可通神，運氣好時便可以安然無事地通過了檢查網。好在車廂裏在火車行駛時再度搜查是極偶然的了，這些小販們所出的小費，也就是檢問所中她們優厚收入的來源。還有酒館茶室的女招待們，也可以算是中下婦女職業之一，但可惜她們的舉動太近於出賣色相了。前幾時聽說有一個女招待，她的年紀很輕，姿色是很動人的，於是就有人要提拔伊了，介紹她到他的機關裏做女書記。結果那人想改造花瓶的計劃是成了泡影，徒留人們茶餘酒後談笑的資料，因爲她不願放棄女招待生活的鬆散，和客人們給她特別小賬的可觀，而去機關中做女書記的職務，伊拒絕了那個介紹人的好意哩！

還有警察局裏當女警的人，她們正當的待遇極菲薄，所以生活是很困苦的，好在女警們也有生財之道，有外快可撈，但這也是要靠你的手段和靠外快的本領了。

末了該說到點綴市面的畸榮，造成旅館和吃食店生意興隆，使這些店家主人們笑逐顏開的功臣的她們了。要是你上街跑一蹓的話，你准可以瞧見那些打扮妖豔，舉動輕浮的三三兩兩的女子們，就是嚮導之流了，她們多數聚集在張家衖等一帶地方。全城旅館很多，但外路來嘉的普通旅客，常常找不到宿夜的地方，就是說開不到房間。大小旅館的房間給那一批人佔去了呢？他們不是正當的旅客，却是有錢的大爺們，和嚮導社的女郎們，旅館的房間都給他們和她們塞滿了。這現像似乎是旅館專爲這些人開設的，而不是爲了衎旅客商的方便才設立哩！說到娼妓以前香花橋畔有花香樓，她們是像上海的鹹水妹一般，專爲解決客邦人士枯燥寂寞生活的調劑而營淫業的。當然這裏嘉興散處在旅社中的娼妓或私娼們是並不少的。其他還有吸烟室的女招待，總之現在禾地這些從別地方來的她們，操淫業的當嚮導的很多很多。聞最近浙一區清鄉專員公署已飭令公安局，實行嚴厲取締嚮導等，並通知各旅社不准容納她們，但究其實她們起初也無非因生活的逼迫，而墮入這下賤的淫渦之中，一插足在這腐化的生活中，便越墮落入深淵了。誰賜給她們這樣的生活呢？不是社會上一班無聊的男子們所造成的嗎？我敢武斷地說如果沒有肯化錢尋歡買笑的男子們，那麼她們衣食住的生活費用怎能解決呢？要是一旦天下的愛胡調的男子們都變得規規距距地，換句話說就是有錢的大爺們，他們不再拿金錢去跟她們胡混，那麼我想娼妓們也是人雖然生活在社會的下層，但決不會放棄追求生命的延續，求生的本能也許會喚醒她們，用別一種求生的方法生存下去吧！

本地風光的船娘們，前面曾經說過嘉興是多河流的地方，有聞名的南湖，在宣公橋上便可以遠望到湖心中的兩處大小煙雨樓了，所以橋畔就有身穿士林布的女郎們，向路人兜生意問你「南湖去哦？煙雨樓去哦？」這就是船娘了。她們的家庭是在船上的，也許出世後一直在水鄉中生活長大的。少女時代是每個女子的一生黃金時期，因此船娘們在年青的時候，就憑着青春賦予的嬌美，和面貌生得還不醜的話時，她們便會從擺渡中賺得很多的錢哩！

在嘉興玩玩，你要泛舟於鴛湖之畔嗎？要一訪煙雨樓之勝，那麼就得喚僱一叶扁舟，才能蕩漾於湖心啊！你僱喚了船只當然便得付船錙，她們輕搖幾槳的代價，是以年齡來分別的。那小網船却是較好於破舊的小舟，舟中的設備也較清潔可觀，每一次擺渡資是需化一二百元，船娘們年青而漂亮，其實船梢搖槳者，還不是雞皮鶴髮的老年船娘嗎？妙齡的她們穿起了合身的旗袍，站在船頭上撐撐篙，回到船裏陪伴遊湖者談談心，消除小舟中寂寞的侵襲罷了，有些闊

大爺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在未上小船時，是曾化一番挑剔工夫的，上船後便跟他認爲美麗的船娘吃吃「豆腐」尋尋開心，那麼除船鈿之外在高興時還得多賞幾許錢哩！遊湖的目的地是煙雨樓，那兒有美景和古跡，尚有淸代乾隆皇帝的御筆石碑，關於皇帝和圓角菱的神話却也很有趣，據說一次皇帝御駕臨禾，到南湖遊覽。也正是有嫩靑菱的時候，所以臣子們便摘了許多菱進給皇上，當他剝菱的時候一個不小心菱角便刺痛了他的手指，於是乾隆帝就御口罰它不許再生角刺人，下年起南湖所產的菱便從此和別地的四角菱二樣了。這是關於南湖菱的傳說，言歸正題吧！如果要陪友朋遊遊湖而嫌一二百元的船鈿太貴的話，那不妨喚一只老太婆船，船資可以省許多，用數十元儲鈔就夠了，但是你莫嫌船中的設備簡陋啊！小舟船艙的不事裝飾，是像徵了它的主人已由燦爛時期歸於平談而入老年了。船娘們的婚嫁終是同行的多，所謂衣缽相傳船娘的女兒也該在款乃聲中討生活啊！

當人們一提到嘉興有船娘的話，就容易令人想起嘉興還有著豔名和別地有異的尼庵。要是你從未沒會聽到人家說起關於嘉地尼姑的話，也許會唸一聲阿彌陀佛而責我太罪過了。好讓我約略說一下以結束這嘉興婦女罷，削髮修行的尼姑，她們很多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當女孩子還幼小時，做家長的沒有能力養活她們，她們便遭到了送入尼庵的惡運，也有的是少數頑古守舊的父母，他們因這女兒的八字經瞎子算命後，顧慮到這女孩子的命運，將來應驗了那瞎子的話，出嫁後不能白頭偕老，死亡之神無情地抓去了她的丈夫，她做了未亡人要受苦，這樣古執迷信的家長就硬了心腸，趁小孩子幼小無知的辰光送入了尼庵，以修來世和免除；做寡婦的淒苦煩惱。嘉興的女兒們也不能例外地在前述二項之下，而作了三姑六婆之一，此地的尼姑並不是削髮而是剪髮的，所以並不是「牛山濯濯」雖看的光光頭哩！當有素事的人家，請了她們來唸經拜懺，據說經懺是可以超度逝世的祖先亡人在世的罪惡哩！尼姑們在事主人家唸經時，還能夠應主人或客人的請求點唱佛經小調，西門有一處××庵，庵裏的女尼們在本地人士口中是很有名的，聽說嘉興的尼姑還有燙髮梳時化頭的，這不是奇聞嗎？但這也可以證明她們是怎樣地善於修飾哩！尼姑們除了偶或唸經拜佛以別於其他出賣色相的女子外，那就是善於招待前去遊庵隨喜的紳士先生們了，據說庵堂中闢有特別室，當紳士先生們能夠入庵時，庵主和年輕美豔的女尼們，就慇懃招待來客，而延客入祕密室，但是她們的定例却很嚴，沒有熟識的人先去介紹，那麼先生們是莫想闖進庵堂，去享受她們優渥的招待，平常燒香的客人進去拜佛敬神時，你們決不會瞧出尼姑們，除了吃素唸經之外的另一行經哩！這就是尼姑的神祕性了。

急告！珍版西遊記

廚子巧安排，豐盛酒筵開：

奴家貪口腹，嘔吐不可耐：

熱研出品～保證滿意

註冊商標 NEKKEN

Nekken

白金丹

救急靈藥

護身寶丹

清涼解毒　提神醒腦　消化健脾　去臭除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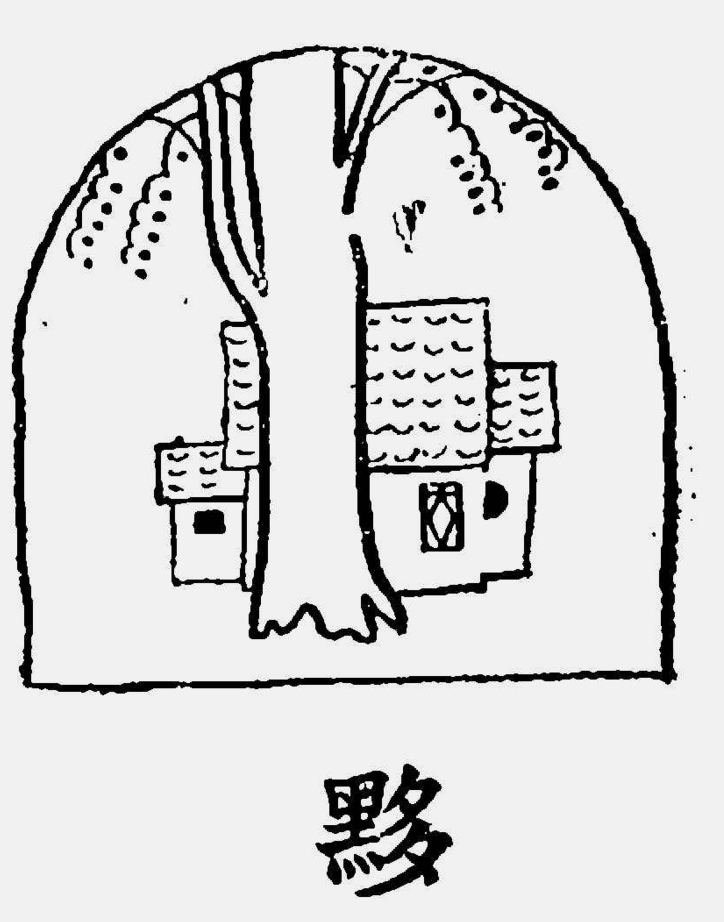
腹痛絞腸　緊急痧症　家居旅行　常備無患

熱研製藥廠出品

上海武昌路三〇二弄八號

大王尋仙去，尋得靈藥來：

凡間無二品，救急白金丹。



黟縣的婦女生活

蕙少孫

處於萬山環繞中的安徽黟縣婦女，直到現在，可以說仍然是在黑暗的，不完善的，無趣味的環境中過她們非人的生活，原來該地的婦女，已經很深地感受着經濟的壓迫，舊禮教的束縛，家庭制度的不良。和虛僞道德的權威。

在黟縣的社會裏，可以大膽地說，只有男子的地位，沒有婦女的地位。除了親族的婚喪壽慶外，任何集會，概無婦女的份兒。有的，也不過是些趕熱鬧，瞧把戲的村婦。即以婚喪禮中所用的儀式和酒席而論，男女的待遇大差別——這就可以看出其中階級的不平等了。

至於男女社交尤其談不到。甚至即以最親密如夫妻，也不能當人羣中並行，並坐，並立，設有人敢如此，社會定加以譏評，目爲無恥之徒，最奇怪的，這程譏評笑罵，僅僅乎加之女子一方面，而男子總可得着人的原諒。

談到黟縣的家庭，是大家庭，是舊禮教之下的家庭。男女間，婆媳間，隔有一層極高的舊禮教牆，說也不能跳過這層高牆，父母爲子娶媳，不是爲子的，是爲自己的。因爲沒有孫子，沒有人傳接宗嗣，沒有人服侍，才爲子娶媳。然，除了兒媳有同房同寢的自由外，什麼也不可以。卽使白天兒媳，在房內談話，都要被呵斥的，遑論其他。而媳婦每日晨夜，照例向公婆請安，捧茶裝煙，這是當然的義務。在家庭中，晚輩婦女不得任意笑談。更不得正式和長輩或丈夫同桌吃飯。甚至不得在廳堂上吃飯。每日的工作，簡直和牛馬一般供人驅使而已。

找遍黟縣，或許沒有一個女子小學；有的，也不過是八九個腐几朽的，不通的婦女，教些嬌滴滴兒人都要害羞的千金小姐們的私塾。爲父母者對於女兒的慾望，只要能識幾個字，做幾種十字布的手工，再能打幾件絨線衫，已經是喜得笑顏逐開，對於先生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對於女兒，更是稱讚得無以復加。

所以說，這樣的父母在黟縣已算是極能明瞭世界大事，跟着新潮流的後面跑的賢父母。不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他們是不敢有一絲違背的。男教員教授女學生，女教員教授男學生，在黟縣人的眼光中，是一樁極怪誕的，甚至認爲是極不古道的事體，可以影響到多數學生的退學。

誰都知道徽州人的困苦。誠然，尤其是貧窮的婦女們，雖然她們三寸金蓮的小脚，走路都要扭擺着；可是她們肩上却挑了近百斤的擔子，並不算一回事。黟縣多山，地域狹小，每年收獲，往往不足三個月的口糧，由此可以看出黟縣的貧瘠了，男子們大多數因經濟的壓迫，環境的困苦，不得不一肩行李，離別家鄉，去外邊謀生。

然而，因爲交通的阻滯，生活程度的高昂，雖把所得的一部分的薪金寄回，還不足以贍家室，於是，女子不得不自己克苦努力去做工，她們的職業除一部分經營小商販以外，多屬務農。傭工代價，收入極微，更有一小部分，因怕勞苦，喜安逸，加之惡習薰染而淪於賣淫。

這樣黑暗的黟縣，女子婚姻權，當然操之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必然的事了。女子生下幾歲時，或幾個月後，卽由媒婆代爲說合，聘金百元起千元不等，純係買賣性質。黟人因爲人口歷年來的進減，尊守着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古訓，多主早婚。

在黟縣，女子到了十四五歲已結婚者甚多。女子至二十歲以外，尚未納聘，社會卽加以白眼。妾和再嫁是黟縣婦女心目中最卑賤無恥的人，童養媳絕對沒有，蓋習慣使然。招親亦爲黟俗所無，重男輕女惡習最盛，所以也沒有人願將兒子讓別人招親，貧窮人家子弟，因無錢娶婦，可糾集人衆搶親，官廳視若無睹。

黟縣婦女裝飾離奇，爲各地所罕見。頭上戴滿首飾珠環，下着紅裙，而那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煞是好看。卽三四十歲的婦女，亦復如是。耳環掛珠愈多愈榮，蓋以此表明其夫婦齊眉，足以自豪於世，孀居裝飾，尚無甚俗氣。新婦加戴眉圈一只，圈以珠編成，前有鳳頭，珠璉下垂，戴時圈近眉邊，珠璉正中下垂，蓋仿古時遺制，以示新婦目不能斜視之意。數年前新婦須戴之三年，近時僅戴數月卽可。

黟縣可以說沒有女子教育，所以女子智識極其淺陋。迷信風氣極盛，每年朝山拜佛的，不計其數。最可笑的，最怪誕的迷信，摘錄兩條於下：

（一）多神——黟縣婦女公認凡物凡事都有神靈。門有門神，窗有窗神。路橋有路橋神，眞是不一而足。卽以路燈而論，亦認爲有神靈附之。尊呼之曰「天燈」，蓋以「添丁」諧音，希望多子多孫的巧頭語。每村視戶口多寡，設置路燈若干。裝燈費挨戶攤認，每晚上燈時，必攜香三枝，紙錠三枚，以敬燈神。

（二）還判官債——婦女每請陰陽司問財問禍，若云，彼前世尚欠判官債若千元銀錠，婦女聞之，卽依數焚化。甚至一般愚婦恐下世無錢使用，向紙扎店扎紙鐵櫃一只，滿貯錫箔封閉，焚化寄存判官，其紙鑰卽讓存身畔，唯恐遺失。待臨死時，命家人焚化，以便開櫃使用，卽使家貧如洗，亦拼命設法貯蓄，付之一炬。

照以上的觀察，黟縣女子處在這種風氣閉和舊禮教播毒最深的社會環境之下，所謂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之下，過慘酷非人的生活。剝奪婦女終身的幸福。

春光在上海

·方　媚·

住慣上海的人，對於季候的變遷是不大容易感覺到的，我們只能看見樹葉變綠又脫落，葉子長出便是春，葉子脫落便是秋。天冷了，穿絲綿，天熱了，換紗紡。日歷上的春分節氣來到，大家忙着預備春裝，立夏節氣來到就忙着預備夏裝，同樣地，秋分立冬來到就忙着秋衣和棉衣。一年冗長的時間，不過如此便了。而那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的消息，空中風雨的消息，好像不關我們什麼事。每天每天，上班的上班，投機的投機，誰有功夫去關心星斗的轉移，泥土的消長和風雲的幻變？

但是需要自然的情緒並不因此而消滅，甚至於更加熱烈。記得，曾聽人說起，在從前交通方便的時候，春天一到，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就可以發現一輛輛的汽車，魚貫不停的在上海四郊輪轉着，裏面坐着的是紳士和小姐，他們過膩了六天的物質生活，便想利用這個週末享受一點鄉間的清趣。其中也有許多是從事追逐春天的少年少女，他們徒步，或是騎着兩個輪的自由車到四郊去踏青。正因爲我們是大自然的子女，有誰能夠脫離自然生存？

可是近年來不同了，由於交通的不便，更由於生活指數的高漲，他們不可能再去四郊踏青，然而他們仍舊需要自然，於是縮小地域，便在上海附近找到了幾個場所，場所雖然不廣，但是也能調劑單調的生活，這一點卻不得不承認。

陽春三四月，約三兩個知己，由徐家匯出發，到龍華寺去，沿路上都是新茸初萌芽的菜圃，一片嫩綠撒遍了整個田野，大自然在這裏正造成了一座美麗的花園。

你走得疲倦了，不防隨便找一塊地方憩息憩息，參觀那些騎車來往的遊客，各式的服裝，各色的面紗，各種的言語，五彩繽紛的從你面前走過，春天、年青、活力、快樂、充滿在他們的中間。等到你疲乏休息過來之後，再跟着往前走。

龍華寺離徐家匯大約十里左右，在那裏有一片桃園，面積並不大，可是桃枝很矮，大約和人體差不多，加之花朵凋密，花瓣照射在太陽光裏，好像一盞盞的粉紅宮燈在你面前排列着。

寺院門前，有許多賣豆腐干的攤頭，一攤緊着一攤，據說凡是遊客來此，必須購買一包，豆腐干形四方，上有縱橫花紋，和農田的阡陌路紋相仿，所以

他們說買豆腐干就象徵買田，預祝將來富貴。這些迷信話語且不必信賴，而那裏的豆腐干倒是別具一股味道。

龍華的美，不在寺院而在四郊，踏着原野，仰望天空，嗅着春草的香氣，聽着羔羊的綿叫，能使久閉塞在樓房裏的心胸，煥然解放。尤其是，從龍華向回走的當兒，你若能遇到一位鄉婦，談論回來，她的言語行動竟能佔據你整個的心靈。記得去年，我和幾個朋友齊遊龍華，回來之際，迷失了路途，便向一位鄉婦問路，她不但指示我們的去向，並且還作送了一程，她說她每天在田裏工作，我們知道她家擁有許多田畝和房產，但是她穿的是一件破布衫。我們就把剛買的豆腐干贈她一塊，但是她沒捨得吃，她說要帶回家轉贈給她的孫兒。鄉婦們都很誠懇，沒有城市人的習氣，任憑你問她什麽話，她都忠實的相告，我想若能和她們常接觸，一定對性靈有所補益。回來以後，便覺悟到富貴如同浮雲，一點也不值得羨慕，而眞正可貴的是勞作。

和桃花相繼放蕾的要算櫻花和梨花了。櫻是日本的國花，所以在日本三井花園裏才能相見，別的地方也許還有，但是不多。去年日本東寶劇團來上海的時候，正値櫻花盛開，在一個星期六的清晨，展開一個公開攝影競賽，東寶團員穿着和櫻花一樣顏色的粉紅衣裝，銀色胸圍，散滿在整個花園裏。遊客從花園門外踱進，只看到甬道兩旁都是櫻香，好像是身處世外桃源一般，記得桃花源記上邊有兩句是：「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正是那天的景況。只可惜三井花園是個私人的花園，不得任人遊覽，因之不來多贅。

至於梨花，貴在潔白，不染塵埃。兆豐公園有那麽兩棵，每年花開時節，必有兒童在樹下嬉遊，潔白和天眞打成一片，這是兆豐公園一年裏最可愛的節季。

若是你對於人多的地方不大感覺趣味，而想找個安靜的地區，那麽請你到貝當路一帶走走，定能滿足你的希望。

漫步到貝當路一帶，那邊有平坦的馬路，但是馬路上行人並不多，只遠處有一兩個少女練試騎自由車，做爲點綴這週遭沉默的人物。你若喜歡看書。這裏是和圖書館一樣的安靜；你若喜歡織毛線，這裏也絕不像南京路那樣紛擾，盡管低頭慢步的數針數，量尺寸；你若喜歡攝影，這周圍的房舍都是二十世紀中葉的新建設，許多乳白色的牆，紫絳色的頂，襯在碧綠色的楓樹叢裏，嫵媚的露出一個個尖閣，不論光線從那邊射照，各有它們的美麗。在幾個擁有花園的住宅裏，間或栽着幾株玉蘭，陣陣飄出玉蘭的香氣。一直朝西看，又可以看見直矗在那裏的，徐家匯教堂，尖的堂頂襯脫在一塊白雲的前面，間或隱約傳來一兩聲鐘響，彷彿是說現在該是祈禱的時間啦。

從貝當路回來，精神清醒了好些，第二天不管回到辦公室或是學校，我相信你的工作效率也定增進不少。

這樣就可以耐着性子，好好的努力一個時期。

等到到了五月初旬，我却再要勸你去逛一趟外灘公園，外灘公園雖小，可是倔有大批的培栽花木的匠員，他們有很多年的經驗，熟悉怎樣栽種成品，又怎樣培養花秧。他們也懂得美術，使得這個小小的地方美麗。在五月初，裏面的紫藤正是它們的佳運期，串串的藤花，用遠處天空上的縷縷細雲做它們的背景，呈現出格外美的紫光。

你也可以站到江邊遠眺，江裏有各式各樣的遊艇：有大的內河航船，有小的漁夫捕魚船，有來往浦東外灘之間載遊人的小艇，也有專門在江裏比賽的划子。其中以賽划子是在別處很難看到的，比賽的人大概是水手，他們穿着同樣的白色制服，每個划子裏大約八九個，前後一列的坐在尖形划子中軸，每人左右各拿一槳，好像拍着拍子似的一同落水一同抬起，於是船身就像射箭似的向前猛進，眼看着江水也就像被刀斬裂了似的了。看來他們似乎一點也不費勁，那樣輕盈，那樣敏捷。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彷彿清鬆了好些。

春天！春天就這樣的來了！它帶來溫暖的天氣，它也帶來勝利的靈魂。

× × ×

人們是自然的產兒，正和地上的花草水裏的魚蝦是自然的產兒一樣。花草脫離泥土怎麽生存？魚蝦脫離河水怎麽生存？只有大自然界存在，我們才得有生命，只有和大自然接觸，我們才能康健。所以我們在精神疲憊的時候，最好到外面走走，雖然沒有汽車，徒步也是有益的啊。在人烟稀少平坦的大道上練練自由車，在青草地上翻幾個勁斗，這就是鬆懈生活上的苦悶的要素。

但是不要忘掉古人的箴言：「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一年之始，春景美麗，然而它却來去杳然無痕。享春光，觀美景，只有在工作完畢的時候，才有意義，用它來是調劑疲憊的，而且當我們遊賞回來，應該怎樣加倍努力。

燕來雁去各何方

琪

春天到了。記得敏兒在一個多月前正當過舊曆年的時候，他們學校放着寒假，他閑着無事，有一天路過呂宋路城隍廟的門前，看見那裏陳列着許多「紙鳶子」。敏兒於是停步定睛看了一番：蝴蝶形的，「大」字形的，方塊形的，還有一種是雁形的——這一種最可愛。

敏兒記在心裏，雁形的紙鳶，紙做的大雁。他想假使他能有這麼一個紙鳶，在初春天氣拿到外邊遊放該多麼開心呀！它可以和眞的雁一齊飛翔天空，同時也可以和眞的雁媲美。

晚間回到家裏，他便按照記憶所及，又請爸爸幫助，很快的製造成功了。

熟料一連十幾天終日陰雨，雨後氣候較寒，直到最近才漸漸回暖，因之敏兒的雁形紙鳶也直到最近才接觸天空。

奇怪啊！自從敏兒紙鳶的出世之後，眞正的雁一次也沒有遇見過。他不能明瞭，便又依慣例去找爸爸，問道：「爸爸！這些日子雁怎麼不肯出來呢？」

爸爸說：「你問的是燕子還是大雁啊？」

「大雁，就是和我的紙鳶一樣的大雁。」

「噢！「爸爸說：「大雁啊，他到西伯利亞去了。你知道他們的家一年移動兩次，熱天住在西伯利亞，在那裏避暑，等到太陽直射赤道的時候，那時我們此半球的天氣漸漸轉涼，就是秋天來了，西伯利亞位在中國之北，秋天已經凍氷，大雁們耐不住寒冷，而且在氷天雪地中找不到食物，於是漸漸南遷，先遷到滿洲國，再冷遷到華北，最末後遷到長江流域。這是他們秋季大移動。

長江流域風景秀麗，有終年綠油油的樹，供他們棲息，有不死的小蟲作他們的食糧，還有不凍的河水供們戲游。這樣一面遊覽一面欣賞渡過整個寒天。可是只須氣候稍稍回暖，他們便思想起家鄉，重新返回了。這是春季返回移動。

一南一北的空中飛程，總有幾千哩吧，因之不得不想個省力辦法，於是排列成「一」字形或是「人」字形，其目的一方面要使一族人飛在一起，不要走散，排列齊整是有所依從有所照應的最好辦法；另一方面，一順飛翔可以減低空氣的阻力。可見得一蟲一鳥都有他們的自衞方法。」

敏兒聽到這裏忽然問道：「那末燕子也是這樣嗎？」

爸爸很高興似的答說：「是的，燕子也是一樣的南北遷移，所以雁和燕都叫候鳥，候鳥就是說隨氣候變化搬家的。但是燕的飛行路程和雁正巧相反，他們喜歡熱天氣，因此夏天光臨中國，享受江南和華北的城郊雜景，並且築窠養子，窠築在人家的房樑上，做窠時雌雄兩個，向水邊或泥濘的路上去啄泥，做成小球樣的東西，堆在樑上，弄成像兜樣的窠，裏面鋪着羽毛和柏草作爲孰褥，養育燕卵就散在窠裏。等到秋涼，卵已孵化成小燕長成，他們一家人就乘着月明風靜的秋夜，結隊南飛。飛到印度或澳洲去。到明年夏天，印澳的熱帶毒蟲猛獸活躍的時季再來中國避難。」

「那末燕子本身是益鳥呢還是害鳥？」敏兒又問。

「燕子是益鳥，研究家們說它每天平均吃掉五六千個害蟲，蚊子，蒼蠅……都是它的食料。你今年夏天不防留神他的飛行狀態，又輕又快，蚊蟲不及躲閃就被燕子吃掉了。」

敏兒的紙鳶雖然沒有見到眞雁的面目，但是敏兒得到了許多雁和燕的科學知識。

金錢殺人

俞丞

（一）

天色漸漸近暮，小山上也有點霧氣散出，合起烟囱裏的炊烟便組成一幅模糊的晚景，這是一個將近黃昏的春晚，田野裏露佈着淡暮的灰霧，一兩顆星兒嵌在天角，但是沒有發出光來——因爲時候還早。

阿狗和小牛是很要好的朋友，在平日都是一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在山北耕作，今天他們還是照舊努力地在鋤地，所以雖然將近晚上，他們還是彎着背在耕作着。

「狗哥！啊喲！我們也沒有覺得，怎麼天這樣晚了！」小牛偶一抬起頭來，見那近暮的天光，不禁驚愕起來！

「怎麼？天晚了！我也沒有覺得！好！我們快些回家吧！這兩天沒有月亮，不要迷路在山裏。」阿狗放下鋤頭，忽忙的走上田岸，把雜物收拾好了

背着鋤頭挽着竹籃伴着小牛一路「咿咿唔唔」的唱着不成調的山歌走入了陽山的山凹。

（二）

走了一程，天色愈加近晚了，火紅的太陽已完全滾入了地層，只稍露出一些淺淡的黃金色的光芒在閃爍，好像和大地有什麽戀戀不捨之意，在平日他倆總是沿途談論着，因爲一方面可以發揮自己的理論，一方面也可藉此減少些恐怖心，當然，今天也牛出常例，阿狗第一個打開話匣。

「牛弟！你看世界上什麽最寶貴？什麽最不易得？」阿狗因爲前天在茶館裏聽到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就提出來問問小牛。

「金錢！！……金錢世界上最寶貴的，最不易得的就是金錢……」小牛忙忙的一口氣說完了！

「牛弟！我想也是金錢，因爲有了金錢，什麽都可以辦到，不過前天我在老四茶館裏，聽見唸書的鼎爺說：「金錢是能害人的，是能殺人的利器。」我總不信，牛弟你覺得怎樣？」阿狗皺着眉指手劃脚的說。

「瞎說，只有他們那般讀洋書的人，總是想出些洋思想，我從出了世，就沒有看見金錢殺過人！」小牛好像抱不平似的怒冲冲的說着。

「我也這樣想！沒有金錢，才能殺人，你看窮人因爲沒有了錢，餓得幾乎要死，富人有了錢，是多末舒服快樂，世界上除了金錢還有什麽？」阿狗也恨恨的補充了一點意思。

「是呀！倘使有了錢，我倆也不必這樣苦苦的耕作了！」小牛又補充了一句。

「對呀！對呀！誰說金錢是殺人的東西！」

「呵呵呵呵………」

阿狗小牛兩人禁大笑了起來。笑的語聲裏好像極端反對鼎爺所說的「金錢是害人的，是殺人的」一句話。

「牛弟倘使我們這時有了錢倒可以來試驗試驗。」阿狗又得了新的意見，

「嘿！你們不相信金錢會殺人嗎？」衝然一種鈍重的聲音出現在他倆的耳邊，同時在山路旁發現了一個老人。

「那裏……那裏相信金錢會殺人，眞笑話了！」小牛說。

「胡說……沒有金錢才會殺人。」阿狗說。

「阿！呵！好！你們不相信嗎？前面普照寺的屋後，有許多金錢，你們去取吧！不過你們不要使悔，金錢是萬惡的東西，一定要殺人的！」老人笑呵呵的說罷，突然不見了。

（三）

阿狗小牛見那老人這樣奇異的不見，相信他一定是仙翁，他的話一定能證實，於是他倆的心中同時發生了一種野心，預備想把那老人所指示的金窟佔爲已有。

「好！我們一同去取金錢吧！」小牛想到了金錢的可愛，狡滑地說。

「不！誰先發現，就誰一個人全佔。」阿狗的心比小牛更狠毒。

「亦好！那麽我們就出發吧！呵！呵！……看是誰的！…一小牛想自己年青力壯，總比阿狗走得快些。

小牛說罷已是很飛的對着普照寺狂奔了，阿狗也隨後逐來。於是一對愛好的同伴，到此時突然變成仇敵一樣。

（四）

結果到底是小牛先找到金窟，阿狗只相差一步，於是他們起了爭論，小牛以爲金窟自己先找到的，應該歸自己獨有，但阿狗則强辭說自己也找到了，應該歸阿狗有，於是他倆就由爭論而成打架，一個鋤頭，一個扁擔大家藴着一股的怒氣在普照寺得面，大戰起來。

那知道他們的結果，是一個受着重傷在地上呻吟，一個則已被鋤頭砍得身首異處的死了。死的是年青的小牛，傷的是壯年的阿狗。

「唉！可……惡的金……錢！殺人的……利器！」阿狗有些相信了，阿狗終於因受傷太重而死了！在他要死的時候，他才很懊惱，很悲痛地似乎在懺悔，似乎在死咀，發出一種哽聲：「唉！……金錢是萬惡的，……是殺人的利器！」

衛生

哺乳兒的保健法（續）

葉庭芝譯

九 小兒的啼哭

小兒的啼哭，往往是代表言語的申訴，像飢餓的求食，或襁褓的濡濕，及衣服不適，或覺寒冷過熱，或痛癢或受某種刺激如驚恐及惑欲大小便等，所以健康小兒，每天也須有啼哭，啼哭是小兒的運動之一，它能使腸乃活潑，消化暢利，大便亦可因之調順，每在啼哭的時候，呼吸深長，肺葉膨脹，所吸的養氣必多，全身血液遂受養氣而鮮潔。若小兒患病時，啼哭的聲音必很激烈，而且連續不斷的。

十 乳兒吃逆的處置

哺乳兒很容易引起吃逆（俗名打呃成），一日數次的發生，是不足爲奇的，同時往往因吃逆而伴起吐乳，做母親的不用驚慌，只要注意如飲食照常，大便調整，則其向癒是很容易的。

十一 乳兒大便的注意

乳兒的大便，和消化方面，有密切的關係，故須常常注意。如健康兒的大便，普通呈金黃色，稍帶粘性，一日二三回，若是綠色或黃綠，中有白色顆粒樣不消化物，或如卵白樣粘膩物，或如水樣便塘瀉時，爲消化不良而致腸加答兒（腸上發生炎症），此時胃腸必有障礙，宜先留意授乳汁之節制，不可多量授與，並及早請醫治療。

十二 乳兒便祕的處置

母乳哺育嬰兒，每日大便普通二三回，牛乳及乳粉哺育者，比較便祕每日祇一回。若人乳或牛乳奶粉等，交換服用時，大便往往引起變化，排便時間亦不規例，這是乳類混合服用的生理自然的變化，母親們不必驚擾的。

假如在便祕時，肛門出血或因努責而脫肛時，此時宜絕對禁止濫用下劑，應以小兒用灌腸器（狀如注射筒），灌腸，使其便通，灌腸須預先用開水或硼酸水充分洗滌清潔，然後以微溫水甘油各半和勻，吸入筒內，灌腸筒尖端，用油拭之，使其滑潤，然後輕輕插入肛門內，以手推動軸心，把液體注入腸內，灌畢，按捺肛門少時，才讓它排泄，普通量如灌腸筒中一管，約十至二十西西，即能通便，如不見效，加半管或一管，再注入之。

十三 哺乳兒小便的注意

健康小兒生後，往往有時小便後有赤黃色而如細砂樣的粉質，附着於陰部及尿布間，這是一種尿酸鹽類，和小便同時排出，或一二回即止，但以出盡爲宜，又在冷天，有蛋白色的尿排出，這因因爲尿中之固形成分遇寒氣而分折之沉澱，亦不是什麼病症，不必驚慌。

十四 玩具入口之害

小兒握了玩具，往往要放到口中去吮吸，對於這一點，做母親的應該注意，加以阻止，因爲玩具上塗着種種顏色或許有毒，或有不潔物沾着，竟附有危險的黴菌，對於衛生方面，大有妨害，所以在握弄玩具的起初，應當注意，不使他含入口中，養成他的習慣，是最要緊的。

十五 小兒衣服加減的注意

前面既說：小兒厚着容易致皮膚抵抗力衰退，而陷於虛弱，薄着亦容易感寒傷風，所以過厚過薄多不合宜，有使適乎其中才宜，不過決定其程度，是很困難的，所以在看護上應格外注意，母親們最好有幅知於小兒手指肌膚以定衣服調節的經驗，如覺微汗則宜減之，微冷則加之，然總使偏於薄着方面爲宜，我國有兩句古訓：「要使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此眞至理名言也！

十六 乳兒可進米湯的時期

從前有人說：乳兒在生後四五個月之後，消化器官方有消化澱粉作用之說，經過近來一般的研究，嬰兒在生後二週間，已有糖化作用的證明，攝取脂肪蛋白雖亦能增加小兒的體重，若給與含水炭素則其體重更有很顯著的增加，所以在三個月以內的小兒，即可兼飲穀類煎汁如米麥粉，代奶糕等粉湯，和牛乳混合給與更佳。穀類煎汁（粉糕湯）混合量之比例如下

第一個月〇•五%第二個月一•〇%——二•〇%第三個月一•五%

如此逐漸地兼飲米湯（或粉類代奶糕等煎湯）直到斷乳期，小兒自然生齒，因齒的刺激而生名量的唾誕，可以消化澱粉食物，那就自然的要吃成人所吃的食物了，其他詳斷乳條下。

十七 乳兒種痘（牛痘接種）的時期

小兒第一次種痘，是宜在生後百日之內，其時，應請專門醫師實行健康診斷，種痘時期，應在夏季三四月或秋季九十月之間，然在天花流行時，不論何季何時均可接種，已經種過的，也應當複種。

若小兒有熱性病，或虛弱體質，貧血性體質，黴毒，倘傳病，皮膚病等者，應延遲其種痘時期。

十八 種痘的準備

種痘的前日，應入浴，使全身肌膚清潔，更換襯衫，接種後五六日間，局部發熱而生小疱，漸漸擴展而變成膿瘍狀，假使有濃汁漏出時，亦宜充分保持清潔，注意爲要。

十九 種痘的方法

用酒精浸漬之脫脂綿，拭淨上臂外側之皮膚，將取出於將盤上之痘苗攪拌混和，塗附於種痘刀尖之上，以左手握小兒之臂，使局部皮膚緊張，右手執刀輕輕切成淺十字形三或四處，中間之間隔約半寸，切創淺而露出紅痕者爲最適當，以不出血爲良，待其乾以消毒紗布之縛之。

二十 種痘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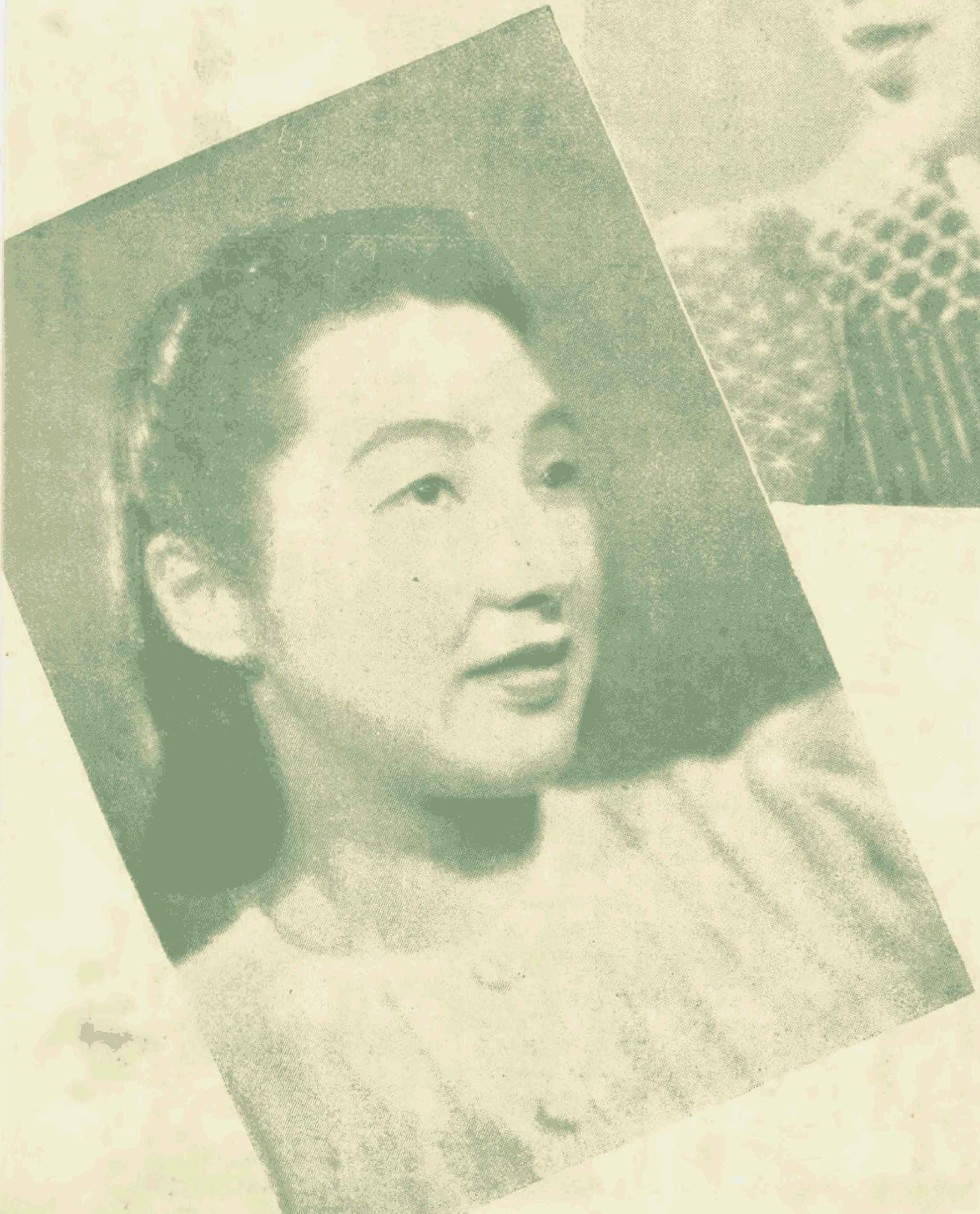
種痘的小兒，有善感及不善感兩種，不善感者，種後五六間表見動靜，善感者一——二日間就起變化，二日後稍凸起之赤色小點漸漸隆起，爲種痘丘疹，四日間高起呈圓形或橢圓形小結節，五日後水疱內周圍皮膚起赤腫，六——七日後水疱漸漸膿大，其緣隆起，中尖凹陷，水疱變成黃色膿瘍狀，九——十間已極達度，恰似丹毒一般；十二日間痘疱開始消退，漸漸變其形狀，中尖及週圍逐漸乾燥，而結成褐色乃至黑色之痂，更十除日痘痂脫落，遺留圓形或橢圓形之瘢痕。

二十一 種痘後的處置

全身症狀，在最初的二——三日間沒有任何變化，至四——五日間小兒的狀態及精神漸呈不安，容易哭泣，五——六日間有持續內三十九度發熱，間有發痙攣及有局部淋巴腺腫脹者，不過很少見，七——十一日間，小兒似很不安眠，吃乳亦減少，到痘疱乾燥結痂後，精神和身體才恢復原狀。

種痘的經過中，無須特別的看護法，但不可粗心放任之，種痘後要避免入浴，十二日後方可洗拭全身，沐浴則宜於種痘後十七——八日後方可實行，在入浴時，因避免小兒自己用手搔破水疱發瘢臨起見，必須用消毒紗布綳縛臂部種痘遮，並且時時更換，種痘後二週間，善感和不善感者，須請醫師繼別，若爲不善感者，還須再行接種，善感的種後在四——五日中可得到天花的免疫性，六——七年後，須再行接種，宜記憶之，當天花流行時期，種痘善感的人很容易染雜，所以不問已種未種，都應該接種的。

各位看過「暖流」吧，左面這位就是暖流中的女主角高峯三枝子女士。右上角是入江たか子女士，她是日本最美的女明星。



中華電影公司對「紅樓夢」不遺餘力趕着拍攝。內中主角分由梅熹飾賈政（右上），袁美雲飾寶玉（左上），王丹鳳飾薛寶釵（左下），周璇飾林黛玉。其餘三張，一係賈政出題測驗寶玉，兩張係寶黛二人談話圖。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一年迴轉又是春，春天又來了，桃花又遍地盛開着。這是北京的風景，離香山不遠的一個鄉村，人煙稀少，誠如世外桃源一般景地。

「絲可耐」織品

滬上最佳最摩登之新貢獻無論男女內衣汗衫圍巾手套及兒童內衣外套等應有盡有作冬至及新年禮品最摩登而適用極受社會人士歡迎

絲可耐厚質原料為真絲造成而有毛絨之質且採用美蘭編織新法製成均能永不走絲鬆軟耐用而更溫暖宜人與最高級羊毛無異如蒙賜顧請認明商標為荷

織造廠：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

獨家製造 三興公司

代理處
興業商行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二一號 電話九五一九〇
青山商行 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三九九九

各大公司及商店均有代售

美蘭編法 Silkonit 真絲製成

黎明

（長篇小說）

（六）

關露

初戀（二）

在這個暑期當中，除開杜菱之外，女生寄宿舍裏還住着兩個女孩子，吳沼和江月藍。因爲有她們倆個，杜菱更感到愉快和不寂寞。

江月藍家裏沒有父母，只有兩個哥哥。大哥在外國；二哥因爲分遺產的關係，曾經向人宣佈，說月藍是她父親底私生女兒。在當時，尤其是在河南省底內部，私生子是沒有繼承遺產的權利。於是，在她底大哥向人做了這樣的宣佈之後，月藍跟她底家裏就斷絕了關係。至於月藍是不是她父親底私生女兒，除開她底父母以外沒有人知道。她是她底父親跟她底母親到天津去經營藥品商業的一年中生出來的。至於她自己，，根本就沒有見過她底母親，她底母親死去的時候，他生出來剛才兩天。總之，她知道她有一個母親，至於她底母親是怎樣一個人，她底腦子裏沒有這個概念。他底父親自從她底母親死了以後，沒有再娶過；起初他天天睡在酒裏面，過了一年，他就成爲瘋子。他成爲瘋子的這件事，就引起人們對於月藍起了一個疑問：都說他底瘋是爲了她底情婦，而月藍就是他底情婦所生的。

月藍怎麼樣長大起來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她現在在大學裏的費用是由他底大哥從美國寄回來。她底二哥雖然待她不太好，但是除開遺產問題之外也並不太壞。並且在每半年的大考之前準有一封信給她，而且信上總是說：

……考試完畢，卽束裝返里，俾敘手足之情，天倫之幸……」這一類富於人情的話。但是月藍自從入了現在的這個學校以來，就從來沒有回過她底家。並且，她也從來不向人提到她家裏的事。如果有人問她：「你爲什麼不回去呀！你一點也不想念你底家嗎？」她就帶着疲勞而神秘的微笑，慷慨地搖着頭說：「我沒有想到過我底家。我覺着我底家到處都是。」於是她每個假期都在學堂裏，假期的宿舍對於她不但不覺着新奇，反而是一個不可少的人物。

吳沼底情形和月藍相反，她是一個帶着憂鬱而儘眷的懷鄉病的姑娘。她底家鄉有一個老母，一個剛進入中學的未成年的兄弟。除此之外沒有別人。她底母親年老而多病，她底家庭是困苦而寂寞的。但是人們有一種常情，越是困苦的家鄉，越會使自己懷念；原因是自己會感覺到自己和家鄉的關係繼續不容易。不容易的事專會引起自己追求的慾望，這是人們心理中的一種矛盾；也正因爲有了這種矛盾，人們底生活才會有進展，會有奇蹟。也可以說，自從遠古的人類到現在，都是爲着追求難能的事情而進化的。

吳沼底母親是一個寡婦，她底丈夫生前是一個書生。這位書生有一個特點，他有超乎常人的記憶力。據他自己說，他念書能夠過目不忘。他所背得的書除開是爲着當時的應考而必需知道的以外，他還能夠背誦「資治通鑑」「十三經註疏」，「淮南子」；能夠背「昭明文選」底小註和「康熙字典。」。還能夠記熟「唐詩三百首」註解上的穆王八駿底名字和「西廂記」底金聖嘆批語。並且他還能背熟「賦學正鵠」，「事類統編」和「趙飛燕外傳。」

這位人物，除開是一個書生以外還是一個風流公子。在他底一生中他並沒有演過一件超羣出衆的驚人案件，但是人家都說他風流。人家說他風流的根據有兩點：第一，他所愛讀的文章除開是準備應考的以外，多半是接近於風情一類的。這種「風情」並非指「調情」一類的事情，「調情」一類的事情他並不喜歡，他所愛好的風情是與男女有關而又相當嚴正的事。人們怎麼知道他喜歡這類文章呢？在我們想起來，大概因爲他喜歡與人談論文章。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從不喜歡與人談論文章，並且他所念過的文章除開自己一人在房裏背誦和獨自欣賞以外，與別人談話的時候

絕口不提。然則究竟人家怎麼知道他喜歡富於風情的文章呢？事情是這樣：他每天晚上必需坐在他底有燈光的窗子面前念書，書聲可以從閃亮的窗子裏面傳到院子去。大凡在晚上從他底窗子外面經過的人都可以聽見他所朗誦的東西。於是喜歡知道他的人就常在夜裏走到他底窗外，聽他高聲朗誦。而據聽過的人說，在許多書裏邊他所誦吟得最多的就是曹子建的「洛神賦」和「賦學正鵠」中的「文姜醉遺公子賦。」對於這兩篇文章他也並非一定要從頭誦讀，人家聽得最多的常常是這麼幾句：

「曆若塗朱，腰如束素；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還有「天涯草綠，人面花紅，玉山其頹也，扶上青驄……」

除此以外，他有時也吟誦「牡丹亭」。人家時常聽見的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但是他念完這兩句之後，往往又很快地扯到千字詩上的「雲淡風清近午天」去。扯過之後他自己就得意而諷刺地笑起來。

他有很好的記憶力和很好的文興，但是他底考試從來不會得中過。原因是他底記憶能力和對於文章的興致只是當他一人靜坐在房裏的時候才有。在衆人面前或是考試的時候，他底腦子就會感到一種莫名的驚亂，驚亂之後，心和腦子就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於是，不但文章底靈感沒有，就連背誦過的文章在他底腦子裏也變得糢糊不清，不知道那一段究竟是屬於那一部書，或是刊在那一本上。因此，他從十七歲起就開始參加童生考試，直到三十七歲爲止他一共考過七場；但是到第七場之後仍是白丁一名。此後他就決心不再參加考試了。他說，考試底得中是三分靠才氣，七分靠祖德。他底祖先不曾給他留過遺德。關於這一點他有確實的證據：他說當他每一次入場之前他都覺着精神很好，腦子很清楚。但是入考之後，他底頭就漸漸地昏起來，昏過之後就通身上下冒出一陣冷汗，然後耳朵跟前就來了一陣嗚嗚的叫聲。叫的聲音聽不明白，但是彷彿在說：

「難做文，做文難呀！寧喝清風別做官」！

這一陣聲音過去之後，自己就陷在一種不知不覺的狀態裏。當他恢復了原來的智力，想重整文思的時候，考場方面已經在報告考時完畢，請考生們整頓出場了。

他每一次考試幾乎都以同樣的情形開始，也以同樣的情形告終。於是在考過第四場之後，他就有了一個決心：「永遠不再考試。」第一，自己底祖先沒有留下恩德，其次，就算是考中了，一名秀才也不會驚人。不但是一名秀才，就算是一名舉人，甚至於進士和狀元也沒有足以驚人的地方。再進一步說，卽使狀元是驚人的，那究竟是不驚人的人多。人世間有各色各樣的人，既然有各色各樣的人，自己也就可以屬於隨便那一色那一樣，爲什麼一定偏要去做那種驚人的人呢？況且，卽使驚了人，自己也沒有什麼特別，也許會惹什麼亂子。比方，秦檜就因爲點了狀元才會把宋室底江山絞得一踏胡塗。也許，宋史上寫得不太明白，秦檜擾亂宋室江山究竟是否因爲點了狀元，不能斷定，但是點了狀元的人容易闖禍却是眞的。

他雖然這樣想過，但是在下了決心，不再考試之後，終於覺得自己底決定不太適當。他想事情雖然可以這樣想，但是再去考試幾場也並不要緊；就算祖宗沒有遺德，而憑着自己底才情能夠得中也未可知。，果然考中一個什麼也不是不好的。而且，再反過來說，中狀元的人也不盡是壞的。

在這樣想過之後，他仍然又入了考場，並且一連又去了三次。對於這三次他却比從前冷靜得多，他進去之前不太興奮，過後也不太失望。在考過七次之後，他就眞正下了一個決心：不再考試了；古來的才子和詩人，或是名士，並非每一個人都得中過科舉。自己既然不能入榜，就做一個隱居的文人，也未嘗不可。於是從三十七歲那年起他就閉門閱書，預備做一個自然耕的文人。然而命運註定了他底不幸，他底文人沒有做成，就染上了一種不治的病症。這種病症我們現在叫它腹膜炎，而在他當時却普遍地被稱作水臌脹。

得病之後他就一直躺在床上，大概躺了兩年，最後他就慷慨悲歌地拋棄了他底文人念頭，壽終正寢了。

本來，吳沼底祖父曾經給兒孫留過一點房田之類的遺產。吳沼底父親不是一個浪子，卽使他不事生產也有保守這分遺產的可能。然而他竟沒有守住。他沒有守住遺產的原因說出來很奇怪，也許有人會不相信，然而奇怪的事情終於會有。而且對於這件事還有一大段故事，不過故事很長，寫出來的時候也許太嚕唆，作者只好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表白，不希望把這件事說得生動，只要被人了解就行。

事情是這樣一段：吳沼底父親跟她母親結婚的第二年，有一天，他從一陣大雨當中急忙地奔回家來。回家的途中，他經過他底一個鄰舍，鄰舍裏有一個新喪的年輕寡婦。她因爲新喪而感到無聊，就獨自站到大門外面，閒看雨水和急走的行人。恰好這時他也走過她底面前；寡婦覺着他底狀貌可笑，就望着他嗤然地笑了一聲。笑過之後，寡婦自己感到有一些失禮和羞慚，立刻就把自己因羞澀而轉成嫣紅的臉了歪了過去。

這個寡婦年紀很輕，大概在二十六歲上下；臉模樣並不很美，而且皮膚很粗，不過當她笑着，尤其是因羞澀而轉盼着秋波的時候，確是非常嫵媚而動人。據說有一種女人有這麼一種特點；就是，當她們笑起來的時候，儘管她是無意，乃至於帶着一種自傲，或是對於某人的輕蔑和諷刺，但是在別人看起來却發生一種誘惑和挑逗的魔力。這個少婦就是屬於這麼一種典型。於是，當時她底笑實在是一種完全無意的，甚至是是對於吳沼底父親帶着若干輕蔑的意思。而在他看起來，對於自己簡直是狂熱的引誘。由於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狂熱的引誘，在回家之後他就覺着精神恍惚，神志萎靡；從這天起他就不知不覺地陷在一種失常的狀態裏。

因爲他在遇過一陣大雨之後發生了這種現象，她底妻子就想着他準是因着涼而生了病，就給他請了一位

當地的著名醫生來。醫生診視之後，立刻斷定他是在大雨之中受了寒冷，這在醫理上叫作「寒侵入脾」。「寒侵入脾」底唯一療法就是吃一付開散而帶燥性的藥劑。醫生還說，吃了這種藥之後，會出一身大汗，大汗之後他底病可以包好。並且他自己說，對於這種病症他最有把握，而且從他底曾祖父起到他底父親，現在到他自己，他們一家四代都是以這個著名的。醫生搖幌着腦袋，把他底眼睛從眼鏡底上沿望到紙上，就信筆開了一個藥方子，這個藥方當中包括肉桂，附子，乾薑；總和起來就叫作「肉桂附子湯」；這是一付最好的，除寒引汗的發散良藥。

事情是這樣安排了：醫生剛走，方子就送到藥店去。妻子跟他說，叫他立刻躺到床上，藥煎好之後立刻給他送去。聽了這話他當然不能反對，因爲他的確有病，也沒有理由說不是着了涼；然而事情底究竟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底病根本不是那麼一種道理。況且，也可以說，他根本就沒有生病。他一點也不會因寒涼而感冒；他底脾胃，以及他身體底各部份都無恙而健全。他感覺底不愉快只是一種精神的狀態。他自己想：與其說他底病是一種「寒侵入脾」，不如說是一種「邪侵入脾」來得適當一點。「邪侵入脾」這句話看起來像是不太嚴正，況且彷彿有一些流蕩的意思；但是在他使用起來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他素來心地端正，他所使用的言辭也是十分端正的。即使話底本身有什麼問題，而在他用的時候，那句話底精神上一定是經過一番修正的。因此對於這句話的意思，是他以爲他是一個正直的書生，而且已是使君有婦，以他這樣一種身分和地位都不該去被一個尤蕩的女人所誘惑。而他在見了她底笑之後，她底影子竟然像一個印子一樣刻在他底心上；他爲那個影子失眠，爲它忘餐，並且爲那個影子改變自己讀書底興趣，——比方說，他從前愛讀一些能夠應考的「禮記」跟「四書」或是「周易」一類的書，現在就不然，偏愛看一些與自己底成名不發生關係的，像「琵琶記」，「牡丹亭」，或是「飛燕外傳」一類的東西——用一種正直的眼光看去，這簡直是一種邪氣。有「正」才會比出「邪」來。邪氣侵了他，正因爲他原來是「正」的。

但是無論如何，醫生底藥方也不能完全不信，他底四代傳名，至少在本城中是「有口皆碑」的事實。況且再進一步看，他們幾代以來靠着行醫吃飯決不是假的。也許自己底病的確與醫生底方子有關，一想到這裏，他就勇敢地把藥吃了下了。

吃過藥之後，他就疲乏地睡去。醫生底話果然不差，睡到半夜他就覺着身體異常燥熱，像睡在太陽底下一樣。接着就從頭頂起直至手指尖爲止都冒着熱汗。當夜就這麼過去了。

藥底動力不只是使他出汗，並且還有一種另外的動力，這種動力除開醫生之外，只有他自己才會體會得出來。總之，他底病的確被醫生底藥治好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醒來，他覺着他底身體輕鬆，神志舒發，心中帶着一種很久以來都未有的愉快。

於是他獨自悄悄地起來，起來之後，坐在他底書生的桌子面前，然後舖開一張八行信箋，用了他從來未有的靈感，在上面吟起詩來。他底詩興底敏捷也是從來所未有的，剛舖開信箋就吟出了兩句：

「自從道上覽容光，
廢寢忘餐似夢鄉。

這兩句吟出之後，自己哼了兩遍，覺得很得意；想再往下寫，但是無論如何想不出第三句來。最後靈機一動，自己想：「西廂」上有很多現成的詩句，這些詩都是清妙婉轉，吟誦美人的最好佳作；況且未必人々都能跟自己一樣背得出來，現在不妨抄兩句上去。於是後面兩句寫成了。這兩句是：

「夜合帶烟凝曉霧，
牡丹經雨泣殘陽」。

寫好之後，自己又念了一遍。覺着這首詩雖然很佳妙，但是終於犯了抄襲之嫌。如果能夠在後兩句當中刪改一兩個字，那就變爲完全自己底了。

究竟他底詩興已發，在古人底詩句上刪改一兩個字不是難事。於是後面的兩句就變爲：

眉黛如烟凝曉霧，
秋波蓋雨泣殘陽」。

寫好之後，自己搖着頭，又念了兩三遍，覺着無疵可尋，就再換一張信紙，用恭正的揩書謄清了一遍；然後又在詩底上首加了一道題目：「午夜書懷」。寫好之後就按照自己所經過的那個寡婦底地址寄了出去。

於是風流案件就開始了：詩簡發出去的第六天，小寡婦底公公就差人出面，說是他底媳婦被人用猥褻的情詩侮辱了，要求賠償損失，如若不然，就依法起訴。

吳沼父親本來沒有生病，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就立刻發起寒熱，認眞地害起病來了。

他底病是傷寒，病的時間不久，只一個月另九天。在他病好之後，他底妻子已經賣了一塊田地和一座小房子替他了清了這個案件。等到案件了清之後，他才明白，那個小寡婦底公公是當地有名的騙手，他聯絡當地的豪紳和官府，用她底媳婦作爲詐騙的工具。在最近五年當中，同樣的案情在當地發生過三次。

由於這許多沒有想到的事，吳沼底家裏，可以說自從生下她以來，就是貧窮的。她從在高中起就是念一年書，出去做一年事，然後再回來念書。

在她母親一方面呢，她做得一手好針線；她會踩機器，綉花邊；還會畫出許多當地的富有而年輕的女人所喜歡的枕頭和被單上用的花樣。她也會織毛線，她替當地好幾家著名的毛線店裏包織毛線衫，這些毛線衫不但在本地銷售，還批發到外縣去。她自己底生活簡單而且節省，每半年他總把從店舖裏收來的手工錢寄一兩次給吳沼。而吳沼却從來不使用她母親寄來的錢，她也不寫信去拒絕。她總把她母親寄來的錢收好，等到放暑假或是寒假的時候，就把這筆款子底一部份拿去買些母親喜歡的東西，另一部份就用作旅費，回去看她底母親。

但是這半年中她底生活起了一個特殊的變化，由於這個變化，她留在暑期宿舍裏。而這個變化呢，是她自己從未想到的一個戀愛事件。這個戀愛事件不但在

她自己底生活中掀起了波瀾，而且在杜菱底生活底一部份裏開闢了一道河流底起點。

從吳沼底家裏出來到這個學校裏念書的，除開吳沼自己之外，還有她底一位年輕的遠房叔父，吳成英。成英是一個細心而冷靜的化學系裏的學生。他底外表很冷靜，很適宜於實驗室裏的工作；但是在他底內部却有着一腔火一樣的熱情，也像化學物燃燒的時候一樣。他往々自己這樣向人說：

「化學這樣科學是兩面性的。一面是冷靜的理智，另一面是狂熱的感情。理智底意思是說明它底精細和正確，感情是說它底燃燒和突然的變化」。他又說：

「人底性格是帶着化學性的。當人們想着眞理，想着如何把自己底生活配合到羣底生活中，如何使自己底生活加上羣體底生活就變爲一種新的東西的時候，是冷靜和理智的。但是，當他們把自己底生活跟羣體，或是跟別人底生活配合好，而將要變爲一種新的東西的時候，就從原來的冷靜和理智變爲一種狂熱而感情的。」

他這一段話底意思雖然自己覺着擠明得不大清楚，其中難免沒有一些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把它適用在自己身上總覺着差得並不太遠。他底生活是全學校裏最守規律而且最努力自己底功課的一個學生；他從不爲一點生活上的瑣事缺掉一堂功課，或是把他底筆記和實驗弄得零亂跟草率一點。但是除開他是一個嚴肅的學生以外，他底情感像一條春天的河流一樣；也可以說，也跟一般的年輕的人們一樣，感情替他底生命開放着不絕的花朵。

花朵底生長是一樣的；在同等的氣候，同等的溫度和相等的時間裏花朵都會開放，這是一種自然律底要求。但是在開放之後，就會有不同的遭遇：有些花會開得茂盛，並且結出果實；而有一些就會中途萎頓而枯死。於是，按照一般的說法，如果是沒有摧殘和阻攔的合理生長，那就是一種生命表現底必然；如果遇了一種乖僻和不祥，那就是一種命運。

現在就有一種像命運這一類的東西在吳沼跟成英底生命中起了作用，把他們兩個都引向一種在現存的社會裏不被同情，不被理性所解釋的悲劇的境地。

事情是這麼發生的：

有一天，春假剛才過去，吳沼接到他兄弟底一封信，信上告訴她：

「……老母年高，爲弟年幼，姊正韶年，名花無主；此乃弟所憂，母所慮者也！近父執×某來舍，爲子相攸。……母悅其人，囑告於姊；請思而決之……」

吳沼讀過兄弟底信，覺着這是母親底意思，自己想不出適當的方法去回答。這天下午她就拿着這封信到寄宿舍去尋找她底叔父，請他替她想一段話去答覆她底母親。

當她走到成英底房間裏去的時候，成英正因爲感冒躺在床上，並且還有一點寒熱，房間裏坐了好幾個來探病的同學。吳沼覺得叔父有病，並且有外人在跟前，覺得提出這個問題有一點不適當；他就沒有向他提出這件事情，只給她底叔父到了一杯開水，坐了一會，跟他談了些普通的事情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在路上她突然對於自己走得這麼快有一點懊悔：第一，她覺得她底叔父顯得瘦弱而且很孤單，雖然有幾個同學在探視着他，但自己對於叔父的關係究竟深於別人；而且在叔父一方面，看上去也願意她多照應他一些。同時，兄弟底信在她底腦子裏佔的地盤相當重要，應該是越能夠快一些答覆越好。自己既然去找了叔父，就該在他房裏多坐一會，等到他底同學走後向他把問題提出來。叔父雖然有病，但是病和問題對她都是很輕微的。

可是既然已經走出來了，自然不能重新回去。就決定明天再去看他。

第二天剛完結最後一堂課她就立刻到叔父那裏去。一路上她躭着心，怕叔父不在宿舍裏。因爲她知道叔父底性格很倔强，一種普通的感冒不會使他一連幾天留在房裏，他下午的實驗是很多的。

但是當她來到成英底房裏之後，看見他仍然躺着，看樣子他底體溫比昨天還高。據兩個同學說，今天上午校醫來過，給他開過藥，囑咐他在本星期內不要外出。對於實驗課程已經給他簽了一張病假證明書。

在當時的情形，吳沼覺着沒有可能向他提出自己底問題。同時她還似乎感到，她今天來到這裏，並非專爲和叔父商量自己底事，她覺着在那封信底問題之外，也有來的必要。然而究竟她還是爲着那封信而來的，因爲她昨天回去的時候並不知道她叔父底感冒今天會加重起來。而且自己底功課很忙，叔父底感冒到現在也並非是第一次；無論如何，只是爲了看他而來那是餘的。

把問題想到這裏的時候，她就覺得自己底情緒有一點特殊的起伏，她感到她對叔父的看法和叔父對她的看法都和往常不一樣。不但她感到她跟叔父之間的相互看法不一樣，就連叔父底同學對她底眼[illegible]似乎也跟往常不很相同。她覺着他們對於她來有一點驚奇而且特殊注意。雖然在別人底心裏，乃至她底叔父自己，都在想着另一些事，對於她到這裏來是感到非常平凡而一點也不驚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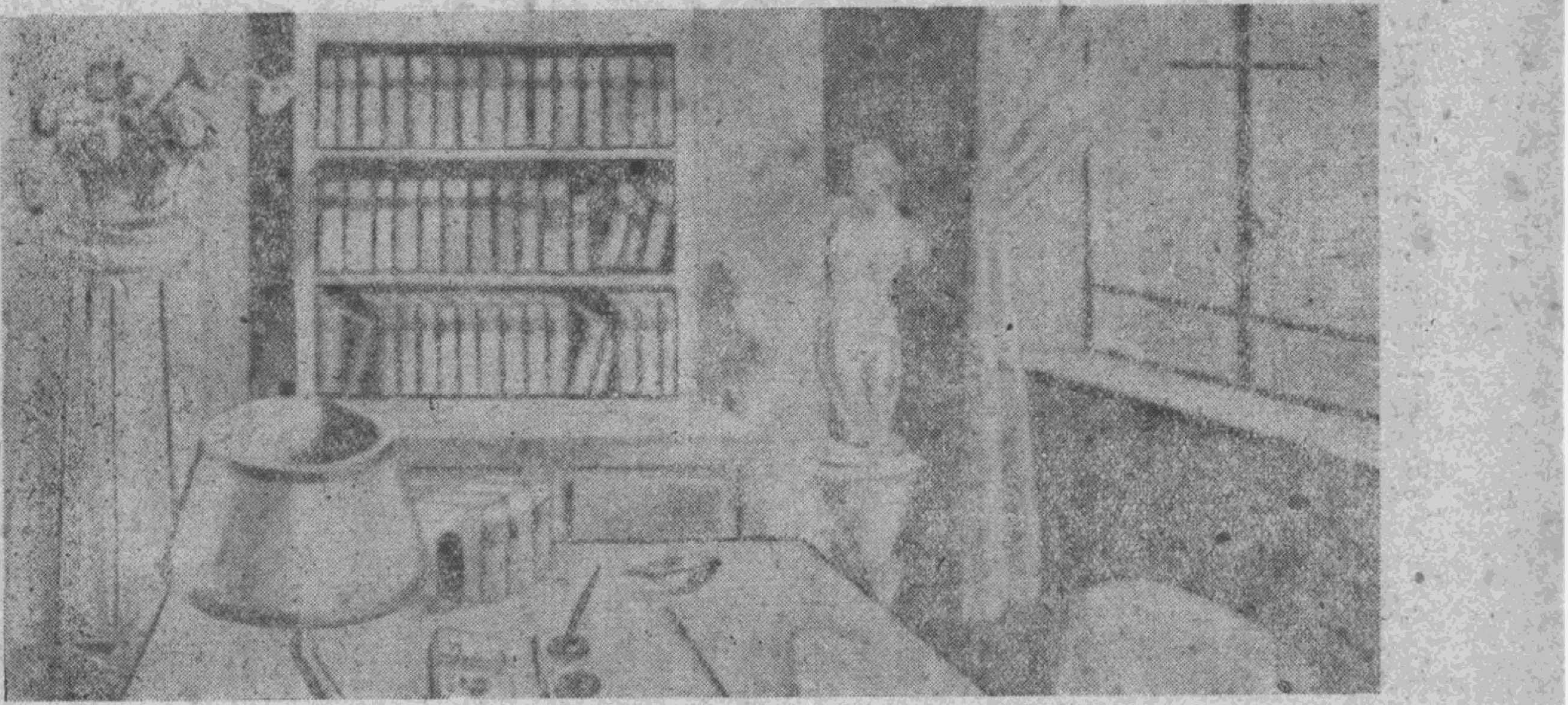
終於由於自己那種不可解釋的情緒她感到異常拘謹，也像昨天一樣，坐了一個很短的時間就告辭了。

在成英一方面，因爲自己生了病，發着相當高的寒熱；況且，用他素來對於科學的細心，他思慮自己底病狀也許不只是一種尋常的感冒。也許在感冒之外還會有一些更嚴重的情形。於是就以一種普通病人底心理愛戀着自己底朋友和親屬。在吳沼向他告辭的時候，他就天眞地問着她：

「明天還來嗎？」

成英這樣問過之後，吳沼立刻沒有回答。她底眼睛望着叔父底臉，覺着他底臉上現着從來未有的紅色。然後自己底臉也紅起來，回答說：

「好，明天還來看你。」



詩人與女人

陳翠珠

自古以來，女人常是把靈感給了偉大詩人，成爲「美」的象徵，用豐富色彩飼哺詩人的夢。法國詩人波特來爾曾以幾首極美的小詩和「人人樂園」的獻詞，獻給女人。

「大家都知道，自然世界浸透了精神世界，彷彿我們練就很難稱之爲個性合成金屬一樣，女人實在是投下最大的影和射下最大的光的存在。女人富於宿命的暗示。女人在自己以外的別的生命上活着。卽她喜於出入，因此在男子豐富的想像之外，更在精神上活着。」

右首獻詞正是人類最不安的寫給女人的情書。眞的，女人是使人生，是施捨人的東西，因此永遠的神話就是處女的神話，而一切創世記也得有「宇宙的處女」。許多詩人會把他們心愛的女人抬高到這個「宇宙處女」的地位。特別是兩個法國詩人——諾華理斯和尼同爾更其如此。

諾華理斯的愛人是一個十三歲的芳名蘇菲的少女。她有心靈淸醒的大眼睛，超凡入聖的美麗。她就是諾華理斯在「斷片」裏說：「青春少婦不過是一個的永遠女性孩子」的「青春少婦」。和她見面的十五分鐘就決定了諾華理斯的生命了。

然而自古佳人多薄命，蘇菲忽然間在諾華理斯手上被搶走了。她和他同過了幸福的春夏，到秋天她便病倒，等到春天重來已經是「一片花瓣落在彼世」。而且當仰望黎明的最初光輝時，一周圍早就變成黑夜了。爲了太過悲痛，諾華理斯幾次決心要死，他說：「我的悲哀如我的愛情一樣的無窮。」

這樣，諾華理斯的「黑夜」就開了頭，他到失掉的未婚妻墓前唱「黑夜頌歌」，追悼蘇菲的「青花」也開了花。「青花」這個故事裏的女主人馬茜蒂當然也是指蘇菲，這樣在世界文學上「青花」的象徵的存在成爲蘇菲的代名詞。「青花」只能在黑夜看到，當愛與死的泉水浸潤根莖時才會開花。

「地上的光明消失了，我的憂愁也隨光明而逝去。憂鬱溶化，沒有溶化的，又流入了新的世界。啊啊，夜的，恍忽呀，天的睡眠呀，你會襲擊我嗎？風景靜靜上昇，在風景的上面我的精神是溶而飛逝了。山丘變成雲，我在雲裏看見受人的姿態，她的眼睛永遠休息。我執她的手，眼淚變成我身上的光芒腰帶。幾千年正如暴風雨一樣遙遠，他成爲無夢之夢。自此我把不論的信賴托了夜空，把愛人托了夜空的光芒。」

這個全能的夜已沒有空間和時間。在這死滅的天體的微明裏有受與死的融化。光包羅了永遠的不安，而在地上彼方有夜在支配。「現在的潮水冲破了山巓」，而在這個山的暗處湧出無窮之夜的「水晶波濤」。當有一次被這種波濤吞沒了時，便「永遠變成波濤的所有」。在這裏可以忘掉種種痛苦。又可以和心愛的出乎意外地融合爲一。

「她把你世界的女王，神聖宇宙的先知打發到我這兒來。你，可愛的黑夜太陽呀？現在我不眠而見你。因爲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這樣夢着失掉的愛人還有詩人尼華爾。

西拉兒，尼華爾一八〇八年五月生於巴黎，爲好學的叔叔所撫養，在愛梅農威射近的小村蒙旦長大，他是早熟的少年，屈處擱樓上讀遍練金術和占星術一類書。而當時所讀的賈柏兒的神祕思想予他的精神一個決定影響。

某一個節日的晚上，尼華爾愛上一個和他一塊在草上跳舞的少女，他吻她，拿桂枝插了她的頭髮，但這次的見面是頭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但他一生愛她，據說她入了修道院後不久就死去。尼華爾却硬把她的影像當成黑色的太陽。相信「我們人類是在夢幻世界

走路」的他，總以爲看見她的復活。後來他雖然愛上了美麗的女伶高倫，那也不過是他以爲高倫的金髮就是他那愛人金髮的化身。最後連高倫也跟別個男子結了婚。

據說尼華爾最初發狂是因爲和高倫不睦。有一次他拿青帶縛了螃蟹，說：「蟹雖不鳴，却明白大海的祕密。」原來他已失掉自己的控制幻想的能力，被送進蒙馬托的瘋人院去，八個月後才出院，後來又發狂多次。一八五五年一月他在巴黎陋巷一間租來住的木屋裏用一條他生前叫做「西巴女王的袜帶」的帶子自縊而死的。他衣袋裏留下一張往君士但丁堡去的船票和一部「夢與人生」的原稿。

在「夢與人生」裏，尼華爾的愛人在種種假面之下出現，但只在夜裏他才和她一起。這個女人的影像在他夢中出現，靜靜變形爲宇宙的處女。

「他睡時看見一個可怕的幻影，女神出現，告訴我說：我就是聖母，是你的媽媽，又是你常愛着的那個人。你過來，可以逐步剝下我的假面，不久便可看見我的眞相了！」

他是用處女，母親，愛人來比喻他的意中人的。他的一首十四行詩說：「自搖籃到入棺，世愛你，我所愛的現在還愛我。那是死，是死了的女人，呀，歡喜呀，痛苦！」

這是詩人的癡愛。是一見鍾情，至死不渝的戀愛觀。如英國的短命詩人濟慈，他死時，祇有二十六歲。一般人都知道致濟慈於死命的，是屬於遺傳的肺病，但在肺病的背面，却內在地藏着戀愛的毀壞力；它燃燒着他的不健全的精神和負病的弱體。

一七九五年，濟慈生於倫敦一個馬車行夥計的家裏。生來就賦有詩人的氣質和官能，使他在詩的方面發生愛的。最初跟一位醫生作學徒，消磨了他一部份少年的光陰。然而學醫和作詩是不能諧合的，他終於放棄了前者，而以寫詩作爲他的事業。從純然自學的努力踏上詩壇。雖然處女作「安褪美茵」於二十三歲出版時不討好於批評家，但終以他的天才和努力，使他的聲名漸大，而與同時代的詩人拜崙和雪萊並列在一起。

濟慈是唯美主義者，他的詩是詞藻華麗而富於想像。他是以美的理想來營養自己的靈感的。評論者把他的詩稱爲「詩之花」，後人把他的名字代表美的一切。這樣的人，對於戀愛所繫的女性，自然而然是朝天去看的。可是世界究竟是平凡的，人類中多的是你要尊重她，而她不尊重自己的女人，於是詩人就演出悲劇了。

二十三歲的時候，濟慈遇着成爲他的詩之女神的萬妮白朗（Fanny Brawne）小姐。她在詩人的眼中顯出一切足以吸引他的魅力。他愛上了她。直到死來結束這件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戲劇，在萬妮白朗的身上，他把她完全理想化了：他把她看成天使一樣尊貴和崇高，把自己全部生命的愛獻於這位女神的腳下。他完全任憑自己熱情的奔放，却不用現實的眼光來看這究竟是尋常人物的戀人。因爲這樣，他才爲她寫出：「夜鶯歌」這樣的名詩，也爲她寫出癡情而且充滿肉感的情書：「……請你立即回信給我罷。並且盡你所能的來安慰我。你的信要寫得內容豐富，最好能和雅片烟一樣使我沉醉。你要唱些最甜蜜的字句，並加以熱吻，好讓我可以吻着你所吻過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對可愛的你表示我的熱誠。……我願我們能化爲一雙蝴蝶，而且只要活三個夏季就夠了！……」

但是萬妮白朗究竟是平凡世界裏的一個平凡女人，她了解詩人的浮面的熱愛，可是不了解這熱愛是出於詩人心靈處的幻想。她與他所理想中的人格距離太遠，在感到失望的時候，苦惱便纏難着他的心，結果是加重了他的肺病。

然而濟慈並不因此改變他的觀念，他仍舊一樣地癡戀着她：就是接近死亡的時候，他也寫着他的熱情的信。病愈重，他對她的愛越是强烈。自然，可能遭受的刺激就更大了。他愛她，而她所給他的却只有病苦。當濟慈住在哈姆斯蒂特（Hampstead）地方萬妮白朗隔壁的時候，他的病正在沉重，而僅是一牆之隔的愛人，却和別一個男子發生曖昧的關係。在肉體痛苦之上又加上心靈的痛苦，濟慈的創傷是不能想像的。他陷於悲哀絕望的境地中，他開始含恨女人，含恨一切，含恨世界的殘酷，但說：「我願意死」！

於是他離開不能再住下去的英國，往羅馬去療養他的健康。但是仍然忘不了那促他死亡的女人，他這樣寫着：「我受得住死亡，可是受不住離開她！……」一八二一年的二月十三日這孤零的詩人帶着萬妮白朗的思念進了坟墓。

和詩人濟慈同樣遭遇的是「就美派」詩人安等斯脫道生（Ernest Dowson）。道生生來就具有世紀末詩人的頹廢氣質，再加以遺傳的肺病纏綿，很自然地形成了他的孤僻落寞的性格。命運是老早就替他安排了人生悲劇的主角條件。因爲父親是流寓法國，他所受的教育是很不健全的。回到英國之後，雖然進過牛津的皇后醫學院，但是沒有考取學位，他就離開了牛津，往倫敦去，在那裏，他開始接受了他底悲慘的命運。

一個義大利亡命客在倫敦一條街上開設的小咖啡店裏，一位名叫愛達拉第（Adelaide）的姑娘給詩人看上了。青春正盛的及笄年華，帶着逢迎於食客之間所持有的輕盈嬌媚，在憂鬱的詩人的眼中正是含蕾初放的一朶花。他全部的心都被她佔有了。他於是很常到她那家咖啡店裏來，爲了要多多接近她。在挨夜的時分，他常常獨自坐在那裏喝酒，一面在構思着奉獻於這位少女的情詩。有些時候，她就立在母親的背面，靜聽這個癡情詩人誦讀他纏綿悱惻的詩章。爲了表示他的愛情，他就把自己第一本詩集 Verevs 獻給愛達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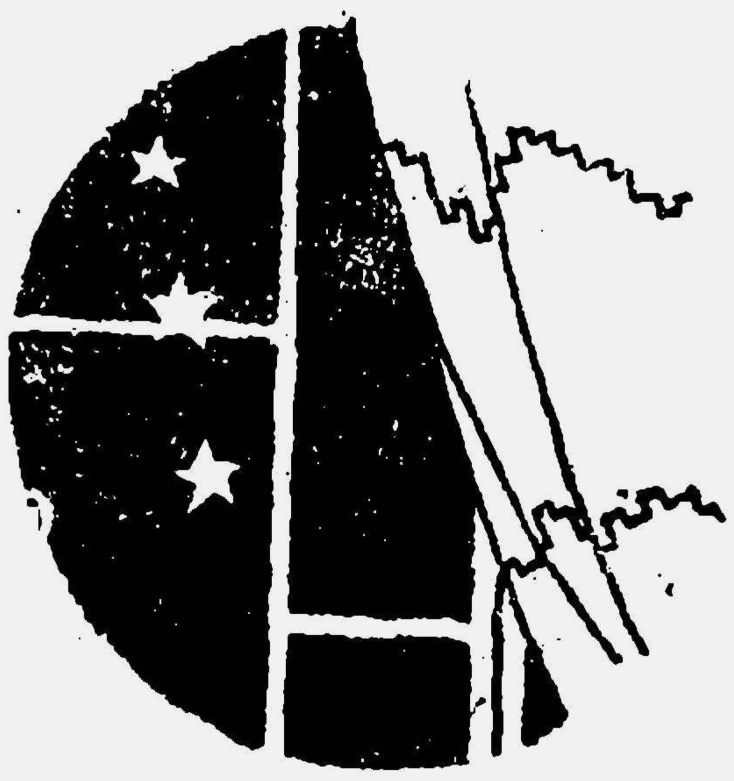
要希望一個都市女子了解一個詩人的眞摯的愛情，是困難的事。雖然獻出了許多出自肺腑的優美底情詩，但也不能把愛達拉第的苦心繫住。而道生本人呢，賦性孤僻傲岸，却又膽小如鼠，除了藉詩以表達情意之外，他畏怯在所愛的姑娘面前吐出自己的愛忱。愛達拉第似乎並沒有清楚地明白這位憂悒詩人底心事。悲劇就這樣開場了！愛達拉第和咖啡店一個侍者發生了關係，終於毫不在乎地嫁了他。

愛達拉第於結婚的時候，詩人還托了朋友替他送一個致賀的花環。但他畢竟受着碎心裂膽的打擊了。他悄然離開了倫敦，到法國去消度哀愁的歲月。寄情於酒色之中，希冀忘記自己的痛苦，一面以寫作來發洩自己的愁思。他的肺病因此而更重了。神經衰弱的結果，使他的精神上，也變得非常病態，據說他對於住室裏所陳設着的塑像，也常常怕它會跳下來加害他。朋友給他的信，他也恐怖着不敢折開來。

在窮極的時候，他又回到倫敦住下了，沒有錢付房租，他就整天的躺在床上不起來。到了房東催付租錢無法應付，他才被一個朋友沙勒接出來，住到他自己的家裏，他的肺病已經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在沙勒家中住了六個星期，這這位帶着不愈的戀愛創傷的薄命詩人，便在朋友的臂灣裏咯血死去。

女人，帶給詩人以靈感，供給他們的豐富的材料，可是詩人却歡喜沉迷在女人的愛裏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詩人，女人，就這樣地戀愛着，演變着。他們彼此間以愛維繫而產生了無數美麗動人的詩章。



書簡草

——致柳深

青風

窗外清澈地播着風雨，回來又是十二時多了。

我天天走過的小酒店，也鎖上了門，沒有顆黯淡的燈光。踏着路上輕脆的積水，是那麼的顫抖。喝了酒的臉，在躲不住的風雨里，有些炎熱，我知道白的臉上定是變得紅熏的了。

沒有星星，沒有微光，是無盡止的黑暗；蹌踉的脚步有些寂寞，我拉長了喉嚨，粗廣地哼着「畢爾伏馬伊斯基，泥土」的詩句：

「遙遠的那些晴朗的日子！
我突然這樣清楚地想起……
愛人的眸子在遠處放光，
捉摸不定，像在夢中一樣。」

我最愛唸的就是這段，它幽美得像支小夜曲，輕輕地挑起了我深的記憶，誰說這不是最好的詩句呢！

河水在漲着，細的水流從高的河岸上緩緩地瀉到河里。

你的熱情，你的光榮，散布着的溫柔的氣氛，也像高漲的河水，在我頭上落下；我模糊的眼前，印着妳激動且誘惑的紅唇，我一直是「捉摸不定，像在夢中一樣」。但可惜者是種深切的憧憬。

在我寬落的心里，默默地橫着妳潤濕的眸子，我怪自已太會喝酒，而且一定要醉了才肯回來，也許妳要說我是個「酒鬼」吧！

靜寂的夜里是最哀柔的，我想起了遠地的人和妳的時候，我總得苦痛地喫上半個鐘點，妳說我是太懦弱了，不錯，我不是也跟妳說過，「我須要弱的眼淚來洗浴我幾年來的憂鬱」。

看菊花的時候過去了，看桂花的時候也過去了，而我還蹲在裏黑暗的小閣上，沒有人知道，是在漸次地憔悴着，瞧着洗臉的水，我說「瘦了」。不管人家對我說什麼，我一直不敢相信。

瘦了也吧！不瘦也吧！
年年看着逝水流長，
枯凋的柵條掛不住西下的夕陽！

妳說對麼？

× × ×

暗青色的光，照在書頁裏的楓葉，已經褪色了。

這還是前年的時候，無意之中夾着的，不想今年又在不同的地方這本書里看到了，說起來恐也是件感傷的事吧！

「楓葉到很好玩呢，」

「妳喜歡麼？」

「嗯，可是究竟太感傷了。」

於是我隨便在地上拾了枚最紅豔的楓葉，當我回家後，在上面寫了首簡陋且未完的小詩；因爲它曾灌溉着一個年輕姑娘的熱情和愛：

「暗紅的，」
是妳的血；
是我的血；
是混和着愛的，
忘了麼？
後山的樹下哪……」

三年了，我涉水翻山的，一直保留着到現在，雖然它的顏色不如那時的鮮紅，可是我對它的愛却增加着……

妳說：「你時常要哭泣，原來是失了戀哪！」

我要怪妳太癡情了，失了戀，難道要哭了麼？這簡直是太使人發笑了，何況我又並不是失了戀呢！

妳對我太好了，常常使我感激得流淚，因爲我一向是在飄蕩中過着生活，妳會不相信我這個年紀已在外面流浪了悠長的九年？

「回去吧！受了寒不是玩的，明兒見……」

昨宵夢里又聽妳那日對我溫和的安慰底聲音。

× × ×

我感到妳是個可親且可憐的人，我記得前二次信里不是也曾寫過：

「妳的生活是太使妳煩燥和苦痛了。」

妳也曾說：「結婚是最罪惡的事，我實在不願意結婚哪，」不過，現在妳既已結了婚，而且還是個有了二個孩子的母親。就是逃避也來不及了。聶克拉莎夫說：

命運是有三副重担
第一副——是和奴隸結婚。
第二——是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是服從奴隸直到進棺材。
（忍耐吧：爲了祖國是可敬佩的）

縱說上面三副是封建的農奴時代的刑物，可是，時到今日，這社會上還脫離不了這三副「仇視女性」的重担；尤其是生在士大夫階級的社會里，是要受着最毒的「女子即是奴僕」的苦痛。

妳的丈夫是怎樣的人，我沒有知道，妳是不受着這苦痛，我也不知道；只可我有點感到是，妳也在做着所謂「奴隸的僕役。」妳看我簡冒的探測，也許是不會錯吧。

並且，妳再看看海西沃德，神統譜里也說過：

「女人是美的惡，是人的苦痛」。

還有吉黑爾•耶魯撒冷斯基：

「婆娘說的——是昏話，誰相信她！」

這類膚劣的批判，正註定了女子是「第二等人」，是永遠屬於服侍男子的；這種的批斷，也就是「仇視」的暴露。妳是個聰明人，當然是看不慣這些荒謬的言詞。

「能夠把婦女從苦工似的生活里救出來的，只有集團主義，集體的勞動。」—高爾基．論婦女。

我是說不來話的，也不會解釋的，但是我希望妳能看看高爾基的爲了人類，它會給妳正確的見解，使妳從陳腐的社會里解放出來。

×　×　×

近幾年來，雖然聽見有人在疾呼「解放婦女」，可是見到的不多，只是淡泊的影子，一幌又不見了。這些事情只有在現社會里才能看到的奇蹟。

沒有實幹，只有理論空談。要想解放的，都被現狀所束縛着。有錢，有舒適的生活，不想到解放，因之，更加沉淪了。婦女的「自新」似已近了空論。

現在我只願妳做個「哈馬堂」的「西伐斯托波爾人」里底「卡安——尼娜，奧尼洛娃」。

她有潤濕的眼睛，她是勇猛而且也是個可愛的姑娘，她是解放了的，爲了祖國而戰死的年輕的女機鎗手。她寫道：

「不要想到死，那就很容易作戰了，要明白，你爲什麼犧牲你自己的生命。假使是爲了偉蹟和光榮的裝飾那就很糟了。只有爲了人民和祖國所做的偉績才是美麗的。你在想着你是爲自己的生命，爲自己的國家而戰鬪，你就覺得很容易了，偉蹟和光榮是自己落到你頭上來的。」

我希望妳能同着偉大的，英勇的卡安——尼娜，奧尼洛娃前進，相信我，我的話是不錯的。

×　×　×

外面還在下着雨，風似已小了許多，雨的夜是太沉悶了，它帶來了我疲倦的睡意。我相信明天定是個明亮的天氣，但是在這寂寥的夜里，妳允許我個春天的笑吧！

傷的窟窿

蘭尼

獻給亡去的友人

這不能算是人海中
一潮生命的淚化，
那是桑葉上給蟲蝕的窟窿！
這是一個窟窿；
我幾乎已忘掉我的疼痛，
然而它却是這般地
枯萎在我的眼中，
是光榮的微光，也是悲痛，
我的窟窿！

說來。它已是十七年以前的事了。
這一個陰痞的窟窿！
我早就想忘掉我底窟窿，
然而，它却是這般地黝黑！
像夜霧，也像防空布，
也罩暗了我的心空！
我早就過下不了這腐朽的日子，
但案頭上的日曆，
却此飛的翻過去，
如今，這春天裏的日子，
快將在新日曆上
耀人地出現了！
却還不知我
夢中刮骨治窟窿的華陀在何處？

寒冬的夜
像藍天閉上了眼睛
那如瘋狂而寒冷的風聲，
宛如天眠時的鼻息！
一陣一陣……
而蜊殼窗外的樹枝和葉子，
一張，二張地已不知給打落了多少？
但牆門外給風雨佈滿了的道路，
昨夜又落了一夜的寒霜！
那凍了冰的
觀音橋下底流水，

也不再看得見在默默地流了！
這遲遲難歸的路，
可又接不盡郵差手中的信，
一封二封催促如雪片地飛來！
在這歲尾天寒的時候，
我深覺到了孤獨的寒冷！
而當夜闌更靜的晚上，
已聽不見有「快來」的呼喚了！
本想在這祇塵馬和蜘蛛網灰了的宿店的門上，
刺上個我走了的「去」字！
我舉起了冷冷的手、
我怕會從此刺痛了你的心！
和刺傷了你底眷戀！

這時候，我湮滅了所有的思象！
且也不敢想像；
那將後的該怎樣？
手提着的燈籠呢？
也不因我亮而紅，
就是給風霜凍木了的耳朵，
也不想再聽見風的嘆息！
啊！十七年，十七年！
我仍忘不掉我熱稔的童年！
還記得那荷花池畔
小手掌繫水的聲音，
和我們倒映在水中的影子，
倘或爲了蓮蓬的大小，
而在池邊鼓起嘴來！
啊！如此悠悠的歲月，
那無盡頭的長江——
已不知載去了多少落花凋葉！
而大世界的十樣鏡
也計不清曾照過了多少
長短肥瘦的影子，
却總照不見遠地的你，
去遠了這世界的你！
只有高壘墳前
掀起的風沙，
和大雨天撐着傘的我自己。
因我怕你再說日晒夜露的木柱要變色的
但我可告訴你；
我是塊暴雨中的大石也
越耐久而生青！

無花的生命

修嵋

骨科醫生的診所裏，一個女病人愁苦地呆坐着。

「你聽着，」醫生用溫柔的口吻對她說，「這種病是能夠好起來的，雖然討厭，然而並不是絕症，所以我說，你儘可以不必悲傷。」他的音調非常平靜，好像沒有什麽事情一樣。

過一會，他又重復的勸慰說：「不要緊的，脊椎骨結核，這種病只要休養，休養幾年就會好的。」

「一點不能動嗎？」病人用憂鬱的語調問。

「是的，一點也不能動，就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如此。」

「幾年！這日子怎樣過呢？一天的日子也難挨，物價這樣的高……假使是短時期的病，那末或者還可以向東家湊集一點錢，然而，幾年，……。」

靜默了一刻之後，醫生又繼續無關痛癢的勸慰病人，病人還是繼續不斷的唉聲嘆氣。診室裏的空氣弄得很沉悶，這個殭局似乎永遠得不到一個結束的時候了。

病人眞想哭出來，她的心裏有一件無助的悵惘，最好醫生馬上能夠告訴她，他已經有這樣一種藥，使得她不必再靜臥了，然而醫生終于沒有這樣說。

「我看你還是回家去考慮一下吧！」醫生說，「臥是一定要臥的，我想，你家裏總還有其他的人吧？哦，有的，那末很好，一定要臥幾年，一定要好好的滋補。……」

病人只得一步一步的回到家裏去，她的步伐是非常的艱難和遲緩，她的心裏儘是焦慮着休養的問題，——不在于如何休養，而是在于能否休養的問題。幾年，到那裏去住呢？誰來供給膳食藥醫之費呢？而且滋補，滋補……還需要人來服侍哪！

頭腦像剛被孩子攪的污水一般的混亂，想不出任何答案來，只有混亂，混亂……

× × ×

那一年的六月裏，阿金訂了婚。母親對于這種婚事抱着非常的滿意，因爲他們雖然都不認識對方這樣的一個人家，然而他們知道他既是獨養子，人又很忠厚，沒有父母，寄養在姨母的家裏，但却還保有着父母遺下來的一份不很菲薄的遺產。那末條件總算相當完備了。但是阿金是始終不願意的，她一向住在姨母的家裏，看慣了姨母家裏的這種體面闊綽，況且她覺得自己的年紀又輕，何必一定要把她快快的嫁出去呢？在姨母家裏住着不是很好嗎？這更外加强了她對于這件婚事的不滿意的心裏。尤是引起她的憎恨的，是她已經在情理的推測上知道了那是一個吝嗇的人家。阿金雖然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然而她懂人情，她見識過各式各樣的禮儀。所以訂婚的那一天，當做媒的將盛着一百二十元銀洋錢的金漆圓籃子交到母親的手裏的時候，她就連忙跑過來把這個籃子搶來，狠命的向媒人擲過去了。媒人連忙把籃子拾起來，並且陪着笑臉說：「不要生氣啊，小姐！這次的數目雖然少了些，但是，但是……」

但是事情並沒有因爲阿金的憤怒而有所挽回，訂婚的手續終于完畢，並且宣佈了九月裏結婚的約定。

正在這個時候，阿金的哥哥染着時疫，在三天之內急急病亡了。這個打擊，把覆滅的危險帶來給這個家庭了。母親和嫂嫂幾乎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有好幾天不曾吃飯，儘是哭着，獃着，瘋狂着。

不久之後，預約的婚期終于迫近了。母親爲了想把自己慘痛的心在女兒的婚事上找到些安慰，並且給悲哀的女兒一種物質上的鼓勵，所以就免强抑制住了自己的徹骨的哀痛，爲阿金辦備了相當豐富的妝奩，並且親自送阿金到城裏去結婚。母親很想叫嫂嫂也一同到城裏去，並且以後一直居住在城裏，這樣大家或者可以比較減少悲傷點。然而嫂嫂因爲懷着孕，並且有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在身旁，所以終于拒絕了母親的提議。

「阿金結婚之後，不久他們一家都遷居到上海去了，她的丈夫也因爲一向在外洋船上服務的緣故，隨着輪船出洋去了。母親不願意獨自孤居在城裏，好在事情已了，就匆匆的回到鄉間。

當她跑進家裏的時候，她開始覺得萬分的驚奇，爲什麽當前的門竟會關得這樣的緊，並且像是從裏面上了鎖呢？于是她就叫起來：「留寶的！留寶的娘！」裏面沒有回音，她就慌忙的跑到隔壁的人家去。

「唉，婆婆，」隔壁人家的女人告訴她，「你家的嫂嫂的心腸眞太狠，我們勸過她，然而她不聽，終于

跑了、雖然這也難怪她，……寶寶在這裏，她說假使你來的時候，就請你帶去，將來她會帶錢來給你們的。」

母親的眼前一片昏黑，下顎劇烈地抖動起來，眼睛像銅鈴一樣逼視着說話的女人，她不問寶寶，也並不講其他的話，鎮靜了一下之後，就獨自向着家裏跑去了。當人們發覺的時候，她正向着東山的尼姑庵裏跑過去。

第二天，有人傳來說，阿金的母親在庵裏痛哭一場之後，終于削髮爲尼了。

于是，隣舍把寶寶送到了阿金的地方去。

………………

阿金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以後，她的心裏的傷痛，使她永遠不得安寧。因此，她就把要回來看一看母親的意思告訴了姨婆（她丈夫的姨母），但是姨婆却堅決的拒絕了她。

「並不是我一定要阻攬你，」姨婆說，「這種敗門坊的家裏，你還回去做什麼？看母親，假使母親是愛你的，她也不會到庵堂裏了。」

阿金被她這樣一刺，只會倒在床上痛哭去。她明知母親是非常愛護自己的，然而此刻用什麼事實去證明？她明知母親是爲了沒有安慰的悲哀，爲了沒有憑藉的孤獨，才斷然立下出世之念的，但是人們怎麼能夠因此了解她？從此以後，阿金走的時候也想哭，做事情的時候也想哭，整個的生命，從此便沒有歡樂了。

姨婆雖然不許阿金回到家裏去，然而在阿金比較平靜的時候，她總是溫和地用着長輩的口吻勸慰她說：「反正你已經到這裏來了，只要你好好的聽姨婆的話，姨婆總是和自己的母親一樣寶貝你的。」

被姨婆這麼一說，阿金過去對她的痛恨立刻煙消雲散了，並且她覺得，姨婆倒底還是一個好人，她將在姨婆的地方找尋那失去了的母愛。

阿金既然這樣想，她當然要用各種實事表現自己的勤勞和服從。于是，她每天從天尚昏黑的時候就起來，打掃，揩拭，然後爲三個小姑和姨婆梳洗。家中的一切操作畢，再匆匆的跑到蛋廠裏去。一天十小時的工作，也不回來用膳，姨婆歸她六個銅子一天的點心費，她並不嫌少，照樣每天與奮地工作，並且把每月所得的工資毫不吝嗇地交給姨婆去收管。

姨婆的話沒有錯，阿金雖然是永遠沒有休止的辛勞着，但是除了個基本條件之外，其餘的地方，別人看不出她對阿金和對自己的女兒之間有什麼兩樣來。

第一個小姑要出嫁的前幾天，她們都回到了鄉間。姨婆非常溫存的對阿金說：「我想，你是不會不答應的，這個小姑娘與你是自己的姊妹一樣的，你就將你的粧奩給她一部分吧！我不再另外添買了。」

阿金非常慷慨的允許了她，並且把這些櫥、箱、桶、罎之類都仔細的揩抹完畢，毫不吝惜地讓扛夫將它們扛去了。

從此以後，姨婆對阿金的確比從前更待好了些。

第二個小姑娘出嫁的時候，姨婆又同樣的對阿金說，阿金也同樣的慷慨允許了，並且仔細揩拭之後，讓扛夫抬去了。阿金心裏料想，姨婆一定要因爲她這種毫無私見的舉動而更加痛愛她了，但是事實，阿金却完全猜想錯了。

這年的冬天裏，阿金知道了她母親病得很厲害，並且渴想着她回家去一趟。因此，她現在無論如何想回去見見母親了。她幾年來所免强壓制下去的回家之念，現在又突然甦醒起來，姨婆雖然還像當初一樣的百般阻攬，但是她終于壯着胆去了。

母親的身體復健了之後，阿金簡直不敢回轉來。她想，這次一定要受姨婆的斥責了，于是姑母自告奮勇的陪了阿金去，並且還有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責問姨婆關于粧奩的事情，並且把這些東西取回來。但是當她們到達城裏的時候，姨婆早已席捲所有的物件偷偷地到上海去了。于是阿金的姑母也就立刻把阿金帶到了上海。

阿金丈夫的親戚之中，沒有一個人敢收留阿金，也沒有人敢把姨婆的地址告訴她。于是阿金和姑母二人只在旅館之中等候阿金丈夫到埠的時期。只有姑母這樣一個人，才是阿金在憤懣和焦急中的救星和恩人，她使她獲得了勇氣，使她得能在上海這個陌生而毫無同情的社會中暫時的生存。

不久之後，阿金的丈夫到埠了，姑母就把阿金交給了他。他默默的考慮一刻之後，帶着恐懼的情調對阿金說：「姨母的態度雖然過分了些，不過依我的意思，她總是我們的長輩，萬百事情依順她些吧！」于是就把阿金帶到了姨婆的家裏。

果然不出阿金的所料，姨婆一看見阿金就指桑罵槐的哼起來，並且越來越響，整個屋子幾乎都要爲之震動了。阿金的丈夫也祇怯弱地呆在一邊，大家靜候姨婆罵聲自動終結的日子。

「要女兒的時候叫她去，不要的時候把她趕回來，還說要問我索東西。你們這種下等人家呀！」姨婆更加罵得兇狠了。

「姨婆，這種話請你不要說，」阿金忍不住挺而辯解了，「假使說我們是下等人家，那末與我們對親的，當然也是下等人家了。」

「好，好，你敢和我爭辯！我今朝不肯饒赦你！」

姨婆像瘋狂一樣的竄起來，阿金和她的丈夫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的發怒過，二個人不禁都有點顫慄了。結果，由于親鄰的勸解，姨婆表示願意把東西還給阿金，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阿金馬上向她送茶。

阿金端了一個有蓋的茶杯，低了頭，緩步的向姨婆走了去，二隻手劇烈地抖動，幾乎將蓋子也要震落下來了。開水在裏面搖幌，並且不時的從杯蓋裏潑出來，滴落在地下。阿金的眼淚也隨着開水一起打濕了地板。

「姨婆吃茶！」阿金顫聲的叫着，並且鼓足了勇氣決然說，「但是你要把東西還我的呀！」

姨婆非常尊嚴的吃着茶。但是不幸的是她的諾言跟阿金送來的開水一起吞下，永不再履行了。

………………

這時候，不巧的是阿金的丈夫因爲戰事的緣故失業了，阿金也因爲悲憤于姨婆的這種陰險奸滑，因此二個人就帶了創痛的心回到家鄉去了。

雖然已經是初秋的時候，但是天氣還是非常的炎熱。經過一夜海上旅行的勞頓，阿金回家以後就病倒了。據醫生的診斷說，這是一種假性的霍亂，對于生命雖然無大礙，然而因爲有了孕，所以很可能引起其他意外的後果。

事實果然不出醫生的所料，阿金分娩的時候，因爲身體過分的疲勞，就大出血了。阿金的丈夫忙着到城裏去尋覓產科的醫生，阿金則淹淹一息地斜坐在脚桶上，頭頸倒臥在床沿，喉音無力的嘶喊着：「寶寶，抱住媽媽的腰，寶寶，抱住媽媽的腰……」

小小的寶寶莫明其妙地跑了過去，一動也不動，儘是張大着眼睛向媽媽看。

「抱呀！唉……」聲音低弱下去，消滅了。寶寶看到媽媽的眼睛忽然翻了上去，她嚇得只會哭。床上尙未包紮的嬰孩也在哇哇的啼叫。

假使不是醫生的急急趕到，這個危局恐怕永遠也打不開了。

自此以後，阿金的身體當然更加衰弱，加以新生的小孩需要撫養，生活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她就對她婚姻——尤其是她的丈夫，重復抱了熾烈的反感。她的曾經爲他去找尋過許多次的職業，但是別人總是說：「太忠厚了，人是好的，但是，讓我考慮考慮吧！」這明白是一種推託，譴責的辭句，阿金又何嘗不曉得，但是她並不愁恨人家，她只覺得，像丈夫這樣老實忠樸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因此，她恨他，常常咒咀他。

阿金的母親現在是常常來看護他們的，她雖然出了家，但是究竟還是一個人，愛人，並且也需要人愛的人，所差的不過是她比別人更能忍受委屈而已。

「依我想，」她對阿金說，「你的丈夫並不是一個沒有心肝的壞人，他失業，這是別人使他這樣的，你沒有理由可以責備他。」

阿金依順了母親的心，她從此容忍了一切內心所感受的不滿。對于丈夫，她不再咒咀，也不再和他爭吵了，他們互相幫助着，過着平靜無波的生活。他們做些糖菓到市上去出賣，他們的糖菓又大又甜，討得了鎭上孩子們不少的歡喜。他們還做各色各樣的提燈，他們的提燈又巧妙又美麗，這樣的，他們賺到了幾個錢，一年一月的把生活挨過去。

………………

孩子眞是長得驚人的快，在別人看來還不過是一刹那的時間，而寶寶却已經十四歲了。這個沒有父母的孤兒，在姑母的撫育下，倒也長得非常的活潑可愛。阿金待她，或者比自己的孩子更甚，那時候，阿金自己已經有了三個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然而她對寶寶總是加倍的愛護。她常常說：「我們劉家門中，就只有這樣的一個人了。」

年紀大的人當然更是這樣想，不過，在阿金和她的母親，姑母之間，對于寶寶的前途問題，却抱有不同的見解。阿金的意思，以爲寶寶這樣大了，理該學習一種手藝，不論縫級的也好，編織的也好，使她不致于做一個非依賴丈夫不能生活的人。而母親和姑母的意思却不同，她們由于阿金的婚後生活的教訓，所以認爲寶寶應該嫁一個比較有錢的男人。這樣，他們之間就起了不斷的爭論，結果，阿金雖不願意眼看自己

風景 陳其逸

用血汗栽培長大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讓她步入黑暗的命運，然而因爲抵敵不過老年人的固執和熱忱，她只得再次地忍受了。

寶寶終于在祖母和姨母的選擇和決定下，被送到陌生的夫家去。她的丈夫——也卽是阿金的女壻，是一個失了怙恃由祖母扶養大的孤兒，家裏雖然有着點產業，然而因爲受着祖母過分的寵愛的緣故，他變成終日遊蕩不務正業的浪蕩子了。他的祖母則是一個吝嗇嘮叨，甚至有些刻薄的老婆子，這樣，寶寶的命運就決定了。

寶寶與她的丈夫沒有正式的結婚，因爲他們的年紀都還太輕，好在當地都是非常流行「小抬」的，所以爲了寶寶的身世孤苦起見，特地爲她備辦了許多的妝奩，這些錢都是由阿金的姨母支付的，她以爲這樣，秖少也可使阿金比較安心點。

但是阿金是無論如何安心不下的，她天天掛念着寶寶的遭遇，似乎寶寶離開她之後將會變得非常的憔悴，非常的可怕。然而她有什麽辦法呢？她幾乎連想念她的時間也沒有，她現在要用全副權力來支撐自己的這個家庭了。丈夫還是找不到職業，而家中的開支的隨着物價的高漲而越來越大了。于是阿金不得不帶着她的最小的孩子到附近的人家做女紅去。依當時的物價而論，一個女工的收入，大概秖能維持另外一個人的生活，而阿金家裏所有的却是四個人，于是她不得不日以繼夜的工作了。日間，她在別人的家裏縫紉，晚上則把剩餘的工作帶回來，讓孩子睡靜之後，獨自坐在燈下靜靜的縫製着。有時，八時，九時……十二時了，她的腰椎骨微微痛起來，手臂也酸澀得很，但是她還不肯放手。

「寶寶的娘，睡了吧！明日還得早些起身哩！」她的丈夫在朦朧中催促她。

「我當然知道的，但是米缸空了你會想法吧？」

丈夫從此啞口無口，阿金還是照常的做下去。

下一天傍晚，阿金從東家裏回來的時候，她忽然覺得家中比平時熱鬧了些，好些時候，她才辯認了寶寶的聲音。

「媽媽，好媽媽呀！」

寶寶看見了她，馬上倒在她的身上哭起來，「這種地方不要叫我去了吧，媽媽呀！」

阿金知道了寶寶逃回來的原因是爲了那個老太婆的沒有慈愛的斥責以後，她只會撲簌撲簌的哭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但是這一天，時間雖然已在深晚，他們還是不顧寶寶的堅執反抗，把她送回到夫家去。寶寶在一路上哭哭嚷嚷，並且還對她的媽媽說，她以後一定還要乘機逃回來。

過了不多幾天，寶寶果然又逃了回來。她說她的丈夫常常要跟她開惡毒的玩笑，假使她不順他的興，他就要打她，所以她不願再與他住在一起了。

阿金的心裏，感到一陣錐心的沉痛，她原想對寶寶說：不要回去了吧，我們就永遠住在一起吧，然而她終于沒有這樣說，她的後面，非但有母親，姑母的眼光在監視着，並且有社會上許多人的「人情」在逼視着，何況，何況還有家中經濟生活的窮困哪！

「寶寶，回去吧！回去吧！」她終于這樣說，並且親自把寶寶拉到了她所不願意拉去的地方。

自從這次以後，寶寶有好久沒有逃回來。阿金雖然還像過去一樣的茹辛含苦，然而她的心却逐漸平靜起來，她現在僅僅希望，日子能夠永遠這樣的平安隱渡而已。

然而阿金的境遇是不讓她有片刻的歡樂和寧靜的，當她正是這樣在私心裏盼望着的時候，洶湧的浪濤又冲來了。

有人說：「寶寶在深夜裏奔逃了，只有一個人，向着北塘那面去的。」

那是消息，經過證實了的消息。于是阿金放下手中的針綫，瘋狂地找尋寶寶去了。據她的推測，寶寶可能被陰險的人拐騙去了，他們誘騙她，慫恿她，可能把她弄到更深的陷阱裏去的。于是她到了寧波，到了

全國婦女界生理上之必需品

VITOX 維她事

有安全隱藏之妙！

無擦刺妨礙之弊！

女界必備 四季可用

消毒衛生 輕便舒適 柔軟耐久 不妨行動

各大公司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新亞衛生材料廠新出品

中國醫療器械聯營公司總經理

上海，在各條街著，各個娛樂場所裏無人不問地找尋；尤其在各個親戚的家裏，她更是無人不託地探問。然而，她的努力始終沒有絲毫的結果，別人根本不曉得上海可曾有過竇寶這樣的一個人。

籌措的川資行將用罄，家裏又寄來了好幾封促她歸去的書信，她無可奈何的，在輪埠上痛哭一頓之後，就毫無收獲的歸去了。

阿金的思想是紊亂的，心的深處是常帶着創痛的，但是她的手却還要像以前一樣沒有間斷的日夜操作。因此，以前所曾經感覺到的手酸背痛，現在逐漸的加劇了，有時在工作的半途，也不得不停下來；停下來之後，這些部分還是要不斷地隱隱作痛。

「這不是好現象呀，阿金，你應該要醫治一下才是。」別人這樣地對她說。

「隨它去了，」阿金毫不關心地回答說，「反正像我們這樣的生活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其實阿金何嘗不曉得，別人是在眞心的關懷她，她自己的確也常常想把自己的身心醫治一下，然而，錢呢？

直到最近，阿金忽然發覺自己的背椎上面長起了一個像桂圓一樣大小的硬東西，不痛也不癢，然而全身突然更吃力，吃力得連脚也提不起來似的，只想休息，休息。然而生活需要她的是無間斷的操作，結果，桂圓似的硬東西逐漸增大，像胡桃，像羹匙的背了，她的脚也從此提不起來。這究竟是什麼病呢？大概這次非看看醫生不行了吧！于是她的丈夫把她送到了上海。

× × ×

阿金走回家裏以後，獨自的坐在床沿上，眼裏珠滴滿了淚水，僅是對着黃白色的牆壁發呆。——靜臥幾年，這遙長的生活怎樣過呢？即使丈夫僥倖找到了職業，但是絲毫不能動，誰來服侍呢？「唉！去死吧，死吧！」她的眼淚像驟雨一樣的瀉下來。但是，她應該去死嗎？她的家庭，孩子需要她活，她的年青的生命需要她活呀！而且像她這樣善良勤苦的人，她爲什麼沒有權利活呢？

她看見她的父親拿着大剪刀在剪冬青樹。

「爲什麼要剪它呢？讓它自然的長大不是很好嗎？爸爸！」十二歲的阿金問。

「爲了要整齊一點，別人也是這樣剪它的，孩子！」爸爸說。

「那末它就永遠長不起來了？永遠不能開花，結菓了？爸爸難道你不歡喜它嗎？」

「唔，不歡喜，但是你爲什麼歡喜它呢？」

「你看，爸爸，」阿金說，「冬青樹綠得多麼的好看，冬天裏，別的樹木都要枯謝了，它却這樣的耐冷，勇敢。你爲什麼一定要剪掉它呢？」

「小孩子，這道理你現在不曉得的！」爸爸笑了笑，隨即就把她支開了。

阿金非常清楚的記着童年時候的事情，但是現在她才肯定地覺得，她的命運不正是和那些冬青樹一樣嗎？但是爲什麼它們就一定要受到人們的摧殘，不能隨着自己的能力發育滋長呢？爲什麼這些道理又是她所不曉得的呢？她現在不覺有些慣然了。

紅樓夢

本年度華影最高藝術偉構！

周璇・袁美雲
白虹・王丹鳳
・會銜主演・

中國著名說部
搬上銀幕
書中人物七十
餘人細膩描摹

卜萬蒼
・導演・

藝影

中日影界初度合作鉅構！

華文題名 春江遺恨

融合中日最佳明星會銜主演

日文題名 狼火は上海に揚る

本片係述八十年前侵略印度，及阿片戰爭後，強奪香港的英國，同時搾寡奪取西班牙的加里麻尼亞，菲漸漸向太平洋蔓延而張迫日本開港的美屬，彼等無法無天的企圖，將我大東亞各民族，收入了他們自已勢力之下，他們口頭高唱人道主義，實際上是陰謀與搾取的幌子，太平天國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中日愛國志士的努力，其目的卽在圖亞細亞全部的自主自力，現在我們對英美的抗戰，亦卽是繼續實現先烈信念的一種努力。

巨匠；稻垣浩。岳楓聯合導演

華影・大映・聯合攝製

戲評

陳白露
正在想
陽關三疊

蘭

1 陳白露

陳白露是一個描寫以舞台上的恣態演飾自己眞面目的女人的獨幕戲。這個戲是寫一個四十幾歲的女演員，爲看感到自己底年華老邁，她就把舞台上的少女的恣態作爲自己底眞正的面目，去來往于社交界。因爲以容貌作爲生活資本的女人，倘若失去了自己底青春，就要被人疏遠，被人冷落；而她自己却背地裏有一個別莊，在那裏她孤獨而靜寂地度着她中年人底生活。

這個戲是從巴雷底原作改編的。在劇情底表面上，也許有好些地方不合中國底人情，或者說，與中國底觀衆隔離得太遠。但是從劇情底背後說，作者還暗示着更深的東西：就是，在缺乏眞理底判斷和道德底眞僞的社會裏，人們底生活恣態也都是虛僞的，本性是虛僞的要裝作誠懇，本性是冷酷的要裝作熱情。年老的要裝年紀青，世故而狡滑的要裝作無知和天眞。同時，假設自己有什麼缺點，一定要設法去遮掩修飾；用喬裝和假扮去博得別人底歡喜和同情。因爲在這種社會裏沒有人能夠判別眞僞和辯明是非。如果顯露了自己底眞面目，就會沒有人理採，就連自己最親信的朋友，甚至于情人都會和自己疏遠起來。在這裏，女話劇明星陳白露和她底情人就是這麼一種情形；一個人願意欺騙，另一個人也甘心接受欺騙。實際上欺騙者和被欺騙者都是悲哀的。

在「陳白露」這個戲的演員中，丹尼底戲是很難演的。第一，她要表現兩種年齡，其次要表現兩重個性，同時還要表現兩重人格。她能做一個中年婦人，除開把一個四十歲的中年婦人誇張得過火，扮得太老一點——也許我們要問導演，爲什麼把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扮作五十歲以上的老太太。從她底無精打采，失神和萎頓上看來，全不像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據一般中年婦人底表現上看，四十多歲的人決不會那樣老邁龍鐘——和在某些動作上帶着歐美式的風格以外，可以說都很細緻而週到。尤其是她能表現一個人底內心，能夠從聲調和哭笑上去表現一個人底靈域之感。同時她也能夠扮一個少婦和交際花型的女人。並且對于前面的一種人物她能注意內心底表現，後面一種人物能重在外形底動作，這是丹尼底成功，也是「陳白露」這個戲成功的地方。

2 正在想

「正在想」是曹禺從外國戲裏改編出來的一個鬧劇•中國舞台上有很多從外國戲裏改編來的戲劇，但是大都不脫翻譯的氣息，就是說，觀衆看過之後都會感到不是一種中國底本產，而是一個外國戲•改編和翻譯不同，翻譯底原則是除開劇詞流利，便于上演而外，還應該保持原劇的作風，和原有的人物底個性和丰采。改編就不然，改編者只能拿原作的故事作一個根據，而加上一翻自己底創作在內。也可以說，改編不是翻譯，而是根據別人作品底，結構和輪廓，自己去重新創作的。翻譯劇只是譯者能夠善用技巧，譯詞流動和生動就算盡了譯者底責任；致編是編者該在原作中加上新的血肉和自己底靈魂。應該有一種新的時間性，社會性，和民族性才是。在這一點上「正在想」可以說盡了改編的很好的責任。看了「正在想」，從它底對話，故事底發展，以及人物底個性和表現，乃至于一些小的穿插，都沒有一些外國氣息，而是純粹中國化的。因此這個戲是曹禺底，戲中的諷刺和譏笑是對于中國的。

「正在想」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鬧劇。它所諷刺的對象全是現實的。戲中充滿中國底人情和中國人舊式的生活形態底心裏狀況。從「正在想」這個戲中，我們可以多懂得一些在新舊交替的時期中一般人們對于生活的新的希望和理想；從馬天才的「唱」文明話劇，可以知道一些腐舊的人們對于新的東西如何誤會和曲解。然而這一批人還是善良的，他們雖然不明白新的東西，但他們對于新的生命還是不斷的追求，對于自己底生活還是向上的。

在演技上說，「正在想」是一個很難演的戲。演員必需要充分了解中國底舊社會，舊的生活恣態，舊的中國人民底的心理。「正在想」裏有舊的戲子底生活，舊的戀愛方式，舊的娛樂和欣賞的形態，舊的父子和夫妻之間的狀況。這些都不但舊的，而且是偏近于淺陋而原始的。因此，演「正在想」的人一定要了解那些人們底情緒狀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他們底生活形態和生活方法•

石揮孫景路和史原在一般的演技上可以說達到了很大的成切。因爲他們能理解中國舊社會中的一部份和舊的生活方法。她們用純熟的技巧去表現舊社會中人們底性格。

可惜的是石揮底演技太拘尼于一種單調的形式。他底慕容天錫，秋海棠以及馬天才等雖然表現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然而在最終一點上不免使人想到那是石揮。這點缺點是一個演員最易犯而難以避免的。在這裏我們不能責備石揮不努力，事實上在某一點上他的確盡了最高的責任，只是他疏忽了一點，這一點就是他不曾在自己底動作和言語聲調上創作多方面的形式。我想，如果他想到這一點他會把他底戲和他所要創造的典型達到更完美的境地。

孫景路和石揮有同樣的優點，也有同樣的缺點。我們現在可以不提。史原有充分的才能，只有些地方因爲技巧太熟就不加檢點，以至流于不夠嚴肅的境地。無論如何他是有演做魄力，而且才能是丰富的。

3 陽關三疊

周貽白是一個富有寫作經驗的劇作者。他底劇本總是曲折委婉，生動而富于人間性。「金絲」雀底吸引觀衆雖是羅蘭底演技超羣出衆，然而劇本底完善，是吸引觀衆的更大的原因。現在繼「金絲雀」而起，再度描寫一個都市的畸形女性生活的就是「陽關三疊」。

也像「金絲雀」一樣，陽關三疊是描寫一個愛慕虛榮和追求物質享受，但是又有着一個現代婦女底靈魂而憧憬着自己底理想的，帶着兩面性的矛盾的女性。由于一般社會狀況的不安寧，社會心理底不統一，年輕人們底思想不健康，這樣一類的女性就往往出現在都市之間。她們能享受，也能犧牲，能爲着物質底引誘趨于矛盾，但是最後還是有決戰的精神。這種女性出現于「金絲雀」，也出現于「陽關三疊」；並且也常常出現于我們底社交之間。

「陽關三疊」是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個銀行底行長賈漢濤，他是一個專門會玩弄女人，而朝秦暮楚的人物。他無故遺棄了自己底妻子，搭上了妓女。現在感于青年學生李曼雲底姿貌，就又想娶李曼雲爲妻。他就託了一個卑鄙好利的殁落的官僚閔孝庵作媒，以哄騙的方法和物質的引誘講通了李曼雲底大哥李伯年，想完成他底目的。

李曼雲是一個愛慕物質享受和好出風頭的女學生。但是她還有一種純潔少女底本性，雖然愛好虛榮，但是她能在一個正眞的青年面前使用她底愛情。她不爲物質引誘就出賣自己。因此，她底性格是矛盾的，她又需要愛情，又要追求物質底享受，但是最後她底靈魂戰勝了肉體，她把賈行長作爲利誘的三萬元的戲裝支票扯碎，而決定和她底情人閔元超結婚。

故事底中心意義就在這裏。根據這一點來說，這個故事是非常接迎現代的人情，非常現實的。但是，也如周貽白所編的劇本中有過的優點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缺點，這個缺點就是故事底穿插過多，甚至于由于穿插過多而妨害了正戲。因爲故事中的穿插多于中心故事，其次，在穿插進去的片斷和主要故事底主題不合，這樣不免使得劇本底中心不能統一而藝術底嚴肅性被破壞了。比方，把李伯年底離婚案件和最後一幕閔孝庵的兒子出人意外地出現等就犯了那種缺點。于是一個分明嚴肅而現實的戲劇就變成一個巧合而帶些滑稽意味的戲了。

羅蘭很善于演戲，她能使用最豐富的情感去强調人物底個性，在「金絲雀」中她就用了這種優點去獲得成功的。

不過在羅蘭底演技中，更大的特點是她底潑辣，有引誘的媚力，富于誘感的彈性。她這些特點所適宜于使用的人物是交際花，電影明星，蕩婦和一個潑辨而風騷的女人；但是不適于一個女學生。都市的女學生也有交際花化的，但那是女學生當中的極少數，而且一個女學生底交際花化也有着相當的限度，因爲女學生底主要生活範圍是在學校裏，她沒有機會去習得許多姿態和風情。但是羅蘭所演的女學生李曼雲却與金絲雀一樣。金絲雀會放賴，會潑辣，會送秋波，會像一個蕩婦一樣賣弄風情——這些如果都適宜于戲中人物底個性的話，自然是演技上的優點——李曼雲也會。然而李曼雲底身份與金絲雀不一樣，金絲雀是一個歌舞明星，李曼雲是一個女學生。金絲雀會有的動作和姿態未必李曼雲也會有，而且李曼雲就不該有這樣的動作。

因此羅蘭底演技又不免限于一種固定的形式，不管演那一種角色，她總是用一種固定形態的動作，說話的語調和方法。爲着愛護羅蘭底演技和她底前程，願意她小心一點，在未演扮一個角色之前，先仔細閱讀一番劇本，把人物底身分和個性仔細考量一番，然後根據這個人物應有底表現去創造一種新形式的動作；不要使自己底動作習于某一種方式裏。

羅蘭底李曼雲除開演做以外在服裝上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最主要的是在第一幕裏；李曼雲底衣服不但不像一個女學生，就連歌舞明星和一個高等的交際花都不像，像一個土俗的姨太太。

趙恕底李伯年演技很好，很能暴露那樣一個庸俗人底性格。只是酒醉的那一幕不免犯了「李香君」裏福王底演法，過于誇張而過火。

懷錦不夠修養，汪月秋缺乏沉靜，不像一個少女。

唐槐秋是話劇先輩，爐火純靑。

信箱

編輯先生：

我在常州一個女子中學裏讀書，數月前經同學之介紹，結識了一位姓金的異性朋友。他肄業於某中學，品行端正，學品很好，與我認識以後，感情融洽。最近向我提起婚姻問題，我尚未答覆，因爲他患有極可怕的肺病，我常常催促他醫治，他總是因爲要荒廢學業，未肯加以長期休養，所以病狀日甚一日。

他的志向，中學畢業還要進大學，然而有肺病在身，能否待大學畢業後再醫治呢？

現在追求我的人很多，其中人材比他好的也有，我受四面的包圍，失却主張，下列數點敬請答覆。（一）與患有肺病而不肯醫的人是否可以訂婚？（二）爲我的前途計，倘與金君絕交，他必受嚴重的刺激，或不幸致死，對於良心上是否受責罰？請予以在貴信箱內答我，則感激不盡矣！祝你

文安

讀者王裕秀敬上

裕秀女士：

你們年紀都很輕，雙方都在中學求學，談到婚姻問題似乎太早一點。然而年輕的人總是有熱情的，你們既然已經相識，而且雙方感情很好；古語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這樣一句富於人情的話，我們自然不能用冷酷的理智去推翻。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在生理的原則上，肺病是不宜結婚的；因爲肺病的人結婚之後，會把自己的病傳給對方，同時兩性的生活對於自己非常不利。現在，根據你的信，對方對你非常鍾情，如果你拒絕他，他就會受打擊，乃至於不幸致死，看情形是非常嚴重的。但是，他也有一個矛盾，不肯醫治。現在你不妨鼓勵他使他去醫病，你可以用「等他病好之後跟他結婚」的話去安慰他，使他目前把結婚的念頭放開，同時也不感到失戀之苦，能夠去專心養病。至於求學是次要的事。

好在你們年紀很輕，正需要培植自己身心的時候。如果身心不健全，即使現在有一個快活的婚姻，將來還是痛苦的。我們用這樣的話貢獻你，也願意你同樣地去勉勵你的朋友。

並且，你這樣對他，一方面可以維持友誼，不至使他感到痛苦，同時你對他的婚姻也有考慮的餘地。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

每次看到先生和許多人解決了很多問題，我早就想請問請問，把我所積聚不解之問題，求個詳細解答，可恨終因功課繁忙而停了下來。今天好容易得了空，怱怱寫給您，希望不怕麻煩，詳細的替我做個答案。

一、一個女人爲什麼要嫁？不嫁可以否？有何害處？

二、當妳說出不嫁的話，就有許多人非議妳，何故？

三、女界中除了醫生可再有能夠維持二人（或一人）以上及到老亦無妨礙之終身職業？

四、沒有意義的生活不如死！爲什麼許多人羨慕這種生活？

五、妳抱着滿腔熱望，眞誠說出願意爲國犧牲服務之話，就有人嗤笑你，有什麼方法使他們相信？（眞話給人不信，是很痛苦之事）

六、在無可奈何的情景下，該抱何種適當態度？

七、一個人的希望是該怎樣的去實行，是「大」好，「小」好？

以上問題你也許覺得太幼稚，但是無論如何終要請你回答我，不要使我失望。我不會說客氣話，請你原諒，不要因爲我無理而不回答我，盼望回信。祝

快樂健康！

讀者尤家玉上

家玉女士：

你提的問題，我們很感興趣，現在答覆你如下：

（一）「一個女人爲什麼要出嫁」的問題不是女人本身的問題，而是人爲什麼要結婚的問題。人類是該要傳種的，要傳種就必需要有兩性關係，兩性關係的形式就是結婚。按照人種的繼存和宇宙的自然律來說，人是該結婚的，那麼女人的婚嫁也就是在這個原則之下的自然行爲，反之，就是違反自然。永遠獨身的女人是有的，那是因爲她有一種特殊的信仰——比方某些宗教信仰——然而究竟是特殊的，不自然的

（二）你說「不嫁」就有人非議你。這種非議當然是不對的。在我們想，非議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封建觀念，他們以爲結婚就是女人的出路，不結婚這個女人就沒有出路，不能解決終身。在我們看來却不是這樣，男女同居是人情之常，如果不喜歡，那是自己的自由，只要不妨礙別人，是沒有非議之「必要」的。

（三）女子的職業部門很多，除開醫生之外，像律師，教員，科學家，作家，藝人，以及許多職業都能作爲終身之職業。能夠維持生活與否不是單獨婦女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假如社會的狀況都趨於理想的時候，女子職業是不成其爲問題的。

（四）所謂「沒有意義的生活不如死」，是懂得生活，生活得有意義的人用來鼓勵人們向上的話。我們不能使每個人都生活得有意義，正如不能使每個人都生活得健全而快活一樣。但是我們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得有意義，沒有不勞而獲的人，沒有寄生虫，沒有盲目地生存，甚至利己而害人的。至於說人們都留戀生活，那是因爲求生是人類動物的本能。

（五）因爲世界上說謊話的人太多，把眞話跟假話滲在一起，除開是非常懂得人情和人性的人，就沒有人能夠辯別眞假。好像世界上因爲有人造金鋼鑽，於是對於眞的金鋼鑽就有人懷疑，除開是識得珠寶的人之外就沒有人能辯別眞假。但是眞的金鋼鑽自有他的價值和作用，而這種作用不是用言語證明，而是要事實證明的。你的熱望和眞誠不要人了解，你可以用行爲證實你自己。並且，任何事都不必用言語去爭取人們的信任，都可以用行爲來證明。

（六）不明白你所指的是怎麼樣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景」。我們想，只是做事不違反良心和正義，不損害別人，那就怎麼樣都行。至於態度，就要適合你的環境。

（七）希望不管大小，但是要遠而光明，不爲目前和個人設想。因爲人該不是爲着自己而活，而是爲着大多數人而活的。

編輯室

× × ×

敬愛的編者先生：

看到先生在二卷八期上答覆我的問題後，我內心的喜悅是不能言響的，很感

謝先生愛護我們讀者的熱情，更欽佩先生人格精神的偉大，謹向着先生致最敬禮！

我很匆忙，上次提出來的問題沒有顧到實際，以致使先生不知所措的不能回答，眞是太不該了。現在再要來麻煩先生第二次，心中實在覺得很對不起，請先生原諒爲幸。

到目前爲止，我的對象並沒有有過，因爲我和男子接觸的機會太少了，就是男朋友也沒有一個！

先生！在這種情況下，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交到男朋友呢？我是素來不會交際的呀！再說現在一般男子的心裏，都當男女神聖事業爲兒戲，絲毫沒有眞情存在，其中當然好的也有，但是總少得很，所以我假使有了男朋友的話，我怎樣來判斷好壞與眞情假意呢？我是一個對人情世故還沒有深切了解的人，不免要容易上人家的當的。所以還得請教於先生之前，觀察異性的重要條件是什麼呢？

人是感情的動物，我想對於男女間神聖的結合，誰都想有一種自由美滿的境地，但是，可惜的，就是我這般人之對於選擇婚姻的經驗是一點沒有的，這不是要難免錯過或輕易結合嗎？敬愛的先生，我所提出的問題，在你們看來，一定還沒有切合到實際，但是，我要提出的，偏偏又是這些，我原是對於婚姻方面是絲毫沒有經驗，所以實際的問題也沒有。先生，你可以照你們的意見來答覆我，像我這種「柔弱，好靜」的境況下，怎樣去擇交那終身的伴侶，假使先生能告訴我的話，我一定照樣做去，有了困難再來求教於先生之前，先生！你們以爲麻煩嗎？你們能答應我的要求嗎？我想像我這種人一定很多吧！先生！請幫助幫助我們吧！我們是永久不會忘記先生大恩的！先生可寫些文字來發表！

我對於男女結合的婚姻條件是反對建築在容貌和家產上的，而出發於雙方的性情，旨趣，思想和行爲上，先生，你們的意見是怎樣呢？沒有關於上次先生說：「……在你未曾解決你的婚姻問題之前，你還是該繼續努力，假使你有了獨特的技能和獨立的生活力，你的婚姻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先生，這段意思，恕我不懂，你能解釋淸楚一點嗎？

先生！一般沒有婚姻經驗的男女結合，眼看着是痛苦非凡的，請先生來救救我們這般毫無婚姻經驗的女子吧！再會！敬請

文安

你們的忠實讀者杜貞敬上

杜貞女士；

婚姻問題在當今的社會確是一種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爲現在的男女並不會眞正地得到社交公開，沒有機會得到婚姻的自由。婚姻的問題是一般青年男女的問題。你既是現代的青年女性之一，自然也免不了這種苦悶的。

婚姻問題雖不是女人們的終身大事——因爲女人以結婚爲出路是錯誤的——但是應該嚴肅，不該視同兒戲，正如你所說的。但是常言道「可遇而不可求」，婚姻的對象不比交一個普通朋友，可以隨處尋找，交得不合式可以隨時絕交。夫婦是要共同生活，關係是密切而長久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對你的幫助恐怕很有限，是要靠你自己的機會，在你體會對方的眞情和假意了。

至於觀察對方的眞情和假意，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第一，看對方爲人是否厚道，對人是否誠懇。並且觀察一個人的誠懇與否決不能看他對自己如何，因爲如果對方需要你，他會發假，會用許多方法使你滿意，這時你很容易受他的欺騙與蒙惑；你該看他對於別人是否誠懇，是否忠實。因爲他在對待別人的時候未必防備着你。你很可以用客觀而冷靜的方法去從旁觀察，這時你一定可以得着許多對於他的認識。並且，觀察一個人最好從小的地方，我們有一句成語，「觀人入微」。假使一個虛僞而裝假的人，唯有從小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來。因爲在小節上人們大半是不加以注意的。

至於你問：「……在你未曾解決你的婚姻問題之前，你還是該繼續努力，假使你有了獨特的技能和獨立的生活力，假你的婚姻問題是不難解決的。」這段話的意思我們不只是對你而說，對於一般的青年婦女我們都要保持着這樣的主張。我們的意思是：假如一個有教養的女性，就容易得到職業的機會，容易走入社交界，也容易結交異性朋友。其次，一個女人有了充分的知識，就被人尊敬而羨慕，尊敬和羨慕不是很好的戀愛條件嗎？同時如果你有了獨特技能，生活可以獨立，也就不需要急忙地結婚，就是遲一點也不要緊，有了特點，總會有人喜歡而追求你。況且，不管如何，即是不爲結婚，一個現代的青年婦女是應該有專門的能力，能夠經濟獨立。如若不然，永遠被人看不起。

望你以充分的知識修養去培植對於男人的認識，多看書會使你懂得人情。

至於婚姻的條件建築在容貌和家產上自然是錯誤的，應該以雙方了解，興趣，性情相合爲基礎。

編輯室

× × ×

編者先生：

我是貴刊愛讀之一」，寡言而忠直的我，恕不會說客套語。現有一疑問，請先生賜我指南，無任感謝！

在去年底，由於某機會得認識一位舞小姐，她是個舉目無親寄居滬上之孤單女子，雖相識僅僅數月，在彼方頗鍾情於我，但我係已有妻室之人，又無資財者。自互相談叶以來，彼此意見投合，而她具有高雅品格，學問與智識均可取，又因她自覺係一孤苦伶仃者，頗向我作爲親信於精神上有所安慰，有所歸宿。在我亦頗同情於她，雖處在燈約酒綠之間，是沒有眞情眞愛，但不可一概而論。我相信人類是感情的動物，不一定一切花女都沒有靈魂，像這位小姐對我熱誠的熱情，照我如此地位的人與她往來是否錯誤？雙方有否被旁人恥笑之理？名譽有關否？希請先生惠我圓滿佳音。此祝

文安

冠英敬上

冠英先生：

許多青年患有一種毛病，就是不先考慮一下雙方的條件和今後的幸福，就盲目的交朋友，弄得不可收拾。許多戀愛的悲劇，也都是由此出發的。

您所提出的問題正是社會上很普遍的現象。我們很奇怪你爲什麼發出這樣一問題——「照我如此地位的人與她往來是否錯誤？名譽有關否？」因爲一個人的性情品德並不能說某個區域內的人都是好，或某個區域內的人都是壞。固然舞女之中虛榮心高的較多，但不見得各個如此啊！何況你承認她是具有高雅的品格和學識，既然如此，爲什麼又談地位呢？

我們還希望青年人在談戀愛與結婚之前，自量有沒有談戀愛的資格與負責任的勇氣。因爲結婚不像救濟做好事，而

是感情的結合。

關於你的問題，我們不能代作主張，不過我們覺得你之對於那位舞女，若僅是可憐或同情於她的舉目無親孤苦伶仃的身世，縱使她再多鍾情於你，你對她有沒有感情呢？同時這問題還有繫於尊夫人，我們不知道你和你的太太感情如何，你們是怎樣結合的。

她對你表示好感，在她也許是有所企圖，以解決生活問題，所以主鑑全在於你，你覺得你原來的婚姻不滿，同時覺得她極合理想，那末就負起責任和她結婚吧！地位和名譽是自己造的，只要自己心境坦白，管別人什麽事。反之，你若對你的太太感情也很好，就不要再心猿意馬想入非非了。我們望你早做決定，心定之後，把你的精神放到事業上去吧！我們這樣盼望着。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

每次女聲出版，不勝快慰，尤其信箱欄內，更爲我深切底捧讀良伴，現在我有一個問題一直在苦惱着我，使我不知怎樣才好，所以很冒昧的請教。

我是一個在高中讀書的學生，性情忠實而富於情（人家都這樣說）。在前年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因機緣的見面，偶然之介紹，與鄰居某君爲學藝上的朋友，某君在×銀號服務，人品尙稱漂亮，我倆經半年的通信（不過十多封），我忽然被病魔侵入，就停學，當我在病中時，某君至醫院中看過一二次，並交我慰病狀信一封，那時我精神不佳，與他簡斷通信，待我病愈在寒假中，寒假開學，承蒙先生允許，仍入學，完成我初中畢業的階段，那時我倆又繼續通信，他的信不像前一樣整潔（現在重讀之下才發覺），但我仍如前一樣，並答應和她郊外一遊，後我贈照片二張與他作留念，光陰在流着，我倆之友情亦起波折，因有人妒忌而撥弄是非，同時他常失約，而敷衍，並聽說對我不滿，我傷心極了，不加考慮寄他一信，責問幾句，（某君把那信寄到我同學家，她們怕我氣，不告我）但那信發出，我就後悔，（因是普通友誼）即寫信請他原諒，然音信全無，相見如仇人），一月後同學告我，前收到我給某君之信，我氣得發昏，痛哭，我恨自己不該富於情感，接受無情人的友情，同時對人生有點懷疑，不知怎樣待人呢？至今內心還隱藏着苦悶，在去年十月內，某君由父母之命已訂婚，那時我內心尙快慰，然所慮者有二，一、有兩張照片留於某君處，恐妨害他倆婚後的情感，二、我對某君之友情可洗得一無痕跡，免去煩惱，但思念良久，實無法取回，唯有熱誠盼望先生指導我，感激萬分，草草塗上，即此敬請

撰安

讀者啓明敬上

啓朋女士：

我們也替你生氣，不幸遇到了這樣的事件！太重感情的人常常會感到痛苦的，我們相信你是個很忠心又重情的女孩子。在過去你很愛他是不是？你會答應和他郊遊逛，又送過照相。

可是他負了你的一番盛意，竟然和別個女孩子訂婚了，像這樣意志不堅强，易於聽信讒言的男子不値得再去留戀他的，隨他去吧。俗語有句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至於以前送給他的兩張照片，設法取回最好，苦不能取回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爲他自會處治，別替他憂慮了。

爲着你自己，也爲着他們，還是別多去理睬他吧！時間是很好的因素，若想把以前的事情洗刷乾淨，只有抱定宗旨往以後打算，往者已矣，來日方長。不和他接觸也不去思念他才是最好的方法，何不把思念他的精神放到更有意義的事件上？你空暇的時候可以多讀些書報，或是做你所感覺興趣的事件，拿這樣態度陶冶身心，放棄那件不值得追念的友誼，你以爲如何？

我們想你一定很年青，將來有的是時間，別再懷想過去了，朝前看，朝遠處看才對啊！祝你

成功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

有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朋友請教我的，沒有怎樣修養和生活經驗貧乏的我，因此很感到棘手，沒法能給她滿意的答覆。所以特來轉請教先生。先生見識宏廣，經驗淵博，我想必能給我們圓滿解決的！

我的朋友——她是個思想純潔而富正義感的，不幸爲着生活勞瘁，營養不良，四圍環境的空氣污濁，感染了肺病。（那已是二三年前了）目前，她已恢復健康，不過病未根絕。（事實上也很不易根絕）而問題却在她已臨到很須要愛人的時期。但她爲着自己的病，又不敢去愛別人，以至妨礙愛她的人。另一面她這樣又是感到十二分痛苦的。

不知在那一本書上看到：「患過肺病的人；對象最好也找曾患此病的：……爲最幸福！」……

先生！此言不知合邏輯否？其一。

第二，那麼那兒去找一個也曾患過此病，而又是能合志趣相投，性情相合，彼此尊重……的理想對象呢？

第三，像她那樣，是否可愛無病的人，在道德上過意得去嗎？是否有問題？

第四，她時感覺她已是失了人（異性方面）愛的了。這種消極觀念不是不準確的嗎？

第五，固然爲着自己的健康，也須愼密考慮，但是沒有可愛的人，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也相對地影響健康嗎？

盼先生在可能範圍內，速函覆或信箱欄上答覆，十分感激。祝

撰安

讀者恒代啓

恒君：

一個患肺病的人能不能結婚？是個很嚴重的問題。由統計表可以看出結婚後病勢轉重的估很高的數目字，因此知道性生活對於患肺病者相當不利的。所以，我們勸你那位朋友晚幾年結婚如何。

你的第一個問題恐我們不能并答，因爲我們不能說患過肺病的人對象也找曾患肺病的是對還是不對。有病總是不健康的表現，對方也有病豈不使得家庭更不健康。但是據醫學上說，肺病係一種完全由傳染而來的，若病勢不重，結婚和生育倒沒有很大關係，但須注意嬰兒出世以後，立刻須與患有肺病的父母隔離，因爲嬰兒的抵抗力薄弱，不能抵禦强烈的病源蟲侵入，這一點希望能注意。

肺病是一種需要長期休養的病，因此就有關於精神生活。我們希望她暫時靜養，能找到一個志趣相投，性情相合彼此尊重的異性朋友固然很好，若是沒有也不必着急，安靜的生活對身體才有俾益，等到健康恢復的時候再結婚也不遲。諺有云：健康的生活寓於健康的身心。謹以此獻給你的朋友。

編輯室

× × × ×

麟生先生：

非常抱歉。你說你去年六月來過一封信，我們不曾答你。我們底信箱信件太多，而且日子又長久，現在竟無從尋查。現在只好請你再將你所提出的問題寫來，我們準在下期本刊中一定答覆。不週之處，尙祈原諒。

餘聲

最近有某讀者來信發說：本刊二卷十期上王永根君之「贅婚制瑣話」一文係抄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十五號劉興唐之「贅婚制與兩個形式」。本刊編者審讀未週，望讀者鑒原。往後請王君以及其他專以抄襲換取稿費之作者善爲自愛，勿以此類大作投來。因稿費之事甚小，不利於讀者署事大也。

望諸位訂戶在訂購之前將訂費數目計好寄來，以免本社補述爲盼！

感謝諸位作者原原賜稿，以充篇副，不勝感謝。只是有許多來稿字跡不明，甚或不按格書寫，以至編輯室頗難計認，深爲遺憾。望以後賜稿諸君將文稿寫在稿紙格內，並將字跡寫清，俾便於計讀是幸。

讀者來信，皆願擴充文藝篇幅。本刊編輯人亦照顧意登載小說和詩歌等作，尤願多載青年作者之文。望作者多惠小說及報告文學，以及文藝通訊等，不勝感盼。

春到人間，祝我們底讀者與作者共同努力！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卅三年三月十五日

總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女聲社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十五元

半年六冊 八十五元

全年十二冊 一百六十五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二角 外埠四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恒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